愿为江水 与君重逢 上卷

——Moon与River的故事

一直想系统的整理一下文在寅与卢武铉的故事，原本是想今年5月23日卢武铉十周年的时候进行，但意外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的故事，所以就提前开始。故事是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引用了大量的采访、新闻稿，因为来源太广，数量太大，人员众多，这里我就不一一标明具体来源了，但可以保证的是，每一个引用的故事每一段叙述都有出处，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只是一个整理者。

人无完人，他们两位亦是如此，受制于地域和时代，可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付出了这样那样的代价，对他们两人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希望看到这些故事之后能对他们多一些包容，能更加理性看待他们两人。在整理他们的故事时，虽然笔者只想专注于他们两人，但由于他们两人的经历和职业，所以或多或少涉及到一些政治，想说明的是，政治不是主题，政治背后的感情才是。

探寻卢武铉和文在寅的关系，有一点很有意思，文在寅在对卢武铉去世之后披露的大量的回忆中专注于表达自己对卢武铉的感情，而刻意隐藏了卢武铉对他的感情。而卢武铉也因为文在寅不愿意从政的立场，因为自己并不平坦的从政之路，一直没有刻意突出文在寅的存在，直到2002年他成为韩国总统候选人以后，才以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向韩国政界正式介绍了文在寅，卸任后由于来不及写自传就去世，所以很遗憾，最终我们只能通过卢武铉留下的只言片语，文在寅的书、文稿、专访、周围人的回忆及新闻报道，来找寻他俩的故事，三十年的感情并不能一次说尽，所以篇幅很长。

— — 笔者记

釜山篇

《相遇》——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如同江水，奔流入海
— — 文在寅

— 在文律师的人生中，卢武铉意味着什么？

“他是决定我人生的人。”（坚决且鲜明）
— — 文在寅

初遇

回想起来，卢武铉和文在寅的会晤本身就充满戏剧性。朴正圭比卢武铉晚5年通过了司法考试。因为合格时间有点晚，所以与53年生的文在寅是司法研修院的同届生。在司法研修院朴正圭第一次见到文在寅。无论是当时还
是现在，文在寅都不喜欢喝酒，举止优雅、正直。虽然文在寅取得了可以被任用为法官的成绩，但大学时期因示威
前科而未能如愿的事件被传开后，也传到了朴正圭的耳朵里。

在完成司法研修院课程时，他接到了卢武铉律师的电话。当时，卢武铉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是釜山最红的律师事务所，很能赚钱。但也有其特别之处。所有收入，成员们平分。代表律师卢武铉和新律师的工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只要朴正圭进入律所，就能赚到一大笔钱。卢武铉当时说:“如果朴正圭和我一起当律师，报酬平分。请过来吧。” 但是朴正圭却无法前往。“……我要做检察官。”于是卢武铉律师马上做出了反应。“哎呀，那介绍一个好人来吧!”

有一个人浮现在朴正圭的脑海中。那就是在法官任用中落选的文在寅。他立即联系他“我说‘有一个叫卢武铉的前辈，人品很好，也很能赚钱，请到釜山做律师吧。’”当时，律师的身价简直是天价。只要进入三星集团，就能成
为高级管理人员。

“后来两位好成一锅粥，看也不看我（笑）。文在寅律师对卢武铉律师产生了很大影响。”卢武铉去世之后，他（朴正圭）说“如果我当时不给总统介绍‘文某’，他可能就可以买几栋大楼了吧，我错了。”

注：朴正圭 2004年接替文在寅担任青瓦台民政首席。

在修完司法研修院时的志愿是当法官。因为司法考试合格的人数不多，所以当时所有希望成为法官或检察官的人都
能被录用。但因为我有大学时期反对维新示威的经历，没有被录用为法官。对于在司法研修院的成绩排在次席，在
结业式上还获得了法务部长官嘉奖的我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难关。我改行当律师了。虽然有些遗憾，但还是接受
了摆在我面前的不幸。

但你知道这场不幸的结局是什么吗?

那就是我得到了卢武铉这个珍贵的人。如果当了法官就不会遇见他。100%的不幸也许并不存在。在不幸的结尾，也许会看到幸运的结局。好，现在挺起胸膛，堂堂正正地接受摆在我面前的命运。

让我成为律师的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与卢武铉律师相遇而提前设定的程序而已，我觉得这都是命运的
安排。
— — 文在寅

正是文在寅的出现，为迷茫中的我打开了一扇认识现实社会的窗户。
— — 卢武铉

卢武铉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聪明至极又桀骜不逊，性烈如火，自尊心极强。祖籍是中国，和东阳卢氏同宗，再往上可以追溯到五姓之家范阳卢氏。其先祖于五代十国时避战乱前往新罗，后来在此定居。

我现在当总统来不了，等我卸任后，一定到东阳来看看宗亲，不然死不瞑目。
— — 卢武铉

作为这一曾经显赫家族中的一支，到卢武铉的时候已经极度贫困，靠种地瓜维生。由于家庭极度贫困，卢武铉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建筑工地搬砖，用第一次挣到的钱，换了法律书和一把吉他，这也成为其一生的标志……而在1982年夏天，他遇上了文在寅。

1982年，我们一见面就意气相投。他是一个诚实能干且善良的人。我是当时世俗标准的律师。处理的事件也
多，胜诉率也高，赚了不少钱。并且与法律界的不良做法进行了适度的妥协。但当我开始与文在寅合作时，我答应
处理这些问题。我不想让他感到羞耻。
— — 卢武铉

在卢律师的房间里，卢律师按照自己的风格，两人抽着烟，非常认真地对话。大概谈了一两个小时。文在寅律师在 1982年8月来到了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当时，卢律师把我叫来说有一个叫文在寅的人以次席于司法研修院毕业，因为时局事件被拘留的前科，所以没有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因此和我们一起工作，你要真心实意地照顾他。那时一看见他（文在寅）就觉得真的很帅。眼睛也大。“哎哟，怎么会有那么帅的人呢。”还是双眼皮。

第一天来的时候，就默默地干活。在这么大的屋子里干活，卢律师总想说点什么就来来回回走，即使这样，文律师
也不说话，只做自己负责的事情。在我看来，卢律师很想说话，但话都说不出来，文律师本来就不说话。这样一来，（卢）就会无缘无故地来我们事务科办公室，“桌子歪了”“箱子上很多灰尘”“地上沾着口香糖”。（笑）卢律
师和文律师之间有相互吸引吧，因为朴正圭被派去任检察官，所以没能来我们办公室，文律师不是代替来了吗？不
然文律师就不能来我们这里了。命运啊，命运。
— — 卢武铉·文在寅法律事务所事务长张元德

张元德就是后来电影《辩护人》中宋佑硕助手朴东虎的原型。先后担任卢武铉·文在寅法律事务所事务长以及其后更名的法务法人釜山的事务长。

由于当时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又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于是两位前途大好的律师选择了一个很大众的出行方式，一起乘坐公交车上班。

从大家刚开始一起在律所工作起，卢武铉就一直看文在寅的神色行事。当时两位每天会一起乘车上班。卢武铉说： “我简直要受不了他了，他（文在寅）乘车的时候永远只会看着窗外。”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理解了文在
寅沉默寡言的性格。

卢武铉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文在寅，用后来青瓦台核心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卢武铉总统对文在寅有一种惊人的渴望”。这种喜爱，在和文在寅的相处中表现为非同寻常的敬重。作为大7岁事业有成的前辈律师，对后辈一直用严格的敬语说话，在韩国这样看重前后辈阶级的社会，是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只能说是命中注定。因为“我不想让他感到羞耻”，所以卢武铉以文在寅的双眼看待世界，以文在寅的道德观约束自己，彻底反省自己，改变了自己，也就有了后来的卢武铉总统。甚至有了道德洁癖。

文在寅亦是如此。本来打算干一年就走的文在寅后来向朋友讲述了留下来的理由。

我原打算第二年以更好的条件去首尔，但迷上了他直率、没有妥协的工作风格，所以留了下来。
— — 文在寅

文在寅说这话的时候，卢武铉还在世，所以有所保留。当卢武铉去世之后，文在寅在自传里说明了真正的原因“我的心被深深吸引了。”

1982年夏天，我遇到了“行动的原则。”

（因为之前的经历）我很难轻易敞开心扉。他不是用言谈而是用行动打动了我的心。当时律师们的招待文化和介绍费是惯例，我认为“对此，年轻的律师们难道不需要纠正吗?”，在我产生“这个想法”时，他已经付诸实践。
— — 文在寅

100%总统就业率的律师事务所

釜山两位非常年轻有为的律师经营的合伙法律事务所，业绩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卢武铉和文在寅的感情迅速升温，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在一次次谈心中，理想一致、信念一致的两人由工作拍档变成了人生知己。

两个人做律师时的风格完全不同。卢武铉的办公室每天都吵吵闹闹，他不是在跟检察官吵架就是因为律所的职员做错了事在训人，训完就带着职员去喝酒……就是训得太狠职员哭得连酒杯都拿不稳。而文在寅的办公室每天都
特别安静，跟没有人一样。
— — 张元德

在我看来，就算是文律师有错误，卢律师也从未有过不同的指示。卢律师是想说的话都要说出来的人，但是对文律师却说不出口。文律师如果觉得卢律师做的不好的话就会说“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之类的话，卢律师会说“是这样吗？”“是吗? 那这样做应该是正确的。”好像很敬畏文律师，文律师的想法很深刻。

— 卢律师和文律师不会因为性格，风格上的差异而吵架吗?

“没有那样的事。卢律师曾经说过：‘如果彼此性格差不多的话，关系早就破碎了。’他看到年轻的文律师时总能感觉到灵感。”

后来“灵感”成为了卢武铉给文在寅偷偷起的昵称，还将这个昵称带到了青瓦台。有意思的是，文在寅当时似乎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个昵称。

— 互相弥补了？

“卢律师压抑了自己的性格。”

工作之余，卢武铉喜欢带文在寅到他的家乡峰下村。文在寅在2012年的时候讲述了这段田园诗般的美好回忆。

在一起经营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我们）曾一起去（他）峰下村的家里玩，一起爬烽火山，一起在花浦川的堤坝上漫步，一起看哥哥种地的水田，一起逛甜柿子地，还在自家门前流淌的小溪上钓鲫鱼……每当这时我都会很羡
慕。很羡慕在不远处有任何时候都能找到的故乡，也很羡慕他热爱家乡和感到自豪的心。我们家是从北方来避难的
离乡居民。
— — 文在寅

当时的他们不曾预料到的是，在20多年以后，卢武铉会从烽火山猫头鹰岩上一跃而下，在他去世之后，担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的文在寅会带着前往峰下村祭拜卢武铉的国民无数次重走这段路。

运动

韩国的80年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民主开始萌芽，思想开始解放，旧有观念不断被打破。时代的浪潮裹挟着人们，卢武铉和文在寅自不例外。釜林事件（参考电影《辩护人》）之后基本被打压的民主运动开始再一次涌现，卢武铉和文在寅成为了其中的领军人物，在民主抗争的路上两人并肩前行。

1984年，从1985年开始，安全企划部的负责官员几乎都来站岗。进入1986、87年后，这些人
为了阻止两位律师参加示威干脆来到了办公室。事实上，是想扣留他们。这时像我们这样的职员就会阻止安全企划部的人说：“里面有客人”。就在这样推推阻阻的过程中，卢律师和文律师两人翻过窗户前往示威现场。

1987년 6월 27일 고 이태춘 열사 장례식이 엄수되고 있다. 영정을 든 노무현 부산 국본 상임위원장과 문재인 상임위원. [사진=부산민주항쟁기념사업회]

1987년 6월 27일 고 이태춘 열사 장례식이 엄수되고 있다. 영정을 든 노무현 부산 국본 상임위원장과 문재인 상임위원. [사진=부산민주항쟁기념사업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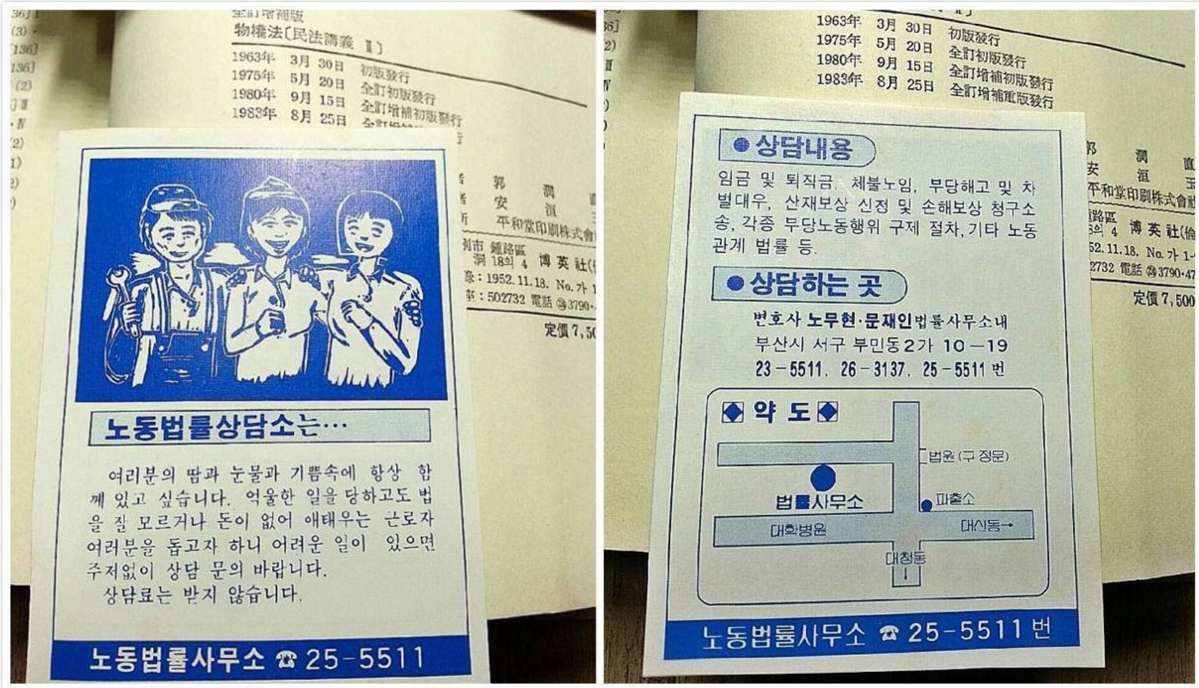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80[illegible]

[illegible]

1987[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300[illegible]”

[illegible]1987[illegible]300[illegible]


全訂增補版
物權法〔民法講義 Ⅱ〕
1963年 3月 30日 初版發行
1975年 5月 20日 全訂初版發行
1980年 9月 15日 全訂增補初版發行
1983年 8月 25日 全訂增補重版發行
노동법률상담소는…
여러분의 땀과 눈물과 기쁨속에 항상 함께 있고 싶습니다. 억울한 일을 당하고도 법을 잘 모르거나 돈이 없어 애태우는 근로자 여러분을 돕고자 하니 어려운 일이 있으면 주저없이 상담 문의 바랍니다.
상담료는 받지 않습니다.
노동법률사무소 ☎ 25-5511
●상담내용
임금 및 퇴직금, 체불노임, 부당해고 및 차별대우, 산재보상 신청 및 손해보상 청구소송, 각종 부당노동행위 구제 절차, 기타 노동관계 법률 등.
●상담하는 곳
변호사 노무현·문재인법률사무소내
부산시 서구 부민동2가 10－19
23－5511, 26－3137, 25－5511번
◈약도◈
법원(구 정문)
법률사무소
파출소
대학병원
대신동→
대청동
노동법률사무소 ☎ 25-5511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在韩国，天主教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势力，那个时候文在寅因为从小信仰天主教，所以单独负责了与天主教的沟通。1986年，原本并无宗教信仰的卢武铉也开始信仰天主教，接受了他和文在寅共同的朋友宋基寅神父的洗礼，并获得“朱斯托”的教名。当时的这一举动为他未来的选择增加了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

从政

文在寅在私下里经常说卢前总统是自己的梦，也是朋友。
— — 文在寅大学同学

1987年的6月抗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金泳三和金大中内斗，两败俱伤之下，得到美国大力支持培养的独裁者卢太愚当选总统，胜利成果化为乌有。35岁（虚岁）的文在寅因此缠绵病榻三周，花白了头发。

1987年6月抗争时，我和卢武铉总统一起在釜山领导了6月抗争，终于使抗争成功。但是看到军部政权在下次选举中上台，我感到很伤心，病了3周左右，我的头发从那时起就花白了。
— — 文在寅

已经无法得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花白了头发的卢武铉是何感受。但只有民主势力掌握政权，才能成就民主，这成为了他们两人的共识。这时候，金泳三抛来了橄榄枝。而当时，由于为民主势力辩护，卢武铉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不能再从事律师工作。

文在寅是把卢武铉交给政界的“罪魁祸首”。1988年，收到金泳三方面提出的参与政治邀请的文在寅表示: “政治素质是卢武铉先生更卓越”，并推荐了卢武铉，而一再回避的卢武铉最终踏入政坛。

在第13届议会选举即将到来的1988年，他（文在寅）和卢武铉、金光日律师一起被邀请参与政治。但是
他却谢绝了。取而代之的是支持卢武铉律师从政。事实上，卢武铉律师也不愿意参与政治。在去首尔途中曾经从机
场逃走。

为这神奇的机场逃走剧情配一段BGM：My Destiny。

虽然曾经在去首尔的机场逃走，但在文在寅的支持下，卢武铉最终还是走向了政界。

此处对当时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韩国的政治环境进行一点介绍。韩国政治的地域主义很严重，也就是说当地民众支持当地的候选人，候选人当选后优待家乡，从而形成一个循环。不看能力，只看地域的地域主义成为韩国政治的顽疾。

由于独立运动家金九的遇刺，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努力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政治的主流是保守右派，而进步左派则是非主流。在保守版图中，主流是 tk（大邱「朴槿惠的故乡」、庆北），非主流是pk（釜山「金泳三」、庆南）。相反，进步的主流是湖南「金大中」，非主流是岭南。属于岭南进步派的卢武铉在韩国政治格局中，从地区和理念上看，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是难以融入主流的“孤立者”。

1988年，当卢武铉从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那里接到聘请提案后，文在寅表示：“把以后的事情交给我，然
后走向政界吧。”当时的文在寅并没有预料到卢武铉会成为后来的卢武铉总统。只是相信有人应该进入体制去进行
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给卢武铉背包袱。

于是，卢武铉孤身一人入政界，白手起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一步步经营出自己的势力。

卢武铉是挑战韩国社会政治体制的人。

卢武铉的政治形象是在光州听证会上。作为证人，他在前总统全斗焕表示在光州行使自卫权的“不可避免性”时，
扔出了自己的（国会议员）名牌。听证会因那件事而告终。

1988年11月，在朝小野大的政局中举行了第5共和国听证会，这是查明军事政权的腐败和5·18光
州真相的机会。

但是全斗焕前总统并没有在听证会上作证，而是在国会本会议场进行了演讲。说道“（在光州）发动自卫”。一
枚国会议员的名牌向着走下讲台，走出本会场的全前总统飞来。这是统一民主党初选议员卢武铉扔来的。他向执政党(民主正义党)喊道：“全斗焕还是你们的主子。”

那么谁该为（光州）遇难的国民负责？
— — 卢武铉于五共听证会

虽然当时卢武铉在首尔从政，文在寅在釜山当律师，但文在寅对卢武铉的影响依然是决定性的。

1989年3月，曾是听证会明星的卢武铉总统在议会选举后提交辞呈的“卢武铉辞职风波”时期。卢武铉把辞职信寄给国会议长，进行了漫无目的的旅行（注：一个人去钓鱼，去全国漫游）。过了10天，他回家了。
围绕是否按照当初的想法辞职还是接受反对舆论复职，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以下是第二天早晨在明伦洞（卢武
铉家）发生的事情。

我一大早就看到了乘第一班飞机来到首尔的文在寅律师。他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总是冷静、慎重，超脱于权势和名
望。我不知道我的妻子跟他说了什么，我以为他会支持我。但是那位朋友就只是点点头示意（我）在复职书上签字。
真是令人痛苦又丢脸的瞬间，出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么让我羞愧的一刻。如果有老鼠洞的话，我真想钻进去。
— — 卢武铉

从初遇到最后的离别，将近三十年的时光中，面对文在寅时的“羞愧”是卢武铉最不能忍受的。

后来，金泳三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名义参加三党合并，与保守右翼独裁势力妥协。

金大中和金泳三彻底反目。

和背离民心的军事政变者，达成在野党协议的主角是金泳三，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民主斗士”金泳三，就
这样消失了。
— — 金大中

但在当时的统一民主党，金泳三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党总裁，党内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除了卢武铉。势单力孤的卢武铉在全党大会上公开反对。但政治以实力说话，他的反对并没有得到金泳三的理会。

在统一民主党全党大会上，我握拳高呼“我有异议”。但没有任何用处。
— — 卢武铉

卢武铉于是毅然与金泳三决裂，与剩下几个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同伴一起组成小民主党苦苦支撑。

这期间，他遭遇了将来的宿命对手李明博。

1996年，卢武铉和李明博围绕首尔钟路区的议员席位开展了激烈地争夺，开启了一生的孽缘。

当时，李明博和卢武铉挑战了钟路。李明博动员了庞大的资金。他是一个非常心疼钱的人……但是，他在接待记者时从不惜花费金钱……估计他的管理费用为每月4000万韩元左右，在1996年总选中至少消费了6亿8000万韩元以上。

相反，弱小政党的卢武铉候选人却没有金钱和组织。除了卢武铉候选人个人拥有的知名度和全国名声以外，没有什
么可炫耀的。虽然年轻人们听了卢武铉候选人的演讲，但仅靠演讲就存在局限。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在车上搭
上了简易篮球架，与钟路区民们一起打起了街头篮球，并将志愿者们亲手写的信放在一边。

结果是李明博的当选。最终，李明博因违反《选举法》而被剥夺资格，并举行再补选。

当卢武铉落选，成为政治流浪者的时候，卢武铉的助手们用自己的钱付了公寓租金，在钟路设立了据点。李光宰和徐甲源在钟路开设了咖啡店……两年后的再补缺选举中，卢武铉在辅佐团队的帮助下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成为了钟路国会议员。另一方面，落选的李明博抛弃了跟随自己的“李明博的人”。完全断绝了关系。冷漠而透彻地追求实际利益。……李明博一直把自己的商人作风运用到了政治上，而且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对自己的部下们也
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

与李明博一起工作的前现代建设高层管理人员表示：“李明博从现代建设时期就只向名誉会长（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看，下面的人根据需要更换。”“所以周围没有人跟随他。”

作为韩国政治的一个奇迹，卢武铉拥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及卓越的演讲才能。

“他的性情很吸引人。”
这是前总理金钟泌对卢武铉总统的评价。他认为，领导人要有必要的人情味。金钟泌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卢武铉总统批评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金政治”和“地域主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舒服或产生排斥感。

注：金钟泌，朴正熙侄女婿，保守右翼巨头，韩国政界的“三金”之一。

1997年15届大选中，卢武铉选择了政治主张和自己更加接近的金大中，成为了新政治国民会议候选人金大中的支持者。担任党副总裁的他的电视演说得到了“在岭南地区消除反金大中情绪”的评价。这次精彩的演说至今保持着韩国所有电视演讲中最高收视率的记录。

没有钱如何从政？无论是办公场地的租用，还是阵营人员的工资，哪怕是宣传品的制作都需要大量的金钱。而刚摆脱独裁的韩国并没有完善合法地筹集政治资金的制度及渠道。卢武铉为了政治散尽家财，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收入来源都是文在寅给的生活费。

自1982年到卢武铉总统的律师事务所以来，文在寅律师是（卢武铉）最亲近的人。在紧急情况下，他还提供
了1千万至2千万韩元，帮助渡过紧急时期。据悉，借的钱还没有及时偿还。

文在寅律师做了所有的事情。我完全废弛了赚钱的事，他负责经营办公室，每个月给我生活费。
— — 卢武铉

卢武铉于1998年7月在钟路补选当选后，卢武铉阵营也因资金不足而饱受煎熬。据悉，文在寅、赵诚来律师……等人甚至还在卖画。

卢武铉一直希望文在寅能和他一起工作。但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如愿。

1999年6月担任民政首席秘书时，我与当时的文在寅律师联系。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我们曾在釜山偶遇。文在寅感到非常意外，他表示“将和卢武铉律师进行讨论后再回答”。卢律师建议“一起工作吧”以后，他同意担任秘书官一职。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条件和父母一起在首尔生活，一天后他说:“真的很抱歉。没办法。”
— — 前金大中政府民政首席秘书金圣在（音）

至于为什么金大中的民政首席会邀请只是偶遇的文在寅担任重要的青瓦台民政秘书官，则留下了谜题。

前面提到了韩国政治的地域主义顽疾，而卢武铉的目标则是打破这一切，反金泳三的他放弃钟路唾手可得的议员席位，一次次在金泳三的大本营釜山参加选举，即使三选三败，耗尽家产，也绝不放弃。

卢武铉总统对釜山庆南的执着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虽然每次都尝到了落选的苦果，但从卢武铉总统的执着中，感受
到了这份傲气。

“我经常想‘这个人确实是天才’。”

前任副总理赵淳决定参选首尔市长。赵前副总理方面曾拜托李光宰“帮忙”，于是李光宰想出了一个计策。为相互补充，提出了将卢武铉作为副市长竞选伙伴的方案。赵前副总理表示“很好”。李光宰于是去说服卢武铉总统。第二天上午7点，联系了卢武铉总统。结果，卢武铉总统的结论是“我要去釜山”。

“我曾非常反对他，说他去那里就会输，为什么要这样？”

正如我们所知，在当年的釜山市长选举中，卢武铉总统再次落选。

— 这是连续输球的时期啊。

“三连败。家里的长辈们也帮我存钱，说‘你再跟着卢武铉走，要饿死了’。让我另找一条活路。不过，当时要是放弃，我真的会崩溃。于是用那笔钱在仁寺洞开了一家餐厅。所谓政治，即使是吃饭也需要很多钱。我一个人在景福宫站旁边租了建筑物，逼迫他（卢武铉总统）以后在这里挂横幅。不让他逃走。”“真的没钱的时候，我把房子也卖了。”

— 但是卢武铉总统又去了釜山吧？

"1998年在补缺选举中，在钟路当选。但是在2年后的总选中又要去釜山。我们真的举起双手来挽留他。讨论过很多次。一直反对，直到某一天早上。“结束这个讨论吧，我去釜山，结束！”

尽管有亲信的强烈反对和挽留，卢武铉依旧选择了釜山。

我一定会证明，绝不屈服的灵魂能在政界存活下来。
— — 卢武铉

虽然亲信们都反对，但其实韩国还是有人支持卢武铉去挑战釜山的。

卢议员，我也毕业于商业高中。政治就是带着梦想去挑战的。
— — 金大中

当然卢武铉毫无意外又落选了，不过这次却收获了大量的支持和声援，还得到了“傻瓜卢武铉”的称号。

回顾过去，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奇迹和感动。谁能忘记实现首次政权交替的1997年总统选举的喜悦和感动？韩国民主主义的象征候选人金大中当选为总统瞬间，不仅是韩国政治史，也是亚洲民主主义历史上最辉煌的瞬间。

但我个人最难忘的是一段“卢武铉视频”。这是2000年大选时，曾是钟路区国会议员的卢武铉放弃自己当选可能性高的地区，高呼“打破地域主义”，在釜山地区参选并进行选举运动的视频。当时，他被彻底煽动地域
主义的对方候选人打击，陷入了苦战。视频中，在某小区停车场游说的卢候选人，听众只有停车场的一名职员。看
着这个带着尴尬表情，结结巴巴地继续演讲的地域主义殉教者，我心中热血沸腾，眼睛里不断流泪的记忆至今记忆
犹新。就这样一位政治家走进了我的心里。

对于为何对釜山如此近乎偏执的执着，卢武铉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我曾经说过“不是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而是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虽然比我年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朋友。和
他在一起经历的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快乐，是我的荣幸。这是对文在寅个人的。曾带领我走向民主化运动，在我走向政界之后，仍然坚定地守护着釜山，担任釜山地区市民社会的领导人，还有在6月的夜晚，在柏油路上一起高喊……，在许多市民面前演讲。虽然多次落选，我也没有离开釜山，也是因为与他们在一起实现的这一
切。我无法放弃对他们美丽人生的尊敬和爱。
— — 卢武铉

最后的2000年选举以前是在钟路当选，所以地区在钟路，是很有利的地方，为什么把那个扔了，去釜山呢？被贴上了‘傻瓜卢武铉’的称号。这是之前人们给我的外号中我最喜欢的。在2007年某电视台的'采访中，卢武铉总统解释了自己别名的来源。他最喜欢的外号是“傻瓜卢武铉”。如果他还活着，就会用双眼看着新的历史，并说“啊，心情真好”。

釜山是卢武铉和文在寅相遇以及并肩战斗的地方，那里有卢武铉最美好的回忆。

虽然国民对卢武铉的评价很高，说他“不惜损害自身利益”，是个“讲原则的政治人”。但现实中的他是无比痛苦的。卢武铉在国会活动的时候，时而因经费不够联系我。我除了借点钱别的忙也帮不上……我这么说也是不想
看到他经受败选的痛苦。但我依然拗不过他的固执。
— — 文在寅

大选

据青瓦台相关人士透露，在总统选举两年前的2000年6月，卢武铉在庆南昌原一家酒店举行的组织负责人研修会上对文在寅律师说：“如果我当上总统，就请你做民政首席。”

民政首席：掌握韩国四大权府：国情院、检察机关、警察厅、国税厅，实际还管理最大的权府青瓦台。情报、司法、资金，一手掌握。因权力过大曾一度被金大中废除，后又被其恢复。在卢武铉担任总统后，文在寅担任民政首席时期，因为拥有了组阁权、跨领域事务参与权，民政首席一职位的权力达到顶峰，至今无人能超越。

如果没有当上总统呢？

卢武铉总统在2000年再次加入法务法人釜山，于2002年12月当选第16届总统后退出。

如果没有当选总统，卢武铉回到法务法人和文在寅一起经营律师事务所，也应该会是很好很圆满的一生。

2002年，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因为金大中三子受贿而声誉跌到谷底，经过无数政治沉浮的卢武铉成为了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与一般政治家只愿同富贵不同，卢武铉一开始就决定在金大中最难的时候，与他同担功过。

在总统儿子金弘杰的腐败事件陆续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宣布“将共同承担金大中总统的功与过”的卢武铉候选人，
将如何应对岭南选民令人关注。

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卢武铉来说，此次釜山市长选举是左右他政治命运重要的一场胜负。

2002年4月19日，总统候选人卢武铉访问釜山时表示“6月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和庆南都准备了能赢的‘会心牌’”。

卢武铉候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釜山市长候选人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向釜山市民展示美好未来的有热情的新人”， “文在寅律师是选择之一。至少是最后一张牌。”

— 但是他（文在寅）拒绝了啊。

“如果单纯地拒绝的话，我也不会这么不高兴。去说服他的竞选小组后辈回来后告诉我，他（文在寅）说‘不要对我说那样的话，我不关心政治，让我做律师吧，即使卢武铉当上总统，我也不会到他身边。’也就是认为卢武铉不可能成为总统。当时听到朋友说这些话的卢武铉的动摇和痛苦，作为在场的人，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 — 卢武铉阵营大佬 廉东渊

不知被廉东渊派去的竞选小组说了怎样不合适的话，以至于让平和的文在寅回应的很冷酷，也给廉东渊留下极度清高的印象，还得出“认为卢武铉不可能成为总统” 的认知。显然不在同频的卢武铉的痛苦是“我也不会到他身边”。

他是法务法人釜山的代表律师。事务所共有6名律师，卢武铉候选人也属于法务法人釜山。办公室前，“卢武铉律师”的名字和其他律师写在一起。在采访中，文律师称呼卢武铉为“卢律师”。

— 一起做律师的人现在成为了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感觉如何?

“真希望韩国能发生改变。高兴得心都要炸了。卢律师刚开始从政时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很高兴，现在终于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能够实现变化，改革和国民团结，我感到非常高兴。”

文在寅最终没有拒绝卢武铉。

-番外之爱卢会

World First Internet President Logs On
— — 英国媒体

民主党常任顾问文在寅在2002年建立了卢武铉总统的“爱卢会”等外围组织。

“爱卢武铉的律师聚会”成立，文在寅担任釜山代表。

“爱卢会”是韩国第一个政治家粉丝后援团，其成立对于韩国政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巅峰时期，有12万会员，至今仍然有超过数万的会员。“爱卢会”凭借其显赫事迹一直是韩国政界传说级的存在，在某些关键时刻，对韩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引领了政治家组建粉丝后援会的风潮。从“爱卢会”等组织到后来的卢武铉财团和峰下财团，似乎给卢武铉组建后援团一直是文在寅一个特别的喜好。在卢武铉当选总统之后，部分“爱卢会”成员成为了文在寅最初的粉丝。文在寅

在大选之后也成立了自己的粉丝组织。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庞大的“爱卢会”成为了文在寅粉丝团最坚定的友军，带领不到3000人的文在寅个人粉丝团和朴槿惠庞大的粉丝团对战，丝毫不落下风。

底层开始自发行动，支持特定政治家的“爱卢会”在当时很难被理解。2006年担任“爱卢会”事务局长的沈载相(音)说：“总统不是要另外支付活动费吗? 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在没有代价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呢？”

韩国最特别的总统的粉丝团爱卢会也是最特别的。粉丝和偶像完全平等。

卢武铉和爱卢会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具有时代精神的平等的政治同志关系。

某些时刻“爱卢会”甚至完全不像粉丝。

“爱卢会”不仅是最初的政治家粉丝团，而且超越了对个人的钦慕，在理念上武装起来，这一点非常特别。甚至连自己的主君越过理念的红线都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卢武铉总统赞成FTA，并推进向伊拉克派兵，“爱卢会”对此严厉批评说“不对”。在卢武铉主张与保守政治势力联手的大联政时，以“精神失常”为由回绝了主张。

他们自己也承认“没有比‘爱卢会’更批判卢武铉总统的地方了。”

因为“偶像”是卢武铉。

2002年，卢武铉在民主党竞选中被选为总统候选人的当天，参加“爱卢会”聚会的卢武铉在问及“如果我当选总统，大家会做什么？”时，“爱卢会”成员一起高喊“监督！”

请监督，动摇的人也请一起监督。
— — 总统当选人卢武铉于2002年12月
对支持者演讲

也因为“站长”是文在寅。

— 对“卢风”、“爱卢会”等总统竞选过程中我们社会发生的政治变化，怎么的想呢？

“虽然方法不同，但与‘6月抗争’一样。我认为这是一种希望现有政治圈变化的国民欲望的喷发。可以说是革命。
要坚持到最后，要成功，不要停留在卢律师当选，以后也要监督卢武铉候选人，成为鼓励督促他进行不断改革的势
力。”
— — 文在寅

卢武铉当选总统后“爱卢会”内部出现了“现在应该发挥监卢（监督卢武铉）作用”的动向。

努力支持、带头批评，偶像本人也支持批评鼓励批评。这可能是最健康、最良好的偶像与粉丝的互动模式。也是最理性，理性到具有批判性的粉丝团体。

但

对于过去自己的“批判性支持”，爱卢会评价道：“明明是在严寒中，只有我们以为春天已经到来。”庆南爱卢会代表工作人员说：“当时并不知道世界如此攻击总统。”

来自“爱卢会”的批判，让卢武铉失去了他最大的支持力量，没有人挡在攻击之前。但“爱卢会”的起点是爱卢，对卢武铉的爱是他们组成“爱卢会”的初心，他们的批判是真的基于爱，而不是恨，这和右翼的批判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卢武铉的惨死是“爱卢会”为“正确的”批判性支持付出的惨烈代价。

实际上，卢武铉总统的支持者对他的负罪感和负债感仍然很深。

后来，“爱卢会”的升级版文在寅粉丝团对“批判性支持”持谨慎立场理所当然。

不能再犯卢武铉总统去世这样刻骨铭心的错误。

基石

虽然文在寅加入了卢武铉的竞选团队，为他总管釜山选举，但他的画风非常独特。

据说，文在寅理事长进入选举对策本部时，还出现过几次荒唐的场面。虽然文在寅理事长为了帮助卢武铉而到选举
总部上班，但他当时还是需要在法庭上进行辩论的律师。文理事长没有将自己负责的案件委托给后辈律师，而是拿
着所有的文件到选举本部上班。

曾在选举总部上班的相关人士表示：“会议时做出重要判断的主要是文在寅。但对在选举办公室接待人们的事情不太熟悉。中间一有空，他就检讨自己负责辩论的裁判资料。我曾多次尴尬地说‘应该尽快放到一边’，但是没有放到一边。虽然不会进行选举，但算是出于对卢武铉总统的真诚，进入了政界。"

文在寅理事长当时甚至制定了大选结束后去喜马拉雅山游玩的计划，对现实政治毫不关心。

这虽然是卢武铉在釜山的第五次竞选，却是文在寅出面帮忙的第一次，并且是这样的清新画风，后来还被有些不知情的媒体评选为十大功臣之一，也就难怪卢武铉阵营中那些为他抛家舍业拼尽全力不眠不休的人对文在寅感到不满。

但阵营不满是一回事，卢武铉本人非但没有丝毫不满，还非常喜欢和高兴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1988年国会议员选举中，文在寅为金光日律师总管选举而不是卢武铉的选择都没有让卢武铉有半分介意。

成为总统候选人，与总统仅一步之遥的卢武铉也终于有了向世人正式介绍文在寅的底气。

笔者第一次见到文在寅是在2002年釜山市长选举时。与……一同担任共同选举对策委员长的文在寅在旁
边看着……，完全是与政治无关的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在与釜山地区知识分子的午餐会上介绍文在寅的时候说，“不是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而是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在采访现场的笔者大吃一惊。卢武铉总统总把文在寅摆在首位，“灵魂清澈”的文在寅在旁边，所以卢武铉发出了光芒。

当卢武铉在总统选举面临困难（金大中的部分亲信势力反对），差点丢掉总统候选人位置的时候，文在寅果断地站了出来。

卢候选人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金大中的亲信动摇了卢候选人，反而让“脱离DJ（金大中）”自然地实现了。
— — 文在寅

在2002年11月2日的釜山演讲中，卢武铉总统表达了对朋友文在寅强烈的爱。2002年11月新
千年民主党大选候选人卢武铉在参加釜山国民运动本部的仪式上发表讲话。站在一个大型讲堂讲台上的卢前总统说： “当人们问我能否成为总统，我会堂堂正正地说：‘我会成为总统’。”卢武铉总统说：“为了了解那个人，请去看他的朋友。各位……我很尊敬他，比我年龄小，很可靠的朋友。我真的很荣幸能成为文在寅的朋友。”

令人尊敬的文在寅是我的朋友，这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
— — 卢武铉

此时坐在台下的文在寅静静地笑了。

2002年11月，我遇到了“美丽的原则”。
— — 文在寅

“不是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而是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是韩国媒体提到卢武铉和文在寅时都要提到的一句标志性的话。之所以如此有名除了在韩国文化氛围中这句话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外，还有：

卢武铉总统每逢选举游说的时候都会介绍自己是“文在寅的朋友”。

所以，随着卢武铉走遍韩国，文在寅的名字也传遍韩国，虽然那时，韩国政界及民众中的大部分并不熟悉文在寅。

自从朝鲜建国以来，我们在600年间从未改变权力，一次都没有改变过。即使那是正义，即使说是真理，曾说
过讨厌权力的人，或者用真理来抵抗权力的人全都被杀了。

只想吃饭只想活，对世上的不正当行为，即使在眼前出现的不义，即使强者欺凌弱者，也装作不知，低头躲避，本应给予我们教训的600年历史，必须清算。我们要堂堂正正地谈论权力，堂堂正正地争取权力，我们才能堂堂
正正地谈论正义。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以堂堂正正面对非正义的新历史。
— — 卢武铉

卢武铉英姿勃勃地登上了演讲台，他的演讲紧扣心弦……他的演讲完全可以说是精彩绝伦，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语言在政治演说中如此具有感染力！……连我也重新做回一名普通市民，与所有人一起沉醉，一起感动，一
起疯狂。
— — 文在寅

能让以任何时候都绝对冷静著称的文在寅疯狂的人，也就是卢武铉了。从其后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卢武铉”这三个字燃尽了文在寅一生的激情。

文在寅对卢武铉的影响力是绝对的，

比如，文在寅制定了卢武铉的大选承诺。

不仅是2012年大选承诺，2002年卢武铉总统的检察调查权调整承诺实际上也是由我本人制定的。
— — 文在寅

比如，郑梦准事件。2002年选举时，在候选人单一化中，卢武铉和郑梦准（因为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成为了总统候选人）发生了巨大的矛盾。郑梦准违反了之前达成的听从舆论调查的协议，因为他想当再下一届的韩国总统，而这并不是卢武铉希望看到的。比如，卢武铉提议了一位女性领导人，这在韩国是破天荒的事情。在严苛的户主制度下，长期奉行程朱理学，思想封闭已久，民主化历史极短，法律长时间公然歧视女性，绝对男权的韩国社会主流对女性的认识并不算高。财阀出身的郑梦准对此就完全无法接受，他更想自己掌权，矛盾无法调和，郑梦准撤回支持。

“在过去我们实现了政治前辈们几十年里无法做到的候选人单一化，取得了合作的胜利。”

这时，卢武铉在支持者后面发现了写有“下届总统郑梦准”内容的牌子。

卢武铉总统看到这个后说“不要太超速。对我们来说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不，是女领导人。有一位女性领导人叫
秋美爱。”

注：秋美爱，2016年任文在寅组建的共同民主党党首，现任法务部长。

在郑梦准撤回支持之后，面对强势的大国家党竞争对手李会昌。卢武铉的选举崩溃在即。卢武铉阵营希望卢武铉去跟郑梦准谈一下，寻求支持，但卢武铉不为所动，宁愿睡觉。

他们劝不动卢候选人，就给我打电话。前任议员金元基说：“我们怎么劝，卢候选人也不为所动，居然还睡觉！”
大家想让我把他叫醒劝劝他。他最终还是去了，结果吃了个闭门羹。电视上他凄凉地转身回去的情景反而让支持者
们出离愤怒了。
— — 文在寅

注：金元基，卢武铉的政治导师，韩国国会前议长，在当时的卢武铉阵营排名第一，德高望重。

在金元基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可以不在乎卢武铉个人的想法，有能力把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叫起来，让他在凌晨0点，顶着首尔冬日深夜的剧烈寒风前往郑梦准住所，一直站在门口吃闭门羹的人可能也就是文在寅了。当时的卢武铉到底有多惨呢？可以确定的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其惨状仍然深深留在了无数韩国民众心中，很多中立选民后来说自己想给他投票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觉得他太惨了……

— 投票前一天晚上“郑梦准”事件爆发，最终导致合作告吹。

“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福气。”
— — 文在寅

卢武铉，他是实现幻想的政治家

卢武铉是在现实中实现了童话中英雄一般创举的政治家。看到在听证会上，向僵硬的独裁者扔下国会议员名牌的他，看到为打破地域主义，像傻瓜一样连续落选的他，谁都会产生“如果这样的人成为总统的话……”这样的想法。看着努力改变指引自己人生的600年历史的他，连像我一样没有给他投票的人，也陷入了童话的错觉。
— — 媒体评论员

在等级森严的韩国社会，卢武铉的胜利打破阶级垄断，给了平民阶级以希望，这是卢武铉的胜利对于韩国社会的最大价值。不回避不遮掩，直面错误，带头反省指引自己人生的韩国600年历史，带头自省，然后努力改变，是卢武铉带给韩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价值。

没有人想到卢武铉会赢。更没有人想到

2002年的热播政治题材电视剧会流向未来，彻底颠覆2020年的政治格局。

闲说一笔，民主化以来韩国最年轻的总统卢武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被后来的韩国媒体评选为最“文青”的总统。闲暇的时候喜欢自己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他与韩国的摇滚教父申海澈是好友，后者还担任了他的赞助演说者。2002年，卢武铉的竞选广告也非常特别：卢武铉在房间里，独自一人抱着吉他静静地唱了一首《常青树》，演唱过程中他落下的一滴泪打动了几乎整个韩国。在此之后的选举广告再没有能超越者。

多才多艺的卢武铉也让文在寅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对政治的认识。

为了大义也可以改变个人生活的方向。但是要想登上政治舞台上，就要有“才艺”。
— — 文在寅

卢武铉去世之后，在一次采访中，文在寅这样说道：

“如果我学过吉他的话就好了”“那样的浪漫好希望现在也能拥有。”
— — 文在寅

因为两人互相了解对方的内心，实际在大选期间没有经常见面，也没有频繁打电话。两人的关系如同卢武铉总统所说是“基石”，是必不可少的。
— — 青瓦台知情人士

他们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文理事长是后辈，但卢武铉总统非常恭敬地对待他。尽管已经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但是互相尊重的样子很明
显。严格来说，卢武铉总统想与文理事长相处得轻松一点，但文理事长的态度过于端正，让他犹豫不决。性格急躁，言行突出的卢武铉总统和慎重、合理、典型的“绅士”文在寅理事长的关系非常亲近，这本身就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 — 卢武铉与文在寅共同好友

祭祖

2002年12月19日，韩国第16届总统投票日，文在寅的自传《命运》中对这惊心动魄的一天有着这样的记载：

过了下午一两点，已经有人判断我们会赢。首尔情况室的李光宰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下午的民意调查出现了彻底的逆转，我们有信心了。下午六点，对策本部所有人都坐在办公室电视前。最终的民意
调查结果发布了，与预想的一样，我们取得了胜利！所有人都抱在一起欢呼，庆祝胜利，有人还高兴得哭出声来。
我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之一。

卢武铉阵营另一大势力，首尔金刚系的左熙正右光宰不可能主动把选情判断告知身在釜山的釜山派精神领袖文在寅，那他为什么知道在首尔的李光宰的判断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卢武铉在他身边。文在寅的自传对此只字未提。

12月19日，上午与全家一起在首尔完成总统选举投票后的卢武铉只身南下，直奔釜山，前往峰下村祭拜父母，同行的除了哥哥卢建平，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文在寅。

完成祭祖之后，卢武铉下午6点赶回首尔，与支持者一起迎接开票，9点确认当选韩国总统。

这是一次非常低调的非公开日程，只有韩联社有1-2条关于卢武铉此次峰下之行的报道，但报道中没有提及伴在卢武铉身边打着黄色领带的文在寅的名字，也没有刊登带有文在寅的照片。翻查资料时，笔者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两张当时未公开的照片，才得以窥见被文在寅完美隐藏的又一个小秘密。那个他们曾经与宗庙、与人间、与梁间燕、与眼前人触手可及的秘密。

经过迂回曲折，卢武铉终于当选总统。卢武铉出席了与釜山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合影留念活动。这时，一场让人哭笑
不得的席位争夺战打响了。出席者为了争夺站在卢武铉身旁的位置而展开了心理战。

起初我站在他的旁边，但其间不断有人扒开我，然后挤进我们中间。一场争位赛过后，当闪光灯真正亮起时，我干
脆被挤到了一个角落。但我还是露出开心的微笑。因为无论在哪个位置，只要能在好日子里在一起就足够幸福了。

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就会贪图大人物身边的位置。想在位置上炫耀自己……请自己创造自己的位置。不是站
在某人的旁边，而是让某人站在我旁边。
— — 文在寅

因为不是站在某人的旁边，而是让某人站在我旁边。

所以不是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而是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

命中注定

韩国颇具影响力的媒体《韩民族日报》曾算过卢武铉和文在寅的八字，结论如下：

卢武铉前总统是秋日清晨的荒野，文在寅总统是冬日夜晚盛开的野花。

文在寅总统的八字是以阴气为中心环绕阳气，卢武铉前总统的八字贯穿着阳气。而且还是阳气中最强的丙火，即太
阳能量的燃烧。

在没有尽头的荒野，太阳火热地越过白天、夜晚和季节的界限，向往理想的巨大欲望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利害得失。

卢武铉迫切需要的气息是冷却热土，使生命延续的水气。在他的身边，充满乙木之气的文在寅总统像影子一样安静
地陪伴着他，这真是命中注定。

如果说，左翼媒体《韩民族日报》是以算八字的方式论证卢武铉与文在寅的命中注定。那么右翼保守媒体代表“朝中东”三巨头之一的《东亚日报》就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从神学的角度论证卢武铉和文在寅是“灵魂伴侣”。

“此次访问教皇厅，既是作为总统也是作为拥有‘蒂莫特奥’（又译：提摩太）洗礼名的天主教信徒。”

10月18日，在与教皇的会面过程中，文在寅总统这么说道。虽然文在寅是天主教信徒，但他亲自表明“洗礼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天主教信徒通常会选择相当于自己生日的圣人的名字作为洗礼名。罗马天主教教堂‘蒂莫特奥’的庆祝日为1月 26日。比文在寅总统阳历生日的1月24日推迟了两天。但在1969年之前，1月24日是庆祝日。

因此他成为了文在寅总统的“守护圣人”，但如果回顾他的一生活，就有很多与文在寅总统的相似之处。

1世纪左右的蒂莫特奥（新教的提摩太）是保罗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右臂。保罗亲自撰写的27篇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13篇《使徒行传》的内容中有一半与他（提摩太）的行踪有关。蒂莫特奥不仅出现在《使徒行传》中，在保罗的13篇书信中，有2篇是写给蒂莫特奥的书信(《提摩太书》)。另外,《罗马书》《腓利门书》《哥林多书》等其他书信中也多次出现了“和蒂莫特奥一起问候”的内容。

蒂莫特奥与首次参加海外传教活动的保罗见面，并信仰耶稣，成为保罗的第二，第三次传教旅行的伙伴。

保罗在2万公里左右的罗马帝国领土上进行传教活动，公元67年被下达基督教禁止令的尼禄皇帝在罗马南门斩首。保罗被斩首后。65岁成为爱菲斯主教的蒂莫特奥的去世时也遵循了保罗。在试图阻止异教徒时，结果被狂热的群众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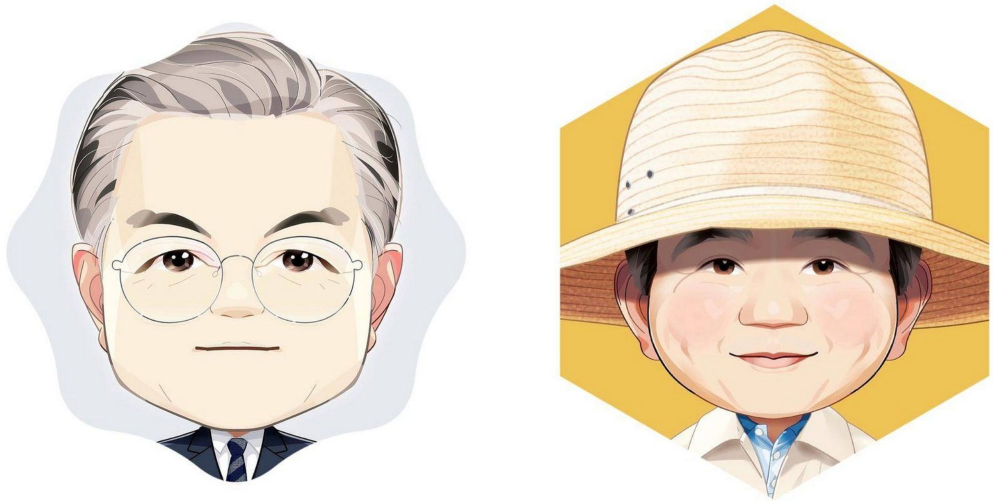
从《圣经》的多个记录中可以看出，保罗和蒂莫特奥是“灵魂伴侣”。这种关系就像卢武铉总统和文在寅总统的关
系一样。

保罗比蒂莫特奥年长12岁……最重要的是非常热爱蒂莫特奥的人品。保罗虽然比耶稣生前的弟子聪明、意
志坚定、但因为是多血质，所以经常把同志变成敌人。与初期的海外传教同志巴纳巴经过一番争论后，两人最终决
裂。然而，保罗一生中唯一一位一直称赞其为人的人就是蒂莫特奥。

值得一提的是，卢武铉和文在寅两人媒体缘并不好，哪怕是他们两人作为创始股东支持建立的《韩民族日报》攻击起两人来也毫不手软。更别说保守右翼传媒巨头 “朝中东”。左右夹攻并非虚言。

有意思的是，“朝中东”特别是《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虽然一直站在攻击卢武铉和文在寅的最前线，但是，也一直站在挖掘能体现两位感情细节的最前线。从2002年至今，将近20年的时间，沉迷于攻击两人，又沉迷于两人的感情（如果套用娱乐圈的话来说，黑是真的黑，不遗余力的黑，逼出人命的黑，但磕是真的磕，真情实感的磕，致力于论证两人是各种“伴侣”），然后变本加厉的攻击两人是“朝中东”一大怪异特质。

会第一时间发布来自“前线”的各种可以体现卢文感情细节的报道，找各种角度拍摄卢文的单独合影，写各种发掘卢文感情细节的真情实感的评论员文章，剪各种卢文视频，算命的测字的观天象的探地理的钻《周易》的翻《圣经》的查历史的分析大数据的……研究角度从玄学到神学，文学到理学，社会学到心理学，法学到经济学，地理学到天文学，文科到理科到工科，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想到的想不到的他们都做过了。为了获得一张满意的卢文单独合影，还经常截掉照片中“碍事”的“无关人等”。由于同属左翼巨擘，金大中经常遭受被裁剪待遇。



MOON* RIVE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这里是大韩民国权力的顶点，也是最权威最神秘的空间—青瓦台。卢武铉总统曾这样阐述1990年官邸建造中发现的“天下第一福地”标志：“以权力者的立场，现在的地方是天下第一，但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看，这所宫殿是充满明争暗斗、阴谋诡计，充斥着阴谋家的地方。”

青瓦台秘书官是后宫一样的存在，如果总统不给首席秘书权力，秘书就没有权力。
— — 前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海成

进京

卢武铉总统将文在寅称为“青瓦台”。

卢武铉心中的青瓦台本台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原则主义者。
— — 卢武铉

如何说服把自己从政比作“让音痴唱歌”的文在寅进入青瓦台，卢武铉费了不少心思。第一次以朋友祝贺见面庆祝后，文在寅第二次和李浩哲一起与卢武铉见面时，就被有心媒体蹲守到，于是有了下面这样一篇报道：

文在寅律师。卢武铉独一无二的朋友、弟弟、同志。尽管如此，两人在选举结束后，还未有过长谈，因为文在寅律
师极力推辞。最终，卢当选人派人到釜山去了。

以为他（文在寅）会随身携带着一个普通的皮革公文包。他名义上是律师，实际上还是下届总统卢武铉的亲信。可
是只拿着一只塑料袋，他就来到了首尔。

白色的半透明塑料袋里只有几件内衣和几份文件。他拿着塑料袋走进了酒店的大门。13号（2003年1
月）晚上，前往了与下届总统卢武铉见面的韩餐厅。

… … 3个小时30分钟的谈话，结论只有一个，请帮帮我，卢武铉总统恳切地请求。

文在寅与卢武铉。没有卢武铉，今天的文在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如果没有文在寅，就没有今天的卢武铉。这是
认识两人的人的共同结论。

… … 文在寅，他对于卢武铉与其说是“光”，不如说是“盐”。如果自己也有光芒，就会让卢武铉的光芒褪色。
所以他融化了自己，默默地守护了卢武铉。

但是他现在要出世了。就像政治家卢武铉的开始一样。希望将来离开的时候，也是来时的模样。

拿着半透明塑料袋前来赴总统约，这态度显然太过随意，不像应邀去做高级公务员的，而最终文在寅还是答应了，这是因为：

我并非真心想担任这个职务，只是总统的处境太艰难了。

我担心总统会孤独。
— — 文在寅

— 听说文律师和卢武铉总统是20年的知己，一次也没有发生争吵，是真的吗？

“是的，一次也没有过。（笑）我会很好的配合他的想法。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 — 文在寅

2003年1月，我遇到了“不断成长的原则”。

在这期间，从这个我交往了20年的人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人。“原则和常识”在20年前就已存在，
现在，他的视野和内心已经是整个国家。
— — 文在寅

在卢武铉当选总统后，韩国政界开始感受到文在寅的存在感。当选后尚未正式就任的卢武铉在对与会人员慎重的考察评估之后，决定带着文在寅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让他空降当时自己的最高决策圈。

— 是“秘密会议”？

“秘密会议，从来没有被媒体报道过。……最高实权派人士聚在一起。”

— 文在寅、李康哲等人没有参加会议？

“李康哲因为种种原因，总统不是很信任，所以没能进去。但是在第三次聚会的那天，文在寅突然出现了。当选者（卢武铉）把文在寅带过来，说‘在釜山活动的文律师来了。’让他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该聚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文在寅本人。从几年前就听说过他的故事，但在选举期间从未见过面，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 心情不是很愉快？

“真的吓一跳了。总统有那么几次需要他帮忙的时候，装作不知道，甚至说卢武铉当总统也绝对不会在他身边出现的人当选后就出现了。你不觉得这是双重性的态度吗，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于是我对总统说：‘这一聚会有可能会被媒体曝光，到时会引发争议，所以应该停止这个聚会。’之后就没有聚会。虽然名分是那样，但其实我有私心。不想和那样的人一起坐着讨论国事。”
— — 卢武铉阵营大佬 廉东渊

政治圈从不包容感情。任命文在寅为自己的民政首席是卢武铉长久的心愿，但这一任命反对者众。反对者不光有本阵营大佬，还有当时的青瓦台秘书室长文喜相。

注：文喜相，卢武铉青瓦台首任总统秘书室长，现韩国国会议长。

我见到了曾在釜山地区活动过的人权律师（文在寅）。脸像小鹿一样，眼睛显得很善良。

民政首席的职位是像三国的赵子龙一样，快马挥刀的位置。但是见面之后就产生了“哎呦，这不行”的想法。但卢武铉总统对我说：“我年纪比他大7岁，一次也没有对他说过平语。走着瞧，你绝对不会失望。”最终任命了文
总统为民政首席。
— — 前青瓦台秘书室长文喜相

— 文在寅代表是卢武铉总统“最好的朋友”，他是卢武铉政权的首任民政首席，后来还担任过总统秘书室长。

“首任民政首席，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卢武铉政权为何失败？从第一次的青瓦台人事上就出现了问题。没有把为了
让卢武铉成为总统，生死与共并一起描绘未来的人放在身边，反而把乘坐末班车的人带到了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开始不一样了。”
— — 卢武铉阵营大佬 廉东渊

注：韩国总统大选12月举行，暗示文在寅10月才参加选举对策委员会。

翻看卢武铉的亲信们的经历，对他真情实感，为他抛家舍业、拼尽全力、无怨无悔的人并不在少数，

比如柳时敏：

我此生都不会再心动了。
— — 现卢武铉财团理事长柳时敏

比如李光宰：

因为准备第五共和国腐败听证会，一周都没有休息，他会成为听证会的明星，所以我不感到疲倦。

2002年10月，我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用作他的选举宣传费。可以帮他实现梦想，我就很幸福。
— — 前江原道知事现国会议员李光宰

又比如被誉为组织领域鬼才的廉东渊。

遇到卢武铉这个“人”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 — 廉东渊

廉东渊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途，一心一意跟着当时几乎一无所有的卢武铉，为其组建团队，为其奔走筹谋。廉东渊为卢武铉刷爆信用卡的故事一直在政界流传。

廉东渊的话代表了当时卢武铉阵营的心声，一起打江山的人，自认付出最多的人，希望得到回报，而卢武铉却将最大的权力给了“突然”出现的文在寅。即使在企业也是大忌更何况是政界。

“湖南让卢武铉当总统，但釜山却吃尽了甜头”。

釜山派的“教父”是文在寅。

在卢武铉心里，文在寅是第一位的，他让他的所有亲信都无比清醒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嫉妒一直是最可怕的毒，更何况是在青瓦台。卢武铉的“任性”举动，也为将来本阵营的分裂埋下了祸根，其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嫉妒文在寅总统。
— — 前忠清南道知事 安熙正

总统将文首席视为参与政府的象征。
— — 青瓦台人士

注：参与政府是卢武铉政府别名

卢前总统对文在寅有一种惊人的渴望。
— — 前青瓦台政务首席柳寅泰

文在寅第一次向青瓦台展示对卢武铉的影响力是在组阁时期。

国情院院长提名人高泳耉与总统的关系很不好。在小民主党时期，两人曾发生过很严重的争执。在参与政府上台后，大家都知道两人的关系，所以连推荐都没有推荐，但民政首席文在寅推荐说：“在民辩中最受尊敬。”卢武铉总统表示“他的性格不太好”，露出了不甘心的表情。但是，他同意了。
— — 前青瓦台政务首席柳寅泰

注：小民主党时期，卢武铉反金泳三之后苦苦支撑的时期。

我代替卢当选人约见了高律师，并向他提出了邀请，转达了当选人的意图，他欣然接受。
— — 文在寅

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于22日（2003年3月）上午在青瓦台与卢武铉总统进行了单独会面。汇报了对新政府首任国情院院长高泳耉的人事验证结果……“那么就这样做吧”，总统下定了决心。

同一时间，青瓦台召开了由总统秘书室室长主持的首席会议。据说，秘书室室长文喜相问：“为什么没有文在
寅？”这不难看出新政府的人事验证究竟是多么彻底的保密。

卢武铉政府组阁连理应是青瓦台第二人的总统秘书室长文喜相也无法过问，而文在寅是可以做决定的人。

这件事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在寅担任民政首席时甚至可以不参加顶头上司文喜相主持的重要会议—首席会议，不提前请假，甚至连招呼都不和文喜相打。完全不顾职场规则，以及更进一步的官场规矩。

温和有礼的文在寅总是在不经意间展示他的强势和个性，这里面有卢武铉绝对的支持和纵容。卢武铉偏爱到让文在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觉得自己被偏爱，因为一直如此，习惯了，因为太“理所应当”。

被后来的韩国媒体评选为自尊心最强总统的卢武铉在面对文在寅时的不同画风也总是被捕捉到，让青瓦台和执政党耿耿于怀。

卢武铉总统2006年试图进行大联政时，文理事长当面表示反对。他甚至直言“不能那样做”。卢武铉出席活动时发表的演说引发了各种争议，他直言“那种演说方法对国政运营毫无帮助”。有人说他（文在寅）的发言过于
直接。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对卢武铉总统说出了那样的话，卢武铉总统也接受了。

据悉，前总统卢武铉在文在寅前室长面前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自尊心。因此，国家情报院等政府部门部级人事，在青瓦台内部发生意见冲突时，大部分反映了文前室长的“原则”。

当时，在人事任免的最后阶段，卢武铉总统经常说“这个人是谁？”，即使（文在寅）把总统心仪的人从验证阶段
去掉，总统也没说什么话。

— — 前青瓦台人事秘书官权善泽

当选人确立了人事推荐和人事审核分离的原则，负责审核的人，也就是我，是岭南。
— — 文在寅

推荐和审核中，审核显然权力更大，扮演的是“一票否决”的重要角色。更何况，实际上，文在寅不止审核，很多时候他还推荐。卢武铉大半个内阁包括有推荐权的人事首席郑灿龙都是他推荐，且一旦他推荐了，基本就定了。

在组阁阶段，还有一段故事，关于卢武铉和朴槿惠的一段前缘。当时尚未掌握大国家党党权，仅仅是普通议员的朴槿惠可能并不知道她曾经是卢武铉心中统一部长官的人选，卢武铉曾试图对她委以重任。

当时，卢武铉总统对文在寅表示：“任命朴槿惠议员为统一部长官如何？”卢武铉总统提及朴槿惠在2002年 5月访问平壤的事实，“独自去北方，有信念，也很新。这样的话，她的立场转化是面向未来的。”卢武铉总统接着说：“在保守中也有合理的保守或是转变对北观念的人士，如果负责对北政策，会减少不必要的理念矛盾。”

文在寅对卢武铉总统的提议表示：“太破格了，很担心支持者们无法接受。”“大的构想我同意，但因为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所以也要听取意见，之后再决定也不会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 — 青瓦台知情人士

卢武铉和文在寅一直喜欢提拔优秀女性担任政府高级实权职位，似乎从这里也能看到一丝影子。他任命康锦实担任法务部长委以重任，也是政界开创性的，在此之前，韩国女性最多担任女性与家庭部长等边缘部长职位，自他开始，女性真正开始登上韩国最高政治舞台，掌握政府实权。在文在寅之前的韩国历届政府中卢武铉任命的女性高级官员是最多的，远超过李明博和朴槿惠。

为消除性别歧视，卢武铉扩大女性公务员录用比例，政府5级以上公务员比例从2001年的4.8%上升到2006年的10%。

还比如建立女性人才库分级推动女性培养计划。

参与政府将女性人才分为长官级“X”，集中管理对象“S”，新一代领导人级“P”等三个等级进行管理，并建
立了数据库。

参与政府培养出了韩明淑、康锦实、金花中……以及后来的文在寅首任外长康京和、KCDC部长郑银敬、metoo领袖徐志贤等等优秀女性人才。

这一数据库现在由文在寅接力维护。

后来卢武铉还顶着1000万人（韩国当时不到5000万人）的激烈反对废除了户主制度，从法律上破除了加在韩国女性身上的“三从”，具体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韩国的户主制度是对女性压迫多么厉害的一个制度，而这一制度直到卢武铉上台才被废除。

在任命国防部长时，我们计划把“是否……”定为最重要的选拔标准……我们没有准备好人选，几位候选人竞争剩下了两位。总统指示人事助理郑灿龙直接与这两位面谈。根据郑助理的报告，最后定下了……
— — 文在寅

卢武铉任命的人事助理郑灿龙在人事决策中存在感几近透明，几乎就是一个“伴郎”似的“助理”。但以他的职位，他不应该是这样的存在感。此事也引起了其所在湖南地区的不满，埋下了今后矛盾的伏笔。

2003年3月27日至28日，青瓦台人事助理郑灿龙访问了光州。日程大部分都是了解湖南民心。27 日深夜的“地区新闻工作者聚会”上，大家有些激动，一位局长说道：“文在寅民政首席都做完了，你是在当伴郎
吗？”

但事实是这个“伴郎”本身就是文在寅选的。

我们决定任用郑灿龙。我说了我的想法，当选人听了很开心。就好像他提前已经猜中了是郑灿龙一样。

文在寅直到写自传的2011年都没有意识到，在组阁方面他和卢武铉的心态和他们的实际职务是颠倒的。居然是总统猜民政首席想选谁，而不是民政首席揣摩总统心里想选谁，总统还很高兴。

不知道现在的文在寅总统重温他的自传会有什么感想。显然，他的民政首席曹国不是能代替他组阁、帮他做决定的人。

当时卢武铉的青瓦台聚集了无数青年俊才，朝气蓬勃，可以说卢武铉青瓦台是韩国历届青瓦台中最年轻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在于年轻有活力，缺点则是缺乏政治经验。

青瓦台是星星的故乡。2003年2月25日正式成立的参与政府中，大部分都是运动出身，总统就职仪式就像是在看大学学生总会成立仪式，青瓦台的15个核心参谋都被有投狱经验者占据。不管是随时会见总统的青瓦台首席、秘书官，还是对各领域的政策决定行使影响力的核心参谋。有长官力量的秘书官中，很多有“大房子” 的前科，新政府秘书官阵容被戏称“星星的盛宴”。

青瓦台日常

最无法隐藏的是感情，偏爱总是藏不住的，更何况是在精英聚集的青瓦台。卢武铉对文在寅的偏爱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文在寅是卢武铉82年开始与卢武铉总统一起运营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民主化运动的同志，也是至
亲知己。

在青瓦台召开高级会议时，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场景，引得青瓦台及韩国政界侧目：

比如总统会特别细心地在意一个首席第一次参会是否会紧张尴尬。

在几天前由总统当选人卢武铉主持召开的接管委核心负责人会议上，作为民政首席秘书的文在寅律师也参加了会议。他系着一条设计突出的领带。当选者（卢武铉）玩笑道:“现在跟我很配。”因为这是在一起做律师的后辈第一次
参加会议，可能感到陌生，是为了缓解他尴尬的心情。
— — 卢武铉阵营人士

图上这条可能就是那条设计突出的领带

第一时间关心。

卢武铉总统（2003年2月25日就职）在就职后三天举行的总统首席秘书官会议之前，对从釜山归来的
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表示了关心。

时刻留意。

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会议。看到患有感冒的政务首席秘书柳寅泰坐在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位置上，卢武铉总统笑着说: “不知不觉间，民政和政务首席换了嘛。”原来在会场上，柳首席的位置与文首席相比，更接近卢总统。政策室长李廷雨表示：“最近感冒的人都不参加会议。”……“我们也要快点引进这种制度”。于是，总统对柳首席表示： “现在可以退场了”，全场大笑。

又比如一次休假归来，向全国直播的首席秘书官会议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卢武铉总统：“经过这段时间休假我回来了。我休息得很好。大家辛苦了。如果总统休假的话，一般会做新的政治构想，但我这次却一直在休息。”
民政首席文在寅：“（在会议之前）虽然没有必要脱掉衣服，但是国民看来会觉得很热。（提议脱掉上衣）” 卢武铉总统：“所以，你是让我脱衣服的意思？”（笑）
民政首席文在寅：“我觉得服装太严格了。”

再比如：

2007年8月，卢武铉总统在政务相关首席秘书官会议上再次提到了重新担任秘书室长的文在寅相关话题。

卢武铉总统说：“看电视时，里面的人们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会有生气的表情，有时会露出微妙的表情，为什么我们的秘书室室长一次都没有出现那种不好的表情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玩笑，文在寅提到了当时的青瓦台发言人千皓宣。

文在寅说道：“最近我们中间的面孔绝对是千皓宣发言人……”话尾含糊不清时，卢武铉总统说 “啊，那是当然。但是成为候选人的话，脸就好像有点…文在寅候选人怎么样？”

这时政务秘书说道：“在江南区的美容院，请40多岁的主妇投票的话，文室长是第一位的。”

对此，卢武铉总统笑道: “嗯? 是江南风格。那是当然的。”

如果有机构能每天全程播报青瓦台的会议，这样的场景会更多。

卢武铉口中“文在寅候选人”这一称呼并不简单，其全称应该是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也许，对于帝王般的总统来说，偏爱一个人到一定程度是会有一种以天下相赠的冲动，即使理智上知道文在寅不会接受。卢武铉在清醒而冷静的权衡之后也未必会违背文在寅的心意让他去竞选总统。

但冲动之所以是冲动，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意味着在那一瞬间完全抛弃了理性。

— 您对卢武铉总统有什么感想?

“真的很朴素。有一次民政首席官文在寅一起用餐，看到两个人谈话的样子，我不禁想，‘啊，真是和过去我所想的总统完全不同啊’。文首席掏出一根烟叼着，拿起放在总统面前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于是总统说‘在寅啊，给
我一支烟吧。’”
— — 知情人士

对于吸烟问题，文在寅的说法是这样的：

我很早就经常和总统在一起吸烟，后来又觉得这样不礼貌，心理有了负担。可有时总统让我吸，总统说“文首席，给我一支烟。”直接到我这里拿烟，搞得我不得不和他一起吸烟……我心里一直想着戒烟才是上策，但在青瓦
台的时候到底还是没有戒掉，别说是戒烟了，此前我一直是每天半盒，在青瓦台期间，每天一盒还不够。
— — 文在寅

当年青瓦台的其他幕僚还回忆，有时会看到卢武铉直接在文在寅（西装）胸口的口袋里拿烟的场景。无论如何，2004年文在寅辞职去旅游，在暂时远离了卢武铉之后，总算是把烟戒掉了。

卢武铉对文在寅的偏爱第一时间被政界的精英们捕捉到。

据青瓦台和执政党透露，卢武铉总统最喜欢的是文在寅首席秘书。

— 李知事和安知事、金知事、前保健福祉部长官柳时敏、总统秘书室长文在寅中，卢武铉总统从个人的角度最喜
欢的人是谁？

“是文在寅室长，所以让他担任民政首席秘书，并且让他做了秘书室长。”
— — 前江原道知事李光宰

注：安知事，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金知事，前庆尚南道知事金斗官；柳时敏，现卢武铉财团理事长。

信任

“原则与信赖”。这是卢武铉总统签名表上刻印的字。卢武铉所知最高原则主义者是文在寅，卢武铉最信任的人也是文在寅。

当然，此时的卢武铉并不知道他自己是文在寅的原则。

如果国情院长提出不想有人在场的特别要求，我就想办法安排其他人以正常理由退出，让国情院长能在短时间内向总统一人报告，这其实无异于单独报告了。但是，总统通常也会说“民政首席请留步”，大多数时候都至少保证有
一人在场。

青瓦台内部曾有人直接向总统建议让我来担任国情院长。但总统根本不听，他觉得让完全忠于总统，或对总统有感
情的人去国情院，有利用工作之便为总统谋福利的嫌疑，一点不能有这种私欲，有一点就是自取灭亡。
— — 文在寅

这是卢武铉和文在寅对彼此的认知，绝对的信任并不只是语言的描述。可以说，卢武铉在文在寅面前没有秘密。当遇上大事，派文在寅出场是他给出的最大的诚意，虽然在当时很多人并没有get到他的这一想法。

卢武铉总统在电视直播的2003年“与检察官的对话”中，突然提起了同席的民政首席文在寅。

在卢武铉政府推进的“检察机构改革”，面对检察官们提出了反对意见时，以“由这样的人去推进，难道还不相信（我的诚意）吗？”为宗旨进行反驳。

而文在寅也只忠于卢武铉。

“被称为‘卢武铉之刀’的文在寅民政首席秘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对北汇款事件的特检调查对象中，包括前总统金大中在内，如果出现错误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虽然有文在寅的陪伴，但作为总统的卢武铉是痛苦的，因为国家利益四个字往往意味着和他所坚持的原则的冲突。更别说是韩国总统。

我的灵魂和你们在一起，但作为总统，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 — 卢武铉

“但还是向伊拉克派兵了，是吧？除了这个，还有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做不符合我所说的道理的事。”陷入困境的总统平静地说出了自己所面临的苦恼。“我不认为这是对的，但这是担任总统的人不能回避的选择，所以派兵了。明明知道是错误的，却要把错误的记录留在历史上的总统的位置，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总统说，“我成为总统的那一瞬间抛弃了卢武铉个人的信念。我只有第16届大韩民国总统的信念。“

伊拉克派兵，我也反对到最后。卢武铉个人也反对派兵。但是我不得不尊重卢武铉作为总统的决断。

通过伊拉克派兵，我们赢得了六方会谈。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吗？10·04宣言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产生的。在卢武铉政权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那就是不断积累的信任。如果2005年的9·19共同声
明能够得到切实执行，那么可以更早地举行首脑会谈，但很遗憾。
— — 文在寅

虽然文在寅个人也反对伊拉克派兵，但他更想保护卢武铉。

2003年，卢武铉总统推进向伊拉克派兵时，人权委员会发表了“反对派兵”的声明。据说当时的青瓦台首席文在寅总统对金昌国委员长表示了“对总统不利”的抗议，但得到了“独立机构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答案。当时的争论是以卢武铉总统表示“人权委员会就是是为了做这种事情的地方”而告一段落。

但卢武铉以自己理念争取来的六方会谈也并非人人点赞。媒体直斥。

卢武铉将金大中掌握的北（朝鲜）美仲裁权交给了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的9月19日，文在寅来到平壤与金正恩签署发表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2005年的《9·19共同宣言》与2018年《9月平壤共同宣言》，时隔13年，两份宣言相同的签署发表日期绝不仅仅是巧合。

理想与现实割裂的这份痛苦，文在寅感同身受，他唯一能帮卢武铉的也就是陪伴，以及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现在每一个卢武铉需要的时候，解决每一个卢武铉面临的难题。在青瓦台他们两人一直相互支持。在青瓦台这样充斥着阴谋与野心家的地方，这样的互相扶持招来的是对文在寅的嫉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被喻为“总统后宫”的青瓦台更是如此。

— 听说卢武铉总统是工作狂？
“（笑）是那样的。但是却是个不欺负别人的工作狂。自己成为工作狂。”

文在寅也是工作狂。

文在寅的下班时间在4名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中最晚，经常会超过晚上11点。因此，民政首席室的职员们也没有公休日和周日。据说，由于过度疲劳，文首席最近拔掉了6颗牙齿。

文在寅一直尽量低调。

如果是卢武铉总统主持的读书会，参加会议的人全都想说一句。在总统面前说一句话本身就是能让总统看到的机会。
文在寅总统作为民政首席秘书，秘书室长，他在那种场合没有说话。读书会结束后，他单独和我说了，这是对我的
关心，他没有要在总统面前好好表现的欲望。
— — 前青瓦台秘书官

无论从哪个纬度看，已经被卢武铉视为“青瓦台”的文在寅的确没有在卢武铉面前刻意表现的动机和必要。

文在寅想低调，但是绝对的权力，特殊的地位让他无法低调。

青瓦台民政首席文在寅的每一句话都引起政界风波。

传统认知意义上的青瓦台第二人总统秘书室长文喜相不仅保不住第二人的地位，甚至直接透明。

“谁是青瓦台第二人？”

青瓦台第二人理应是总统秘书室长文喜相。但是，文室长的地位与过去政权秘书室长相比减少了很多。文室长在解决主要国政悬案过程中，声音和动向完全不明显，几乎隐身，有人担心“是不是没有保住自己的位置”。

从这一点来看，在总统秘书官之中，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也被选为第二人，文首席在新政府成立过程中，为了验证将来的人事，事实上进行了人事安排。在社会的矛盾悬案方面发挥了“解决师”的作用。

卢武铉总统执政的一年里，文在寅的活动最为活跃。对他来说，业务领域毫无意义。除了固有业务外，还起到了国
政悬案的调整者的作用。甚至让人忘记了秘书室长文喜相的存在。

王首席=秘书室长

"青瓦台秘书室长是文在寅"。

为了完成不同时期总统对于国政运营的构想，防止权力过于集中部门首席身上对政府运营造成影响，韩国总统任内会有3-4次政府或青瓦台改组，而自始自终不属于这一规定的是文在寅，甚至再三被请进青瓦台，文在寅至今仍然保持着韩国民主化以来最长民政首席的纪录。

实际上，卢武铉总统对文在寅的信任是绝对的，最近坚决实行的青瓦台组织改编中，民政首席室没有遭到“刀法”。

有人批评说，青瓦台首席执行力太大，导致部门权限减弱。也有人指出，因为文首席的亲劳动倾向，事情变得很困难。

由于卢武铉总统对于文在寅律师的信任，过去的一年非常艰难。

“就是否要修改以文在寅为中心的悬案解决系统”的指责，青瓦台方面表示“完全无关紧要。”

卢武铉总统表示，虽然“王首席”文在寅的健康存在问题，但在青瓦台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处理，而且没有能代替文
在寅的“王首席”，因此留任。

青瓦台的工作文在寅首席都做完了。

政府行政层面的第二人国务总理高建也压不住。

总理室对文在寅首席的“参与”感到有负担。
— — 青瓦台人士

花式宫斗是卢武铉青瓦台的特色。在卢武铉之前没有人，特别是青瓦台秘书出来自认说青瓦台是“总统的后宫”，之后，也……几乎没有，即使是在朴槿惠的青瓦台。但在卢武铉青瓦台，男人们的宫斗是一大独具特色的主题，釜山派、金刚派、湖南派、延世大学派、386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花式上演明争暗斗。

尽管文在寅是这一斗争的另一中心，但他却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置身其外，专心工作不受影响。

— 有人说，这是釜山派和首尔派或386集团的矛盾。 “我是在大选阵营里386出身的最高领导人，与他们在感情上比较亲近。”
— — 文在寅

这是一场毫无疑问的单方面斗争。

而文在寅始终屹立不倒俯瞰众生，无论他在不在青瓦台上班。

在2004年以前，文在寅办公的地点不是在青瓦台，而是位于光化门的政府办公楼。 2003年文在寅总统担任青瓦台民政首席官的时候，民政首席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建筑的6楼。
文在寅总统在这里的办公室上下班。
卢武铉政府初期的人事验证工作不是在青瓦台，而是在光化门办公室进行的。当时秘书办公空间不足，需要有人在青瓦台外工作，但8名首席秘书中，只有文在寅总统自愿出外工作。 [许成茂/新未来政策研究所所长]
“所有人都想在总统身边工作。但文在寅总统不想在（青瓦台）里面工作。自己要出来。”

不在青瓦台办公也能掌控青瓦台的，才是真正的总统亲信实权派，这是韩国政界又一不成文但事实上可以检验实权派的标准。

不在青瓦台办公的文在寅居然可以把民政首席当出代总统的感觉，遭遇围攻“理所应当”。

最近，青瓦台内部形成了牵制文在寅的氛围，卢武铉的亲信势力和官僚势力之间出现了微妙的权力斗争。

参与政府的100天……排名很靠前的总统秘书室室长文喜相、政策室室长李廷雨等人也不见踪影……甚至有评价称，压倒曾经备受瞩目的386参谋们，事实上文首席成为了青瓦台的实权派。

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文首席和卢武铉总统的“特殊关系”，文首席的判断就是卢武铉总统的判断，这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的信任非常深厚。因此，在矛盾的现场，文首席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卢武铉总统的判断。

卢武铉重视讨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首席秘书官会议的初期，有很多官僚出身的首席或秘书官闭口倾听总统的话。但文首席并不是如此。对任何事情都自信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与总统进行会议的时候，这个现象在官僚出身的首席或秘书官们的眼里可能会显得很奇怪。

文在寅的权力来自于卢武铉总统的绝对信任。据说，卢武铉总统在工作结束后，随时都会把他叫到官邸，讨论各种
各样的问题并下达特别指示。由于文在寅的存在，有人批评说相比国政运营系统，卢武铉更多依靠特定人，也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

“王首席”不是青瓦台的正式头衔，而是以总统的信任程度为根据，被政治圈和媒体授予的非正式职位。“王首
席”是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拥有的权力地位凌驾于本应处于最高水平的国务总理之上。

面对文在寅遭遇的攻击，卢武铉一直的选择是挡在文在寅的身前。

2003年5月28日，卢武铉总统举行关于亲属不正之风问题记者招待会，在青瓦台内部引发了争议。参谋们建议采用让民政首席文在寅通过新闻发布会形式进行解释的方案，但卢武铉总统亲自出面表示:“这是在总统就任之前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我个人的问题，最好我来解释。”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在总统在任期间负责管理亲属
关系的民政首席秘书官的管辖业务。

文在寅亦是如此。

“公证问题委托的律师是文在寅民政首席，卢武铉总统也是这家事务所的律师，这里面有伦理问题。”

文在寅表示：“公证问题找认识的律师做委托人，这不是常识吗”，“卢武铉总统去了其他法律事务所的话，我反而会感到遗憾”。文首席还反驳道：“卢武铉总统当时不是我的法务法人的律师。”

— 听说最近总统的心情好像不太好，也有人说“饭都吃不下了。”

“总统不是该受到世界批评的人。看人生历程就知道。不管世人怎么说，他都是我行我素的人。但是对来自对总统怀有好意的人们的批评，他感到十分痛心。周围的人因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甚至私生活受到破坏，感觉到了作为人的痛苦。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 据我所知，青瓦台内部有“强有力的政府”之称。

“我认同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总统。既潇洒又强有力的总统是理想的。但是不能依靠公共权力和警力。难道不应该承认总统的权威并给予支持吗？好像还有很多人至今尚未从独裁的后遗症中清醒过来。”
— — 文在寅

2003年10月，崔道术事件爆发，卢武铉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

当天上午10点半的春秋馆发表监察院长候选人的时候，接到了青瓦台本馆的电话。接到电话后发言人说： “10点45分，卢武铉总统计划举行记者招待会。”但他表示“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暗示了事先没有收
到任何预告。

“崔道术辅佐了我大约20年。调查结果早晚会让真相水落石出，但是对于他的嫌疑，我不能说完全不知情。如
果他有错误，由我来承担责任。我向国民们谢罪。同时也打算承担起责任。除了这次的问题，此前国民们一定积压
了很多对我的不满，调查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我没有任何弄权的手段，大家对我个人道德上的信赖，才是我继续执政的基础。现在道德已经亮起了红灯，因此我觉得我应该接受国民们的审判… … 我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执政也很困难。舆论环境也不好，国会环境也不好，地区民意也不好，想要克服所有这一切不利条件，需要的不是我对权力的野心，而是我在道德上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拥有的自豪感。现在出了崔道术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不再拥有那样的自豪感，难以再全力以赴地处理国家政务了……”之后，卢武铉总统微笑着打了招呼，单独退场。

文在寅首席秘书摇了摇头，在记者会结束后离开了会场。

2003年10月10日上午卢武铉总统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将咨询国民是否还信任总统”后，青瓦台陷入了冲击和混乱之中……

宣传首席室的一位秘书官表示“今天早上9点40分，在接到新任空军参谋总长李汉镐的升职及任职报告时，卢武铉总统还谈论了自己的军队生活，表现得非常平静”。“非常受冲击。”政务首席室的一位秘书官也吐露了郁闷之情，说：“我不知道卢武铉总统凭什么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

据悉，文在寅当天表示：“虽然不能透露确切的时间，但很早以前就和总统讨论了再信任投票问题。”但是除文在
寅以外，大多数参谋似乎都没有察觉到总统的决心。

实际上关于这个关乎总统去留的决定，卢武铉也只在深夜和文在寅一个人说过，青瓦台的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足见信任之深。而知道卢武铉想说什么的文在寅在知道卢武铉前往春秋馆的反映是：

必须阻止他！我马上出发，哪怕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抓住！一定要阻止总统，等我过去！

在韩国，民政首席电话叫人这样去拦总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人敢执行这个命令。后来卢武铉在出版的一本讲参与政府内部纪实的书里提到了这件事，但由于担心会给文在寅带来批评与麻烦，贴心的没有说出是哪个人说了上述“大逆不道”的话。后来，通过文在寅的自传，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是文在寅。这其实也就是文在寅和卢武铉在他们写的书中很少提到卢武铉对文在寅感情的一个原因。

在卢武铉决定开始再信任投票的当天晚上，参加了在全北全州举行的全国体育开幕式，代替提前准备的演讲稿，他做了感情激昂的即兴演说。卢武铉总统说：“虽然写了很多内容，但是（站着听这么久）选手们的腿会很疼的。我想说的是请努力战斗。还有比胜利更重要的是，请堂堂正正地战斗。”

堂堂正正，韩国体育界这么多年，其实缺的就是这份堂堂正正。

分离

他们是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方灵魂的朋友和同志。
— — 前青瓦台民政首席李浩哲

注：李浩哲，釜林事件受害者，卢武铉亲信，后成为文在寅最为著名的亲信团体“三哲”之一。

青瓦台永远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

虽然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但其所在的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之前的议会选举中惨败，没有获得国会多数席位，保守右翼的大国家党把持国会。“朝小野大”给卢武铉的执政之路制造了很多障碍。

2003年下半年，由议会多数党大国家党强势推进了对北特检调查等系列事件，卢武铉没有行使总统否决权，导致金大中被查，其最宠爱的亲信总统秘书室长朴智元入狱，加上总统选举中与金大中部分亲信团队的旧有矛盾、金大中阵营讨要总统竞选资金等问题，卢武铉阵营和金大中阵营的矛盾彻 底爆发。为了摆脱大国家党的掣肘，更好地运行国政，完成政府目标，执政党必须获得国会半数以上席位。于是执政党新千年民主党中支持卢武铉的国会议员，尝试建立新党，也就是后来的开放国民党。而2004年4月的议会选举是组建中的开放国民党面临的关乎生死的巨大考验。

为了赢得这次至关重要的议会选举，青瓦台几乎所有高级参谋都选择出征，比如秘书室长文喜相、政务首席柳寅泰等等，都放弃了青瓦台的高位，参选国会议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参谋出发，参选压力开始向“王首席”文在寅蔓延。

党内的共同认识是，如果议会选举失败就完了，为了议会选举的胜利，建议郑灿龙和文在寅参加竞选。
— — 开放国民党外部人事引进推进团团长
李康哲

虽然釜山是连卢武铉本人都失败的无法撼动的堡垒，但在当时的开放国民党看来，党内除了卢武铉就只有文在寅是可以攻下这所堡垒的人。这种看法其实也没错，因为在文在寅从政之后，他本人确实拿下了釜山。但在当时，绝不从政是文在寅的底线，也是卢武铉对文在寅的承诺。

在2004年总选之前，卢武铉对让文在寅参选的亲信说“那个人根本不可能从政。”

2004年初，开放国民党大佬廉东渊针对拒绝参加总选的总统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进行了直接批评“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我以前以为（你）是良妻，现在看来是恶妻。”

“当‘王首席’的感觉不错吗？一边装着辛苦的样子，一边……自己是天鹅，我们是乌鸦吗？拒绝参选是厚颜无
耻的行为。”

对此，文在寅首席秘书官回答是“我是贪恋职位的人吗？”“虽然和我的想法不同，但这话似乎也有道理。”

当总统打来电话说说服失败，会负责的时候，我笑了。他的意思就这样了。所以，我在记者面前指责他（文在寅）。让他参加议会选举，都是为总统着想，难道是我有野心吗？
— — 廉东渊

注：从文在寅的自传看卢武铉其实并没有直接对文在寅进行说服。

强压卢武铉派文在寅参选的人除了党内高层廉东渊、李康哲等，还有卢武铉无比敬重的政治导师金元基。

开放国民党议长郑东泳13日（2004年2月）在金元基顾问的后援会上表示:“为了让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加入开放国民党，金元基顾问找到卢武铉总统进行了说服。”公开了“秘密”。

顶着巨大压力的卢武铉仍然没有直接向文在寅提出帮助自己参加竞选，但文在寅总是能准确猜出卢武铉想法，他知道卢武铉内心还是希望自己能参选帮他。

后来，人事助理郑灿龙回忆了唯一的一次可以被理解为卢武铉向文在寅委婉表达这一希望的过程：

2004年，卢武铉总统、文在寅、郑灿龙三人在青瓦台官邸共进晚餐时，卢武铉总统婉转地希望他们参加议会选举。当时，郑灿龙说:“总统，有一个办法。既然要做，就连同总统毕生的信念——打破地域主义一起，怎么样呢？我去釜山，文在寅去光州地区参加选举，你觉得怎么样？”

“万岁，万岁!”

“我去光州一定能赢，你去釜山则一定会输。”（文在寅）

我能猜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大概想把我从青瓦台请走，因为我这个民政首席的原则主义让他们备感不便。对
此我也能理解。面对检方的调查，我没有帮他们的忙，他们有不满的情绪；对于党内的人事请求，我也没有答应，
他们也有不满。

虽然总统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很明显他也希望我出来竞选国会议员。在这一点上，即使他不说，我也能感觉得到。
我觉得我无法满足他。
— — 文在寅

注：文在寅在卢武铉政府出台不久就直指其亲信集团存在不正之风问题，卢武铉当即要求彻查，引发了长时间持续并波及无数卢武铉亲信的“亲信不正之风调查”事件。

青瓦台民政首席文在寅的“正在进行亲信不正之风调查”的发言，令民主党国家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熙正和青瓦台国政状况室室长李光宰陷入困境。文在寅表示“因为是传闻，事实上现在还在确认。但即使是传闻，总统身边的亲信也要注意言行，这是为了参与政府的道德性。”

卢武铉总统在接受文首席的报告后表示：“要周围人谨慎的意思虽然好，但一旦发现具体的嫌疑，那就要查明。”

“左熙正、右光宰”是卢武铉竞选总统时候的左膀右臂，金刚系的领袖，而初任民政首席的文在寅第一刀就挥向了这两人。对此卢武铉的选择是无条件支持文在寅。

之后，文在寅在以安熙正为代表的亲信请求帮助的时候，没有动用手中权力进行营救，引发强烈不满。因为这在以前的政府是常态，政权初期，政府完全可以和检察机关进行交易，但文在寅和卢武铉都没有这样做。此后廉东渊、安熙正先后下狱。安熙正暗示此事是文在寅为排除异己对其进行的攻击，虽然在卢武铉的压力之下向文在寅道歉，但就此与文在寅结下心结。

从这里其实也能看出，在青瓦台，有无数的人，包括卢武铉的朋友、亲信、执政党、在野党、媒体等等，运用他们卓越的头脑，前赴后继地寻找一切机会，从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角度离间卢武铉与文在寅，但很遗憾，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过。以总统的信任和感情为赌局，在每一次与文在寅的博弈中，自己总是输家，这是无解的嫉妒与意难平。

党和青瓦台内，“反文在寅”之风蔓延开来的情况，让文首席感受到了不少压迫感。

2月12日，出现在青瓦台春秋馆的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但是，当问到过去一年的感想
时，文在寅压低视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以下是采访内容：

— 辞职的契机是什么？

“因为紧张，身体疲惫，劳累过度。曾（对总统）说过要在议会选举之后休息，但时间提前了。即使勉强也想要坚持下去，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

— 总统没有建议参选吗？

“虽然没有直接的劝说，但是关于我和人事首席郑灿龙，外部希望参选的氛围很浓，我没有参加选举的意思，总统也谅解。”

— 总统的反应是什么？

“他知道我很累，所以没有挽留我，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轻松，但在困难时期离开，心情很沉重。”

— 难道是因为廉东渊的“王首席”论吗？

“最近很难承受的强大的参选压力，也是让我疲累的原因之一。”

宣布辞职的民政首席文在寅双眼通红。“在总统困难的时期离开了，心里很沉重。”

对于卢武铉为何答应文在寅辞职，韩国媒体有自己的看法：

在不能拒绝持续不断的（开放国民党）议会选举要求情况下，卢武铉选择了能够守护他的最后一个方法。并不是送
出去，而是暂时把他藏起来。

虽然决定离开，但文在寅始终放不下卢武铉。

按照两个人的约定，青瓦台民政秘书官李浩哲也一起提交了辞呈。他说：“浩哲，暂时还有一段时间。你也出去的话……”李秘书官说：“我身体也不好”。过了一会儿，“对不起”他说道，好像还是担心总统……

2004年2月28日，文在寅前往尼泊尔旅行。

文前首席在出国前对周围说：“我先跑了，议会选举结束之前，决不会回来。”

因身体疲惫劳累过度离职不参选的文在寅转头就登上了喜马拉雅。卢武铉不介意，但卢武铉阵营大佬们的愤怒进一步积累。

总统很困难的时候，我强调要听从总统的意愿，但结果怎么样？文在寅首席发表了辞职信。他表示因为健康原因
（辞职）之后就去了尼泊尔度假。总统在流血的时候，所谓的亲信在海外旅游。真是气死人了，话都说不出来，就是那样的人，一想到那时候……
— — 廉东渊

“王首席”文在寅的辞职在韩国政界、经济界引发剧烈动荡。

政治圈巨震。

仅凭他的存在就确立“中心”的文在寅民政首席退场。

韩国股市大幅震荡。

卢武铉总统的亲信，民政首席文在寅突然辞职。这世界令人眩晕。这一片混乱加大了投资者选择正确股票的难度。

对青瓦台的影响更是巨大。

2月12日，民政首席文在寅表明辞意后，青瓦台民政部门出现了急剧崩溃的迹象。

青瓦台由谁来守护呢？现在文在寅首席也离开了总统。
— — 青瓦台秘书官

对文在寅离开后的青瓦台和卢武铉，感受最直接的文在寅的搭档人事首席郑灿龙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郑首席在今年2月12月会见几位青瓦台出入记者时这样说道：

“我果然不是‘亲信’。卢武铉私下里对文在寅说‘做吧’。对我就毕恭毕敬地尊重。我和与卢武铉总统一起生活了 20年的人是不同的。想得到和他（文在寅）同等的待遇是我过分贪心了。”

新任的民政首席，也就是文在寅推荐的继任者朴正圭也很快意识到了不同。

据悉，卢武铉总统最近对民政首席秘书朴正圭和人事首席秘书郑灿龙下达指示，要求所有事项“必须经过”秘书室
室长金雨植。这与之前文在寅等人单独会面（直接向总统报告）形成鲜明对比。各首席室和秘书官室的业务报告也
要交给金秘书室长。

注：金雨植，延世大学校长，2004年初接替离开青瓦台参加国会选举的文喜相担任总统秘书室长。

卢武铉总统的青瓦台生活是在“九重宫殿”服刑。

“灵魂清澈的朋友”（文在寅）也离开了。被困在空荡荡的“九重宫阙”里的卢武铉总统，到4月议会选举为止，
即将迎来的春天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孤独的季节。

弹劾

文在寅的离开，一开始似乎让左右阵营都满意。

即将上任的第2期青瓦台秘书室有望以冷静而安静的务实管理方式运营，卢武铉总统亲信首席秘书文在寅的后继人选也不是“民律”出身，而是检察机关出身，和检察机关关系圆满和谐的朴正圭律师。

但有媒体预判到了政治圈“喜大普奔”下隐藏的最大风险。文在寅的离开会让韩国政界的决定性因素—卢武铉的情绪失控。

即使是总统的职位，无论如何保持“中立”，在孤僻的“九重宫殿”中，卢武铉总统根本没有可以敞开心扉进行对
话的人，这对总统的情绪没有好处。

没有“乙木”文在寅降温，卢武铉的情绪果然崩了。在政治圈，总统情绪失控必然会引发问题。其后果总是灾难性的。

2004年3月，卢武铉因发表支持开放国民党的言论被大国家党弹劾。弹劾主导者是朴槿惠，国会通过弹劾决议时，朴槿惠的微笑也被定格在历史之中。这是对韩国政治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弹劾，通过主导这次弹劾，朴槿惠正式执掌大国家党，开辟了未来的总统之路。

其实当时不是没有缓和妥协避免弹劾的办法，但卢武铉桀骜又强硬的个性让他选择正面迎战。

更主要的是文在寅不在。

过去，文在寅起到了作为拉住“野马”卢武铉的缰绳的作用。

文在寅是唯一有绝对的能力拦住卢武铉的人，他不在就没人拦得住。

我想，参谋们一定建议过他在姿态上要妥协，但总统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 — 文在寅

虽不在青瓦台，但文在寅总是能完美猜中当时青瓦台的情况。

在官邸见到的总统的声音非常低沉……虽然总统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平淡，但不知为何，有些地方却显得有些阴
郁。

3月，文在寅搭乘飞机从尼泊尔紧急赶回首尔救援。

主持人：没打电话吗？
文在寅：（理直气壮一点头）
主持人：听说总统被弹劾了，竟连个电话都不打吗？
文在寅：…（开始试图找补）
主持人（打断）：不是，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即使…
文在寅：（电话费）太贵。
主持人&众人：（笑疯）。
文首席：真的很贵（认真）。

因为电话费太贵，节俭的文在寅选择打飞的。

当初，文在寅离开时，核心亲信们表示：“最长要休息6个月。”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就回来了。

“只要有事，任何时候我都会回来。”这是2004年文在寅第一次辞职时对卢武铉的承诺。

“我来了。对不起……”卢武铉面临弹劾时第一时间从加德满都飞回首尔的文在寅一到首尔立即给卢武铉打了
电话，对话很短，说不下去了。

“对不起，打搅你休假了。答应让你休息，却不能守约。”

文首席回到青瓦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青瓦台保持静默，于是整个青瓦台陷入了彻底的安静，从总统到发言人，谁都不敢轻易发声。

弹劾案通过后，卢武铉总统的1周集中在休息和学习上。金元基议员说“卢武铉总统几乎没有见人，一边看书，一边专心学习。”

卢武铉为了安静几乎连外人都不见了。

文在寅的第二个重要举动是积极参与反弹劾烛光集会。

2004年3月20日晚举行的“弹劾无效”大会上，文前首席表示：“今天是第一次来，但是心里很激动，也很惭愧。87年的民主主义精神一直持续了下来。”文在寅就“是否会继续前来”的提问回答说“我很好奇，我有和参加者一样的想法，这样的氛围在辩论中可以参考。”“80年代，我们用石头表达意见……烛光则是恰恰相反的方法。”他说：“比起强悍，温柔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力量。”“这次一定要赢”。

图为2004年光化门反弹劾集会现场

这是文在寅第一次在首尔光化门点亮烛光。他带领首尔数万市民点亮的烛光汇成了最美的光海。而当夜幕降临，被幽禁在青瓦台的卢武铉总会登上青瓦台后山，静静看着远处光化门，眺望那一片光海。

学生运动出身的文在寅在营救卢武铉时是喜欢搞大场面的，比如邀请99名律师出庭为卢武铉辩护（《辩护人》名场面），又比如召集数万首尔市民在光化门为反对弹劾卢武铉助威。

我觉得有必要在舆论上占据压倒性地位，这件事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法庭辩论……“民意就是宪法”……
用烛光示威的方式表达对弹劾的反对，难道不是已经为弹劾审判指明方向了吗？
— — 文在寅

文在寅的第三个重要举动是安抚卢武铉的情绪。

弹劾期间，文在寅常常去青瓦台陪幽禁青瓦台的卢武铉喝酒登山，于是后来卢武铉也就抛弃他原来喜欢的帆船运动，转而喜欢上登山这项运动。

而青瓦台的秘书们发现，卢武铉平静了。

据悉，卢武铉总统就宪法裁判所的审判，随时听取前民政首席文在寅的情况报告。尹太瀛表示：“总统饭吃得很好，觉睡得也很好，很平静。”

而卢武铉原本阴郁的心情似乎不知不觉间也好起来了。

“我以为春天是从天上下来的，原来是从地上升起的。”
3月末，总统在某次午餐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不知从何时起，如春天、自然、生命、人类等词语经常出现在
总统的话题中。
总统欣然答应了参加植树日活动的请求。
总统以玩笑的方式打招呼。“我觉得很开心。”
这是最近看到的总统表情中最明亮的表情。也有特有的帅气笑容。
— — 前青瓦台发言人尹太瀛

也许对于卢武铉而言，文在寅只要在身边，他就是快乐的。

和他在一起经历的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快乐。
— — 卢武铉

-番外之弹劾趣闻

出庭

作为电影《辩护人》的原型，卢武铉拥有极强的法庭辩论能力，但在应对弹劾审判时，围绕着卢武铉是否出席弹劾审判却产生了争议：

“无需警卫和礼宾上的礼遇。”卢武铉前总统直接站在宪法法院审判庭的意愿非常强烈，但在前青瓦台民政首席文
在寅等亲信的劝阻下，他最终放弃了出庭意愿。

据悉，卢武铉总统在本月21日与律师团的晚餐会上表示:“我会听从各位的判断。”

文在寅律师表示:“大多数意见认为，总统出席审判是不体面的。”他提出“要顾及国家的威严”。也就是说，国
政最高负责人出席审判，在公开场合展开争论，对国家形象毫无帮助。

卢武铉总统的“火爆性格”似乎也是考虑的一点。在对上诉委员进行追问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言语失误”的话，
有利于执政党的弹劾局面就将出现问题。

律师费

和基本不管钱的卢武铉不同，虽然文在寅同样不管钱，但他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比如当卢武铉要自己支付应对弹劾审判的律师费的时候，文在寅站了出来：

“国会提出的不当弹劾审判的辩护律师的费用难道要由总统承担吗？”

文律师在3月23日的记者发布会上做了如下表示：

“（辩护人的受任费）不是隐私吗？总统说要由个人负担……我认为由个人负担是不公平的。这次弹劾审判不
是跟总统职务相关的法律问题吗？起诉者也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国会，还有可能被（宪法法院）认为弹劾不合理而驳
回，为什么总统个人要负担不当弹劾的费用？如果以后每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和这次情况一样）需要选任辩护人，不能这样一一承担费用。”

文律师以个人意见为前提主张：“由总统支付国会不当弹劾裁判的辩护律师费用是不正当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弹劾中有一位青年议员从首尔南下釜山，跪在釜山的大街上呼吁釜山市民反对弹劾卢武铉，由此与文在寅相识，这位青年议员就是文在寅的首任总统秘书室长任钟皙。与他一起跪在釜山街头的还有后来文在寅的行政自治部长金富谦。

青瓦台自由人

也有人说，卢武铉总统对他（文在寅）的依赖度太高。

随着弹劾的结束，文在寅的去留引起了各方关注，“王首席”的归来必将又一次撼动青瓦台的权力版图。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14[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노무현 대통령의 분권형 정국 운영 시스템
노무현 대통령
(장기적 국가전략과제와 주요 혁신과제 추진)
이해찬 국무총리
(일상적인 국정 운영 총괄, 국무회의 주재)
이헌재
경제부총리
(경제관련 부처 관장)
정동영
통일부장관
(NSC상임위원장 겸임, 통일외교안보 분야 총괄)
김근태
보건복지부장관
(사회 분야 총괄?)
문재인
시민사회 수석비서관
(수시 대화)

文在寅担任市民社会首席以后，所有他感兴趣的事想管的事都可以管，所有卢武铉想他管的事他也都可以管。

执政党高层负责人表示：“实际上，总统的构想是，把市民社会首席的作用发挥到国政运营的整个领域。”

卢武铉之所以创造出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职位，一方面是加强市民沟通，另一方面就是想要避免再次出现文在寅任民政首席期间，因为跨领域干涉非分管业务，导致青瓦台其他部门和政府总理室等政府部门对文在寅不满的情况，让文在寅可以在青瓦台自由自在地工作。

卢武铉的这一出发点和逻辑链第一时间被青瓦台和政界高层捕捉到。

“虽然两人是只用眼神就能理解彼此心灵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文在寅首席比任何人都了解市民社会首将要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不能拒绝。”青瓦台核心人士称。

卢武铉总统之所以再次召唤他，是因为他仍然相信他是“良妻”。

图源见logo

我又回到了青瓦台，这次我的身份是市民首席，总统非常诚恳地邀请我出任这个职位……总统说，首席这个职位就是为我准备的，让我必须担任……既然总统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不能拂袖而去。
— — 文在寅

他回来了。

青瓦台“王首席”“亲信中的亲信”“卢武铉政权釜山派教父”前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以新设的市民社会首席秘书的身份回归青瓦台。

虽然转来转去，但他似乎无法离开卢武铉总统。

强调系统的卢武铉总统是不制造第二把手的类型。现政府的秘书室长、国务总理、党代表、谁都没有第二人的感觉。在这样的政府中，唯一的“王首席”在前天复出后，他的活动半径就会受到关注。此次，代替民政首席，戴着“市民社会首席”的名牌。但对“王首席”来说，这似乎不是名副其实的“名牌”。

无论如何，卢武铉总统的选择又是“王首席”文在寅。其理由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明。在执政党内部，很多人认为，这是文首席的个人能力和总统的信赖综合作用的结果。开放国民党议员金富谦表示“绝对信任，除了这句话之外还有说明的必要吗”“文在寅是卢武铉总统即使受到‘用自己人’的责难，也要一起工作的人”。

卢武铉总统对“王首席”有多么渴望，从5月15日青瓦台人选发表过程就显而易见。最初发表的人选名单中没有文首席的名字。市民社会首席是空缺的。就“是否起用文首席”这个问题，青瓦台发言人尹太瀛含糊地表示 “还没有决定”。这暗示了围绕文首席正在进行某种工作。

2个小时后，突然宣布文首席重返青瓦台。同一天进行两次人事发表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是为了文首席而进行的人事发布。推测卢武铉总统在2个小时中，说服了不希望回归青瓦台的文首席。

图源见logo

为此，卢武铉还特意提高了市民社会首席的礼宾排位。

总统主持召开了首席秘书官会议。会上，市民社会首席文在寅、政策企划委员长李廷雨………继长官级人士，在次官级中，居最“上席”。

在政权成立时的礼宾级中，首席秘书官中，政务首席是首席秘书人选。

文在寅回来了，青瓦台的活力也就回来了。

文在寅前首席再次以“王首席”回归，青瓦台也难得恢复了活力。

而文在寅也向青瓦台展示了“王首席”的霸气。

YONHAP NEWS

市民社会首席则由李康哲接任，韩国媒体当时预测，李康哲在市民社会首席职位上不会有作为。事实也确是如此，在这一以卢武铉的信任为基础为文在寅量身定制的职位上，李康哲完全无法发挥作用，没有在政界激起一点点波澜。在文在寅这里，市民社会首席是青瓦台自由人，在李康哲这里，市民社会首席是青瓦台边缘人，哪怕他按照之前卢武铉调整的礼宾排位在会议时坐在次官的首位。

这一事实再一次坚定了青瓦台从秘书室长到首席们的宫斗意志。

据悉，卢武铉总统对防止腐败委员会事务处长金成浩、律师宋哲浩等外部人物进行了苦思，最后得出了"没有比文
在寅优秀的人物"的结论。因此，文在寅今后除了民政首席室的固有业务外，还将深入介入各种悬案，实际上将全
面负责秘书室工作。

湖南派系大佬卢武铉第一任总统秘书室长文喜相在文在寅的光芒下毫无存在感。延世大学系首脑卢武铉第二任总统秘书室长金雨植面对文在寅同样完败。

一位重要议员对秘书室长金雨植说：“从现在青瓦台的形式来看，除了民政首席文在寅，谁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秘书室长金雨植未能成为主要会议的核心。”

新的一波宫斗

以总统秘书室长金雨植为中心的“延世大学派”和民政首席文在寅的“釜山派”，分裂的青瓦台内部力学构图。

结果是

卢武铉总统任命宣传首席李炳浣接替秘书室长金雨植。

文在寅的地位不会改变。在发挥秘书室精神支柱的同时，将处理国情院改革和司法改革、检警调查权调整等悬案。

2005年韩国政界媒体界在对卢武铉总统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上不约而同选择了文在寅，达成共识。

据调查，对卢武铉总统的影响力最大的是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其后依次为李海瓒总理、开放国民党议员文喜相。这是对106名记者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

在106名受访者中，占据93.4%的99人指出是文在寅首席。

这又是韩国历史上一骑绝尘，前无古人后几无来者的成绩。

图源见logo

从新职位市民社会首席回归民政首席的文在寅发现他不似乎太喜欢民政首席这个名称。

按照卢武铉总统的要求，青瓦台的首席们都在青瓦台网站开设了个人专栏。民政首席文在寅开设的栏目名叫“虎视牛行”。上传了简历、问候语、10问10答的答案和“最近的想法”等等内容。他介绍了自己作为民政首席秘书官的业务。“王首席”表示：“不仅是民政首席秘书，司正、公职纪纲等秘书官室的名称都象征着权威主义。” “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好名字。”在这样的观点下，卢武铉总统也指示要更换民政首席室的名称。

选择“虎视牛行”的意思是“像老虎一样冷静地判断，像牛一样慎重行动直视现实，纠正错误的态度。”

虎视牛行，我认为改革就是要虎视牛行。
— — 卢武铉

如此冷僻的词语，卢武铉和文在寅再一次神同步。

而延用几十年的民政首席名称，文在寅不喜欢就想换，卢武铉也就指示要换，两个人都很“任性”啊……可能最终文在寅也没有找到他喜欢的新名字，于是民政首席的名称也就沿用至今了。

提到青瓦台网站，就顺带介绍一下卢武铉的IT情结，文在寅曾说卢武铉多才多艺，其实并非虚言，除了唱歌、弹吉他等爱好以外，他还有一个神奇的爱好，编程，即使身为总统也无法扑灭他对成为一个IT男的热情。有一种说法，卢武铉能在2002年赢得大选，个人魅力是一方面，在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完全被保守势力控制的情况下，网络和计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卢武铉在之前曾经手撕《朝鲜日报》开创韩国政治先河，金大中对此大加赞赏，但也埋下了后来悲剧的伏笔

在2002年，在《星际争霸》流行的那个年代，卢武铉就表示接受职业玩家这一职业。“游戏正在成为一种产业，如果有天赋的话，我愿意积极帮助。”

他还喜欢自己开发各类软件系统：

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卢前总统一起在法律事务所工作，卢前总统亲自开发了顾客管理，诉讼记录整理等
划时代的程序。

卢武铉在都廉大厦时期已经形成了“IT意识”，卢武铉在办公室设立电子事业部，负责阵营管理。亲自开发了程序“我们”。卢当选人说“买书后熬夜研究，我亲自编写了程序。”

卢武铉任总统后亲自开发了青瓦台内部的电子政务管理系统“e知园”，并因此获得专利。但这一令他骄傲的先进管理系统在卸任后为他带来的是一场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大选的时候卢武铉还意外地与一位计算机专家结缘，由于对IT的热爱，卢武铉对其非常欣赏，邀请其担任自己就任时的国民代表并多次带其出访，这位计算机专家就是安哲秀，也就是后来文在寅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后来在与韩国IT界Top安哲秀竞争选票的时候，文在寅的底气之一就是卢武铉在IT领域的能力和影响力。

卢武铉总统还亲自编写了软件。（我党）是具有这种（IT领域）传统和经验的政党。
— — 文在寅

而安哲秀和文在寅也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下围棋。安哲秀和文在寅都是韩国政界的围棋高手，而文在寅更胜一筹，他拥有业余4段的围棋实力。虽然卢武铉的青瓦台拥有众多围棋高手，但文在寅在青瓦台期间一次也没有碰过围棋。

围棋高手都有一个特点，智商极高，习惯走一步看三步，能忍善谋，于静中谋杀招，看似闲棋冷子，却环环相扣，在需要的时候一招封喉。这一特点在文在寅之后的从政之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在卢武铉青瓦台，正如文在寅没有碰过围棋一样，他完全没有花费精力去谋算，因为在卢武铉的翼蔽之下他完全不需要去和其他亲信 “争宠”，加之他本就不喜弄权，大概也正乐得不必花心力勾心斗角。

言归正传，民政首席的职位由文在寅担任，对于同样空缺的人事首席的职位，卢武铉和文在寅的选择是金完基。

图源见logo

当天上午在任命状授予仪式结束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当民政首席文在寅表示“媒体对人事首席秘书（金完基）的评价非常好”时，卢武铉总统回答说：“因为有之前在公职社会打好的基础，所以只要无私心地做就可以。”

2005年底、2006年初，文在寅因为健康问题考虑第二次辞职。

据说，文在寅之所以开始考虑去留问题，是因为健康。据悉，由于非法窃听调查（金大中）等悬案接连不断，工作越来越多，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高血压，眼压升高等异常。医生诊断说“需要休息和安定”。对此，金发言人表示:“(文在寅)最近眼睛不好，身体状况也不好。”

卢武铉非常不舍，但又不忍挽留。

但也有观测称，将身心疲惫的文在寅留住，对卢武铉总统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卢武铉总统说：“因为我，困住了很多人”，“应该首先让人活下去不是吗？”

经过长时间的纠结，最终文在寅于2006年5月第二次辞职。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对韩国新闻界政治评论界有比较重要影响的趣事，2006年1月21日，包括秘书室长李炳浣等参谋在内的卢武铉一行前往市内电影院乐天影院观看了电影《王的男人》。这是他就任后第一次访问普通剧场，直接拉动了《王的男人》的票房，也拉开了韩国总统公开看电影的序幕。

卢武铉总统在观看电影后，对参谋们说:“非常优秀的想象力。”

卢武铉总统生前说:“看了《王的男人》后，受到了感动”。在描述“边缘人”的电影中，卢武铉总统和文在寅总
统似乎感受到了很多情感交流。

之所以提到这部电影是因为卢武铉观看该电影以后，韩国政治评论界一直在思考：卢武铉作为总统，韩国现实社会中的“王”，第一次公开看电影为什么要去看这部 “边缘”电影？他们写了很多分析文章，并开展了谁是现实生活中“王的男人”的大讨论。虽然没有得出答案，但自此之后，“王首席”的称呼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王的男人”“总统的男人”以及“卢武铉的男人”等时髦用法，其变体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卢武铉并没有带文在寅一起去观看这部电影，但很遗憾，通过此后韩国媒体界无数的新闻社论，文在寅拥有了以上所有“时髦”称号。

当然文在寅的外号远不止于此，参与政府时期，文在寅还同时拥有“卢武铉之刀”，“卢武铉之盾”等等外号，而众多绰号中文在寅个人最喜欢的是“卢武铉的影子”。

原罪

不仅是私人场合，在正式场合卢武铉总统提到文在寅前室长也是“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吐露心境的人”。据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表示，“一生知己”这句话也经常出现。

虽然受到了卢武铉总统的宠爱，但文前室长避免自己显得突出。

卢武铉给文在寅挑选的位置总是最好的，这是卢武铉青瓦台时代的一个铁律，比如2006年3月，他曾试图任命文在寅担任实权国务总理：

“文在寅总理”?

这是韩国总统卢武铉17日（2006年3月）在青瓦台与朝野院内代表举行的晚宴上谈及继任国务总理人选（注：代替因3.1节打高尔夫球下野的李海瓒）时的内容。

据悉，开放国民党议长郑东泳14日与卢武铉举行单独会晤时，提名党内出身人士为总理候选人，但卢武铉对此
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

目前符合卢武铉提出的标准的人物中，总统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排在“0顺位”。因为文在寅既是非常了解卢武
铉总统心思的亲信，也不会受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

还有传闻说，文在寅虽然已经接到了总理提案，但正在继续推辞。

对于文在寅，开放国民党内部的反感反而比在野党更加严重。

有理由相信，如果当时文在寅愿意担任国务总理，他无疑将是比李海瓒更有实权的又一个创造韩国历史的实权总理。但不管如何，文在寅最终没有接受国务总理的职位，选择离开青瓦台。

和朴正圭一样，文在寅第二次辞去民政首席后，民政首席的接任者也是文在寅决定的。

上司是彻头彻尾且细心的原则主义者,时任民政首席秘书的文在寅，全海澈以“要一起死”的方式分担了超出想象
的民政工作，因为过重的业务，担心这样下去会死掉，为了生存，他虎视眈眈地寻找逃离青瓦台的借口，但民政首席文在寅却先一步主动逃离青瓦台。“我得休息一下,由全秘书长来负责。”

之后，卢武铉任命全海澈为民政首席，这也是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民政首席。全海澈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三哲”之一。但，同为卢武铉的心腹，这位民政首席却是以几乎消失于人前的“透明感”闻名。

去年（2006年）5月，文在寅离开了总统身边。他甚至打理了首尔的房子，打算去釜山做律师，但是总统却
并没有放过他。

这一次，卢武铉给文在寅选中的位置是法务部长。地方选举大胜的在野党大国家党当然要表达一下反对意见。

“卢武铉的男人到此为止”......“文在寅绝对不行”

但令人意外的是，比大国家党的反对更激烈的是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对文在寅的存在无比敏感的开放国民党在得知卢武铉的意向之后，第一时间公开反对，党青之争就此拉开。

开放国民党从政府组阁阶段积累的对文在寅的不满在文在寅为支持卢武铉发表的“釜山政权”言论之后达到顶峰。众所周知，卢武铉标志性的执政理念就是打破地域主义，基于“文在寅的判断就是卢武铉的判断”的完美逻辑，文在寅在“釜山政权”上的失言，迅速被普遍支持保守阵营的媒体扩散。直接动摇了卢武铉的执政根基。开放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败，怨恨进一步累积。

更让开放国民党愤怒的是卢武铉对此毫不介意。开放国民党认为党内并不缺乏精英，法务部长的高位如此诱人，为什么一定要是刚刚犯下“大错”的文在寅？作为卢武铉的政党、最重要的支持势力，当文在寅的行为损害开放国民党利益的时候，卢武铉不仅没有选择惩戒，反而试图提拔（注：从级别来讲，政府的法务部长是长官级，青瓦台首席是次官级）。开放国民党出离愤怒了，深切体会到当初党内大佬廉东渊的心情。

此时，曾经手撕文在寅的廉东渊已在不知不觉间退出了卢武铉核心决策圈，被卢武铉冷待多时。

报道称，此前，开放国民党议长金槿泰就卢武铉总统准备将前青瓦台民政首席文在寅任命为法务部长官的预测说： “希望这不是真的。”明确表明了反对立场。当天，院内代表金汉吉也就相关提问明确表示反对说：“据我所知，党推荐了其他人。”

开放国民党并不相信卢武铉会为了文在寅的法务部长任命与党决裂，一个人与一个党，政治得失一目了然，且以釜山政权要求文在寅负责，开放国民党认为自身要求并非不合理，所以并不打算退让。

但是他们选错了目标。

算得清的是政治得失的利弊，算不清的是感情，卢武铉对文在寅的执着超乎想象。

卢武铉的应对是三条线，一是迅速放弃之前党同样提出反对意见的副总理金秉准，试图与党就文在寅的任职问题进行交易；二是赞美文在寅的人品能力并帮文在寅就 “釜山政权”进行解释；三是强调人事权是总统的固有权限，毫不退让。

注：金秉准，卢武铉政权排15位的心腹，后与文在寅决裂，2017年担任自由韩国党紧急对策委员长。

强调总统人事权的卢武铉，在无论是之前的李海瓒还是现在金秉准的人事案中，都可以果断放弃表现出听取党的意见，积极“纳谏”的良好态度，但在文在寅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和与自己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工作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 — 卢武铉

开放国民党接受了卢武铉给出的金秉准辞职的选择，但对文在寅的法务部长问题仍然穷追不舍。实际上，从开放国民党的反映来看卢武铉帮助文在寅解释的行为实际是火上浇油。

卢武铉认为强调文在寅人品出众、能力突出，党就不会反对，但他没有掌握问题的症结，“釜山政权”只是导火索，在开放国民党看来，文在寅最大的原罪其实就是作为总统的卢武铉的喜爱，以及随之而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青瓦台内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自由“任性”的权力（比如把金大中气到住院，卢武铉亲自出来解释的非法窃听调查事件等）以及未来被卢武铉力推担任总统的可能。

开放国民党担心过于偏爱文在寅的卢武铉会让文在寅成为下届韩国总统。文在寅对开放国民党没有“贡献”，对党也没有“感情”。还因为文在寅的原则主义，让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并不会第一时间考虑党的利益，也不愿意加入党接受管束，这对需要为党的利益找代言人的开放国民党来说，他不是个好选择。更何况，开放国民党有自己的“太子”，还有对总统之位同样感兴趣的的金槿泰。

但是，执政党为何比在野党更积极出面? 一位曾在现政府担任部长的议员说：“因为私心。” 那"私心”是什么
呢？

隐藏着“要从根本上封锁文在寅前首席秘书进入总统候选人名单的可能性”的意图。

熟悉（卢武铉文在寅）两者情况的人说:“在把李炳浣晋升为秘书官、宣传首席、秘书室室长的同时，让文在寅还担任首席秘书（民政）一职是有原因的。”

卢武铉认为“秘书室室长和国情院院长应该和总统共命运”，因此，为了文在寅的未来，让他回避了这一职责。两人的关系特殊到那种程度。因此，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是不是又要培养一位岭南出身的执政党大选候选人”的疑问。

卢武铉的第一任总统秘书室长文喜相是透明的，第二任总统秘书室长金雨植是边缘的，第三任秘书室长李炳浣被怀疑是铺路挡枪的。卢武铉也是够绝的一个总统。

卢武铉对文在寅近乎偏执般的偏爱让开放国民党确信，只要文在寅想当总统，卢武铉绝对是支持的。而作为韩国历史上选举届毫无疑问的TOP，卢武铉是绝对有把文在寅送上韩国总统的能力，这一点，韩国左右阵营都毫不怀疑。文在寅从来不是卢武铉的“太子”，但在卢武铉偏执般的偏爱下，文在寅拥有随时干掉“太子” 自己登基的机会和能力，这样的文在寅一直让青瓦台部分幕僚、执政党和在野党高度警惕。

开放国民党绝不允许文在寅成为总统，必须掐断所有可能。

开放国民党不明白的是当时文在寅成为总统候选人最大的障碍是文在寅个人的意愿。而文在寅是不愿意的。

但信仰权力的汝埃岛不相信有不愿意当总统的人。

其实当时卢武铉之所以想要任命文在寅当法务部长，除了想留他在首尔之外，也是为了他和文在寅共同筹划且一直力推无果的检察系统改革。检察机构的“政治独立，政治不中立”最终也成为了将卢武铉推向死亡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但在当时，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文在寅个人的身上。

被称为卢武铉总统“政治伴侣”的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文在寅正处于总统“任人唯亲”争议的中心。

争斗持续升级，参与对战的人员从青瓦台发言人，迅速上升到卢武铉的第三任总统秘书室长李炳浣，李光宰、白元宇等卢武铉心腹亲信也全面加入，与党发生直接冲突。随着事态不断升级，因为应对朝鲜导弹试验身心俱疲的卢武铉决定亲自出马。

“卢武铉总统对执政党介入人事问题感到非常不满。总统正在考虑借此机会清算党青关系。”近日与卢武铉总统见面的该有关人士说：“继金秉准问题后，如果执政党还妨碍法务长官人事（文在寅），即使对国政运营产生不利影

响，总统也可能与执政党分道扬镳……对文在寅的民政首席任命（2005年）执政党曾从任命前就开始提出反对，但卢武铉总统强行实施了人事。”

为了文在寅的法务部长，卢武铉以退党相胁。

不仅如此，卢武铉在青瓦台和执政党高层进行了直接对话。

“虽然正在休假，但是没有好好休息。”

“因为我是20%（支持率）的总统，所以无视吗？”

据悉，卢武铉总统逐一吐露了对执政党领导层和议员们的遗憾之情，在提到执政党对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的反对意见时，他做出了上述发言。据出席者们透露，卢武铉总统还笑着说：“我也有今天。”

卢武铉表示：“过去我支持率更低的时候也没有改变，不能因支持率低就动摇，即使脚踩大地，也要挺胸抬头面向
天空和理想。”

“人事权是留给总统唯一的权力。 ”

党青关系如果破裂，对党对卢武铉都是灾难性的。看着卢武铉为了自己和执政党发生激烈冲突，文在寅也不再沉默，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的关键一直是卢武铉，而文在寅总是知道如何让卢武铉放弃：

曾是候选人的前青瓦台民政首席文在寅在政治圈里引发争议后，本人主动向青瓦台表明了“不想给总统的国政运营
带来负担”的意思。

开放国民党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表示：“虽然听说文前首席正在考虑，但自从被媒体持续报道成为有力候选人，他不得不变得紧张。”

特别是文前首席在这一过程中向宋基寅神父表示：“还不如去国外。”结果，卢武铉总统也不能不尊重文前首席为
自己着想的意思。

最终，卢武铉被迫放弃任命文在寅为法务部长的计划。在记者发布会上，青瓦台人事首席朴南春着重强调了文在寅本人主动拒绝的意愿。

自古以来，无论是对帝王还是总统，“纳谏”从来都是美德。在韩国政界，卢武铉一直以政治判断精准、眼光超前、直觉敏锐著称，然而在这场党青对战的最后，他没有选择利用这一机会树立自己善于“纳谏”的良好形象，缓和党青关系，反而是选择了帮文在寅树立“胸怀大义、顾全大局”的崇高形象。

党和文在寅，卢武铉选文在寅。

文在寅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 — 前开放国民党议长金槿泰

虽然当时文在寅的放弃并不是为了开放国民党，更多的是为了卢武铉。但卢武铉通过这一系列操作，让开放国民党特别是议长金槿泰欠下文在寅一个巨大的人情，在卢武铉去世之后，文在寅从政面临困难的时候，金槿泰在严寒的冬日拖着重病之躯主动上街帮助文在寅，并因此导致病情迅速恶化，在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托付给文在寅之后病故，当然，这是后面的故事。

不得不说，作为一国总统，在法务部长风波中卢武铉的表现实在是有点“糟糕”，但是作为文在寅的朋友，卢武铉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这一事件还有一个小后续，2011年李明博试图任命自己亲信—民政首席权在珍为法务部长时，从未支持过李明博的文在寅，破天荒地没有与持批判立场的自己支持势力站在一起，反而以民政首席可以担任法务部长为中心发表了看法。

而在2019年，文在寅又在反对声浪中支持另一位民政首席担任法务部长。

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民政首席担任法务部长成了文在寅的一个“心魔”。

那么，尘封历史中的当事人当时真正的心情又究竟是什么呢？

回到2006年，文在寅的主动退出，暂时缓和了党青关系，但因为卢武铉把功劳都归于文在寅，完全没有利用这一机会修复本人与开放国民党的关系，导致党青关系依旧在低谷徘徊。

在此次斗争中，卢武铉总统因文前首席秘书长未能被定为法务部长官而受到了严重伤害。自尊心强，善于逆向思维
的卢武铉总统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化解这种伤痛，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7年2月28日，卢武铉退出自己组建的开放国民党。

权倾天下

就像“灵魂伴侣(soulmate)”一样，他把文理事长视为一生的朋友和政治伴侣。

美国电视剧《The West Wing》里总统说“你有朋友吗？”“比你聪明吗？”“可以赌上人生地信任他吗？”“是的”，他说道“他就是你的秘书室长。”

在韩国历史上，如果有这样的秘书室长，那就是民主党议员文在寅。

《The West Wing》是卢武铉和文在寅都很喜欢的电视剧。

图为文在寅在总统秘书室长任职仪式前整理领带

文在寅：“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苦恼. ”
朋友：“什么事？”
文在寅：“总统叫我重回青瓦台，让我做事，但是我还没有回答。”
朋友：“做什么呢？”
文在寅：“他让我担任秘书室长。”
朋友：“不，总统认为在参与政府任期末可以信任和托付国政的人是你，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为什么要犹豫呢？”
文在寅：“不是因为秘书室长一职有问题，而是因为秘书室长兼任政务首席秘书官。” 朋友：“啊……所以才说很难担任秘书室长一职吗？” 文在寅：“嗯……‘我不能担任秘书室长兼政务首席秘书官的角色。’我这样说。” 朋友：“是吗？那总统怎么说？”
文在寅：“他说‘那政务首席秘书角色都交给我，你除了政务作用以外，只负责秘书室长的本职工作。’” 朋友：“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文在寅：“我怎么能让总统做那样的事呢？”

卢武铉为了让文在寅担任他的秘书室长也是拼了。

在韩国，由于总统只有一任，任期末的秘书室长总是由总统最亲信的人担任，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判断谁是总统最亲信的又一个重要标志，而卢武铉任期末的秘书室长是文在寅。

2007年3月9日，在卢武铉退党一周之后，文在寅正式就任参与政府秘书室长。

韩国政界特别是左翼阵营期待文在寅——这一党青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担任秘书室长之后能缓和党青矛盾。

但文在寅对此毫无兴趣，卢武铉自然随他，于是，党青错过了最后的和解契机。

图源见logo

文在寅前室长是在总统面前安静地说 “no”，直言不讳的人。如果充满改革意志的总统过分加快速度，那他就
让他减速。

我一般会使用冷静而坦率的用语，卢武铉总统总会拿着朱笔把我写的草稿改成充满激情的表达。相反，如果表现总
统表达过于激烈的话，我就会设法平静下来。这相当于是互补的关系。文在寅代表的表现与我非常相似。我无法填
补文代表的不足之处。
— — 前青瓦台演讲企划秘书官尹太瀛

卢武铉去世之后，青瓦台演讲企划秘书官尹太瀛这样描述他在卢武铉身边发挥的作用以及为何无法帮助文在寅。

尹太瀛自参与政府成立，在4年1个月内没有离开卢武铉，像影子般地辅佐总统，受到了卢武铉总统的信任，承担了整理参与政府“实录”的“史官”的任务。

而一直不同意其辞职的卢武铉，在文在寅担任总统秘书室长之后，应允了这位文风极似文在寅的秘书官的辞职要求。

不知道尹太瀛后来发现自己原来和文在寅文风一致时的是何种心情。知道的是他在2017年选择帮助文在寅党内的竞争对手安熙正。

“卢武铉总统和老朋友们故意中断接触”“文在寅任秘书室长时也一样。担心受到私人的请求。”“（青瓦台总统官邸）有一个与总统秘书室室长公馆相通的地方，但到了那里也可以喝酒，而且有一台奇怪的KTV设备。”
— — 前青瓦台秘书室长文喜相

我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了国立剧团艺术导演。
国立剧团艺术导演不是以什么委托或政治决定的职位。就是一个话剧导演。
当时，卢武铉总统也来观看我执导的话剧。
但是总统秘书室室长没有来。我朋友没来看话剧。
总统都来了，我很难过。

至于卢武铉为何要去看文在寅高中同学导演的话剧，也是一个谜。

特别是秘书室长的公馆位于青瓦台总统官邸的旁边，通过单独的门相连，实际上，说是24小时与卢武铉总统在
一起，也不为过。

韩国曾经进行过一次调查，在历届总统秘书室长中，韩国民众最喜欢的秘书室长是文在寅。

图源见logo

通过与卢武铉的会面，我认识了文在寅。虽然卢武铉自称是文在寅的“朋友”，但文在寅却婉言谢绝了卢武铉总统的称赞，恭敬地像上级那样对待他。两人看上去非常完美，像最般配的“梦幻组合”。

两人虽然共享哲学和原则，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风格却非常鲜明。以积极的意义来看，卢武铉好像是个坏男人，文
在寅则像是善良的教会哥哥。
— — 前卢武铉政府人士

사람사는세상

图源见logo

秘书室室长文在寅，是个非常清澈的人，我在他周围聊了1个小时左右，看起来非常干净，而且非常迷人，非常让人有好感。
— — 韩国媒体记者

总统的行动总是有很多记者跟随。而镜头总能捕捉到总统背后或是浅笑或是面无表情的文在寅。他害羞地笑。有时候大笑，但大多时候是害羞地笑。他事先就掌握了总统的意思，对无法回答的提问像是在说“不是那样，不是
的。”
最重要的是，他笑得非常美。就连看的人也会开心地笑……
— — 文在寅粉丝后援会长

在韩国青瓦台那样充满矛盾与欲望、阴谋与野心的地方，身为大权独揽的秘书室长文在寅却给民众留下了温柔清澈的印象，而在找寻资料时发现不少人描述对文在寅的第一印象也是“像鹿一样善良的眼睛”、“清澈的大眼睛”。政治自来与清澈绝缘，更别说韩国政治，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人除了文在寅本身，还有卢武铉。

□□□ logo

卢武铉总是可以创造奇迹。他给予文在寅两样非常宝贵的东西：一是可以为所欲为“任性”的权力（卢武铉比任何人都相信文在寅不会滥用职权，但他给文在寅的权力是绝对的）；二是遭遇危机时挺身而出的保护，于是，韩国民众有幸见到了这样一位清澈的秘书室长：

因为是总统秘书室长，所以没有做开车或者迎接客人的事情。
— — 文在寅

文在寅室长不仅负责朝韩首脑会谈的准备，还在之后实际掌管了安保相关的一系列后续会议。
— — 前卢武铉政府外交部长宋旻淳

实际上，在当时如果文在寅不同意，即使是外交部长也见不到总统卢武铉。

据前部长柳时敏介绍，当时，文在寅不是常见的总统秘书室室长，所有国务委员向总统报告，要求总统做出判断、
决定、支援之前，要首先与文在寅进行商议并做出决定，即，他起到了担任国政运营轴心的秘书室室长的作用。

作为参与政府的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处理了95%的国政。只有5%左右的重要事务向卢武铉前总统报
告。
— — 现青瓦台总统秘书室长卢英敏

卢英敏这句话更进一步的意思是哪些事是属于5%需要向卢武铉报告的重要事务，也是文在寅定。

金东哲（国民之党非常对策委员长）：秘书只能说是总统的指示，总统的意思，不能由本人独自决定。如果想要独自决定，就要离开那个岗位。在这个层面上，95%的工作是秘书做的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申律（主持人）：95%的话，不是卢武铉政权，而是文在寅政权 (笑)……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直到2017年）对95%的国政这一过于惊世骇俗的事实仍无知无觉的文室长保守这个小秘密吧。

图源见logo

文在寅拥有的可以在青瓦台“任性”的权力让韩国的保守媒体近乎抓狂：

如果认为自己是“王的男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希望文室长不要忘记作为总统秘书室长的本分。

□□□ logo

作为任期末的总统秘书室长，文在寅有时也会遭遇危机，当文在寅被舆论批评，卢武铉总会挺身而出，弃车保帅从来不是卢武铉的选项。比如卞良均事件，总有人要为事件负责，当舆论矛头渐渐指向青瓦台总统秘书室长（注：文在寅是卞良均的直接上级），卢武铉就又一次出来主动罪己背锅。

卢武铉总统从青瓦台传出来的话是“是我相信了卞室长，我听信了卞良均的话。”

除卞良均以外，还有很多传闻称掌握实权的人物牵连到申氏庇护事件。

因此，不少人认为，青瓦台此举是为了防止受理青瓦台秘书室室长的辞呈。

韩国政坛留下了无数秘书室长给总统背锅的记录，而卢武铉开创了总统第一时间直接主动为秘书室长“抗锅”的先例。韩国政界又一次开了眼界。

祸隐

对任期末的韩国总统来说，关乎生死的大事就是继承人，金大中之所以得以善终，与其继承人是卢武铉有很大的关系。卢武铉没有这一“烦恼”，因为他与当时所有大选有力竞争者关系都不好。但其实卢武铉和文在寅当初也是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他们选中的人是前国务总理韩明淑：

“如果我是前锋，（那么下届总统）应该是果断且外柔内刚型的……”
— — 卢武铉

文在寅是典型的外柔内刚型人。

虽然卢武铉关于下届总统的性格特征等描述和文在寅完全契合，潜意识里想的是不是文在寅无从得知，但在当时卢武铉实际上并没有选择文在寅。

2007年5月，在青瓦台官邸，卢武铉和当时的秘书室长文在寅、前保健福利部长官柳时敏围绕下届大选候选人展开了“讨论”。

问题在于“是李海瓒还是韩明淑？”两位前任总理都倾向于参加党内竞选。

文室长说：“支持者们大概不会站在李海瓒总理那边吧”，柳部长斩钉截铁地说：“应该支持李海瓒总理”。

但卢武铉小心翼翼地举起了韩前总理的手，“我认为韩总理更有吸引力......每周例会时我都会看到她，她可不
简单。”

卢武铉没有放弃培养一位女性总统的想法。当韩明淑表示自己没有政治势力的时候，卢武铉果断提出支持，表示愿意提供自己全部参谋团队“我的参谋中只要有你需要的人，就请他们做吧。如果下定了决心，请告诉我。”

遗憾的是，韩明淑最终缺乏这一勇气，拒绝了这一提议，不然我们或许能更早一点看到一位韩国女性总统。

到此时，卢武铉彻底成为大选的局外人。无论是进步阵营郑东泳上台或是保守阵营李明博上台，对于当时的卢武铉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能郑东泳上台对进步阵营稍微好一点，但对与郑东泳决裂的卢武铉本人来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卢武铉最终的选择是两不相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明博为了赢得选举，造谣青瓦台勾结情报机构陷害他，总统秘书室长文在寅在愤怒之下，起诉了李明博，这是文在寅与李明博孽缘的开始。

而作为文在寅最坚强的后盾，卢武铉从不让文在寅独自战斗，卢武铉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攻击李明博，并对当时的所有大选候选人展开群攻：

我认为你们的胜利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有原则的胜利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告诉大家，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的斗争，我没有什么兴趣。

一次针对当时所有总统候选人的非常完美有力的群体性攻击。

随后，文在寅也再接再厉。

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说:“如果查明李明博候选人是‘DAS’的实际所有人，他就应该辞去总统候选人。”

文在寅在国会运营委员会国政监查中，表示李候选人是胞兄李相得和李明博内弟金才正名下的“DAS”实际所
有人，如果确认了这一事实，会主张候选人当选无效。

DAS是李明博最大的软肋，2018年导致李明博入狱的就是“DAS”，可在当时，虽然文在寅注意到了李明博在相关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但由于缺乏动机，且不想利用检察机关和国情院两把刀，最终文在寅没有对李明博下狠手，对朴槿惠也是如此。

到2016年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韩国媒体开始为卢武铉当初的心慈手软而痛心疾首：

停止深挖育英财团的幕后实体，并放弃考虑上缴国库的事情也是如此。曾表示“因为是政敌，所以不能表现出法律
处罚的姿态”的卢武铉非常洒脱。我承认故人的自傲，但是，腐败的媒体公司和存在本身就是恶果的财团，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铲除的对象。

育英财团的前身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金志泰的釜日奖学金。朴正熙家族没有把釜日奖学金收归国有，而是私吞，
分为正修奖学金和育英财团。育英财团正是崔太敏一家成长的温床。如果卢武铉不顾个人颜面，尽到了为公益
代言的义务，怎么会有国格被扒光的惨剧呢？

育英财团的掌权人就是崔顺实的父亲崔太敏，而在当年，卢武铉同样没有对其痛下杀手。

“天真”的文在寅在青瓦台坚守着他的原则，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一直掌握着国情院、检察院、国税厅、警察厅等四大权府核心要害部门以及“第五大权府”——青瓦台的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去搜集李明博和朴槿惠的“罪证”，用于打击政敌或者留着之后与其做交易，哪怕这对当时的他易如反掌，他其实也已经找到了可以绝杀两人的刀。政治上无比天真的文在寅困于原则，而文在寅的原则就是卢武铉的原则。在青瓦台的文在寅被卢武铉保护得太好，无论他做什么，卢武铉总是无条件的保护，使他保留了这一份清澈与政治上的天真。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他天真的代价最终是卢武铉的命。

卢武铉对大选的袖手旁观令其支持者也对大选作壁上观，2007年的总统选举，韩国有800万人没有参加总统投票，其中绝大多数是卢武铉的支持者。 2007年，支持率基本跌至谷底的卢武铉仍然有超过16%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群体在卢武铉去世之后，成为了文在寅最为坚固的支持层，确保了从政后的文在寅在任何时候面对何种艰难局面都是韩国政界的一方诸侯。

卸任前的卢武铉还努力为李明博改造青瓦台环境。

对落后的青瓦台步道进行维修的卢武铉总统解释了改造的理由，“初来乍到的下届总统在面对需要花很多钱搞的工程时只能犹豫不决。因此，应该由离开的人把需要修改的地方，需要花费的事情都做了。”

“原计划为下届总统重新订购总统专用飞机，但由于国会驳回相关法案，所以未能订购。”没有（为下任总统）预定总统专用飞机就离开，我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点善意并没有收获回报。

禁止歧视法

卢武铉是韩国执政理念最为先锋的总统，曾说出过“反美又如何？”这样震惊韩国的话，他力主收回战时指挥权，反美反日亲华。在他执政时期，韩国第一次试图摆脱美国的强大控制。但他的先锋不仅体现在这些方面，还体现在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LGBT。

卢武铉时代韩国曾流行一个说法，“我的问题很重要”，不管群体或个人有多小众多非主流，都可以自由对着卢武铉说一句，我的问题很重要，要求卢武铉解决，这在卢武铉之前是无法想象，在之后保守右翼执政的十年也很难。参与政府时期，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卢武铉的支持下，空前强大。而在韩国一直非常弱势的LGBT 群体也是这样一个小众非主流群体。

众所周知，作为基督教和天主教盛行的国度，韩国极度恐同，但卢武铉决定进行一次在韩国社会开天辟地的尝试——平权。

韩国拟出台的《禁止歧视法》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从2003年开始讨论的。

2006年，卢武铉敦促国家人权委员会加大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于是国家人权委员会正式提出了《禁止歧视法》的立法建议，期间，一直遭到保守基督教团体的激烈反对。2007年10月法务部推出《禁止歧视法》草案。其中的”禁止以‘性取向’为由在所有社会领域歧进行歧视”的字眼刺痛了韩国势力强大的保守基督团体，于是再次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为使得方案通过，在不断的谈判妥协中，卢武铉最终保留下的不得因为“性取向”间接歧视，欺凌等也不能被韩国主流社会接受。因为在2007年韩国支持同性恋的比例只有18%。

韩国政府4日（2007年12月）在青瓦台举行了由卢武铉总统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禁止歧视法》制定案等。虽然适用了直接的歧视和中立的标准，但也禁止造成对特定集团或个人不利结果的“间接歧视”，
以及标示和助长这种结果的广告、以性别、残疾、种族或性取向等为由进行欺凌等。

《禁止歧视法》在卢武铉政府时期的2007年曾被立法预告，但因遭到认为“性取向”项目等存在问题的保守
基督教界等方面的反对而流产。

遗憾的是，由于韩国社会巨大的反对浪潮及保守势力的阻扰，国务会议通过的草案最终没有被国会通过。更遗憾的是，在他之后，十年来，韩国再无人推进这项反歧视事业，韩国社会的少数人人权状况大幅恶化。李明博和朴槿惠时代甚至主动撤回法案。还有2017年的文在寅。2012年还有些“天真”的文在寅还做出了制定《禁止歧视法》的承诺，但2017年的文在寅已不再是2007年“天真”的文在寅，十年后的他太懂政治，对于2012年只以3%落败的他，

每一张选票都是宝贵的，他已承担不起再输一次的后果。于是他和韩国的基督团体达成了协议，后来就有了“恐同”的文在寅，这是他和卢武铉极少的政策差异，也是他个人巨大的悲剧，他赢得了选举，失去的是当初那份卢武铉用心保护的天真与纯粹。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作为参与政府时期对卢武铉影响力如此巨大的人，如果文在寅反对《禁止歧视法》，卢武铉是不可能一直推进这部法律的。

而且

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周五（2019年10月18日）在总统府主办的一次外交活动中，正式的接待了应邀前来的新西兰驻韩国大使Philip Turner和他的同性配偶，在韩国创下先例，也引发韩国媒体和网民的热议。Turner是第一位正式获邀与同性配偶一起前往总统府参加活动的外国大使，文在寅与夫人一起出面接待了Turner及其同性配偶，这一场面在较为保守的韩国实属少见。Turner当天在社交网上发文说：“今天很荣幸和我的丈夫一起与总统文在寅和第一夫人会面。这在韩国还是第一次”。据报道，韩国从今年起承认外国
外交官的合法登记的同性伴侣为配偶家属。

《禁止歧视法》如一道惊雷在韩国社会炸响，韩国主流社会无法理解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卢武铉为何致力于推进LGBT平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其本人都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因此丧失很多原本的支持者，基本被天主教协会抛弃，还被保守媒体一直污蔑谩骂到现在。

“卢武铉是同性恋和左派连带的决定性证据！2007年，卢武铉通过国家人权委员会提出了《禁止歧视法》...”“我断言，这才是卢武铉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最大的恶劣影响。我们确信,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将会酿成
国家灾难！"

这么看，卢武铉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然而这样的卢武铉，却让人再次想起了《辩护人》那位独自坐在柏油马路上迎接催泪弹的卢律师。当年那位卢律师放弃大好前途，放弃高薪收入，放弃主流地位，散尽家财，也只是为了保守势力眼中虚无缥缈的“民主与正义”。在2007年的冬日，那个执着的卢武铉律师又一次出现。他用实际行动告诉韩国国民，他一直都没有变，即使身在青瓦台，他仍然是当年那个卢律师，哪怕再一次被主流抛弃，哪怕被万人唾骂，也希望给予韩国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一丝温暖，想为他们黑暗的人生点亮一点烛光……可惜韩国的冬日太冷，这温暖消散得太快，当卢武铉跳下烽火山，韩国这一最弱势群体最后一丝光明的希望也消失殆尽。

终曲

2007年12月28日，卢武铉总统与总统当选人李明博共进晚餐。

卢武铉总统：祝贺您。再次祝贺您。
李当选人：现在已经过去了好久。文在寅室长送来了一盆花，那时我看了很久。卢武铉总统：您很忙吧？
李当选人：最近反而有些时间。来问候一下。
卢武铉总统：我只记得我在当选者时期忙得不可开交。
李当选人：当时看电视的时候，在党部前面看到了很多支持者。
卢武铉总统：（看看文在寅室长）那时是在党部前面吧？
李当选人：您有高于……
卢武铉总统：现在看看照片，那时好像是最好的时候。
李当选人：您觉得很累吧？
卢武铉总统：以前很累，以后也很累，一直都很累。

虽然在卢武铉的带领下，韩国经济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高峰时甚至突破6%，经济增长率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金，达成竞选承诺，但在保守派舆论的攻击下，仍然被认为是经济上无能的政治家，“孝子洞的狗叫了，骂卢武铉”，是对当时卢武铉面临的残酷舆论环境的生动写照。

即使在路上摔倒，在高尔夫球场击球时出现错位，也怪罪卢武铉总统。国民就那么憎恨他。
— — 前自由韩国党代表洪准杓

“国民有权力骂总统”“国民可以通过骂总统释放压力”，国民认为总统做错了，骂总统，总统就要承受，这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卢武铉坚持的理念。不仅国民可以任意骂，“打”也行，即使被扔鸡蛋也完全接受，一句不曾抗议。

只有政治家们偶尔挨打，才能化解国民的愤怒。
— — 卢武铉

始终把公民的权利放在首位，在这样的理念下，即便被左右媒体骂得体无完肤，卢武铉也没有试图去控制媒体控制舆论，哪怕他是《韩民族日报》的创始股东，他也没有阻止该报对他的攻击，哪怕KBS是国企，他也没给KBS社长打过一个电话。这是他的坚持，虽然这份坚持最终带给他的是毁灭。

据曾出入青瓦台的记者们透露，与媒体沟通最好的总统是卢武铉总统，与媒体关系最紧张的还是卢武铉总统。卢武
铉总统在任时，经常亲自来记者停留的春秋馆。文在寅还坐在春秋馆前的长椅上，与记者们进行没有隔阂的对话。

没有下雨，或者雨下得太大，似乎都是我的责任。看九点新闻，（新闻里的事件）没有一个不是总统的责任。总统
就是这样的位置。
— — 卢武铉

左右媒体对历代最民主的卢武铉总统使用了帝王式总统这一框架进行了批判，但同时批判他没能成为帝王式总统。卢武铉总统到底应该配合哪一把刀锋跳舞?
— — 《孤立政治学》

当然，在“批评”或“指责”中，也有卢武铉总统的错误。但是因为他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经常会被歪曲、扩大、
再生产。当时，卢武铉总统是一个还算可以的人。

当时骂卢武铉总统是国民运动。所有的坏事都怪卢武铉，卢武铉总统可能都听到过，我个人对此感到遗憾。

卢武铉总统在100分钟讨论中对我们制作组说了这样的话“对不起，我做错了。作为总统，我做得不好，我感到很抱歉。”那时他的表情和语气久久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 — 孙石熙

作为韩国最具悲剧色彩的总统，卢武铉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死亡。

金大中的政治指向生活，卢武铉的政治指向死亡。金大中从一开始就是追求生活和希望的现实政治家。在经历4 次生死关，5次落选，遭遇拘禁和镇压，两次流亡生活的过程中，金大中一边高喊着耶稣，一边寻求同情，一边苦苦哀求国民和湖南人“救命”。

但是金大中的政治继承卢武铉却不同。来势汹汹善恶分明的卢武铉不顾现实的墙壁和死亡的绝望，全身心地投入其
中，在国民面前提出未来和价值坐标，不惜牺牲自己，强迫国民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全身硬朗的剑斗士的政
治历程。

卢武铉作为政治家一次也没有走韩国政治的道路，反而进行了反政府的政治。

政治需要志士。
— — 卢武铉

卢武铉总统就总统职位表示“有时候我会成为根据剧本扮演角色的演员。”他说：“偶尔会觉得那不是我，而是别人。我觉得离开青瓦台是从所有事物中解脱出来。”

总统这个职位所带来的权力和地位，和我个人的幸福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 — 卢武铉

青瓦台篇完

峰下篇

2009年5月，支撑我的原则被摧毁了。那个支撑了我一生的，我的原则，凄凉地躺在那里。
— — 文在寅

田园

— 和卸任后归田的卢武铉总统的步伐相似，是因为卢武铉总统的劝说吗？

“卢武铉原计划卸任后前往乡下。他的梦想是建设美丽乡村，在峰下创造一种成功模式，并推广到全国，虽然小但
意义非凡的梦想。他谈到这样构想时，就顺便提议我也可以一起住在一个村子里，一起生活。但卸任后如果住在附近，就会继续给他跑腿，所以没有选择去峰下村。（笑）”
— — 文在寅

注：卢武铉的故乡峰下村是一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人的山脚边小村庄。

虽然表示不想住在峰下村给卢武铉跑腿，但文在寅最终的选择还是住在离峰下一箭之地的梁山，然后一趟趟往峰下跑。

我觉得如果我住在梁山，还能时不时去峰下村探望总统。我想既然做了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以后总统参加公开活
动时，我去当个随从或者陪同出席人就行了。但我没想到自己竟会去得如此频繁。
— — 文在寅

— 卸任以后的感想如何呢？

“因为我的家人都很喜欢（青瓦台），所以有点遗憾。”

— 去故乡的话要做什么呢？

“我想尽情享受一下。就是享受不负责任的生活。我最想做的就是享受闲暇时光。”
— — 卢武铉

看到来了这么多人，总统的心情似乎也变好了。在欢迎活动上，他讲话结束前大喊了一句：“啊，心情真好！”我也在心里高呼：“啊，我也解放喽！”
— — 文在寅

这一刻，年过半百的卢武铉与文在寅都宛若少年。

韩国政界对于跟随总统离开青瓦台的班子成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殉葬组”。顾名思义，与前任总统一起终结政治生命的人，虽然某种意义上说契合实际，但在总统都算“高危职业”的韩国，这一称呼总莫名透着一股不祥的意味。

作为韩国历史上极具个人魅力的草根总统，与后来“又高又贵”的李明博总统却难以组建“殉葬组”的窘境不同，卢武铉的“殉葬组”班子很快构建完成。包括前宣传企划秘书官杨正哲，前演讲企划秘书官金庆洙，前民政首席秘书官李浩哲、前政务企划秘书官尹建荣、前民政首席秘书全海澈……等等，还有就是文在寅。

与前代政治家不同，卢武铉特别喜欢培养年轻人、女性、少数派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合格政客。比如他当选之后著名的386亲信集团中的3就是代表30多岁。在他主政时期的青瓦台，最年轻首席（次官级）的年龄记录和女性长官的数量记录不断被刷新。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跟随卢武铉离开青瓦台的“殉葬组”中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政治家，毕竟青瓦台一直是韩国精英的聚集地。卢武铉卸任时，其亲信团队中大部分年龄在30-40多，是政治家的黄金年龄，且经过了青瓦台中纷繁国政的日夜洗礼和政党攻讦的腥风血雨，他们都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大都还是组织政治运动出身，群众动员力非凡。

虽然都是卢武铉的亲信集团，但其中还是有不同的派别，基本分为386集团（代表人物李光宰、安熙正等）以及青瓦台秘书团。与卢武铉大选时期就加入的 386集团相比，没有那么多意难平以及见证了卢武铉与文在寅深厚情谊的青瓦台秘书团对于文在寅的好感度更高，在卢武铉去世之后组成了文在寅最核心最坚定的参谋团队及支持力量。这是以后的故事。

在当时，跟着卢武铉前往峰下村的政治精英青瓦台秘书团在卢武铉的带领下主要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陪着卢武铉写书，二是陪着卢武铉种田。于是，一批来自都市首尔从未体验过乡村生活的才华出众的政治精英在峰下村无怨无悔地种田、清扫村庄、净化花浦川的生态环境，他们种出了快乐，种出了激情，种出了水平，这也是韩国政治的一道奇景，当然这其中也有文在寅：

回到峰下村的总统也过着农夫的生活，我偶尔会去峰下村看望他。如果有人拜访总统，场合比较正式的话，我会去陪同，他有什么公开活动，我也去随行。这种时候有人陪同，总统也会比较有面子，因此只要峰下那边找我，我一
定会过去。我每次过去心情都很好。
— — 文在寅

2008年6月3日是卢武铉总统回乡100天的日子。卢武铉总统在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会见了访客，在村庄清扫和“环保农业”中度过了忙碌的日程。

1日下午，卢武铉来到正在准备种水稻的峰下村农田，视察了“鸭田法”现场。

2018年文金会的时候，文在寅将卢武铉卸任后在峰下村种植的鸭田米推荐给了全世界。

2008年9月2日,我偶然写过一篇《独家报道》。在担任法曹出入记者的当时，在釜山法院2楼走廊上
行走时，我看到了一名头发花白的男子缓慢地走出大门。是文在寅总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文在寅总统在前一天就回到了自己的本行——律师岗位，当天是为了问候才来到法院的。

他说：“请随便叫我文辩。” 从“王首席”“王室长”回归平凡的律师，他发表这样的感言。“我比刚开始的时候更小心，也担心能不能做好。今后，我将像普通律师一样，负责普通案件，特别注意人权等公益案件。”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询问了卢武铉总统的情况，他表示“非常幸福”。

这时，文在寅又有了组建新的后援会的想法。

以参与政府出身人士为中心，开始推进设立与卢武铉总统纪念事业相关的财团法人。在前青瓦台秘书室长文在寅的主导下……

8月25日，是迎来政权交替6个月的日子。前总统卢武铉师团现在在做什么呢？

前青瓦台秘书室长文在寅在卢武铉总统附近设立了开展讨论的网站和财团法人“峰下村”。据悉，有传闻称，虽
然“峰下村”是以农业及保护环境活动为目的，但也有政治组织的说法。

但卢武铉毕竟是前总统，他的生活不光有田园，还有避不开的政治。

我作为总统没有成功。国民不太喜欢，但好像还有机会。作为市民，还有机会取得成功。虽然在现职上没有受到
喜爱，但是想作为前任总统受到喜爱。
— — 卢武铉

卢武铉是韩国最具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从其能白手起家，创造奇迹当选总统就可以看出他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有一种说法，卢武铉执政时期支持率不高，与他被困在青瓦台远离韩国民众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当卢武铉重回民间，韩国民众对他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访客们对卢武铉总统表示一直以来都很辛苦，回故乡很好。总统和访客都很幸福。

结束了参与政府，我希望和世界保持距离安静地生活下来，而来到梁山，总统也希望在峰下放下过去自己背负的沉
重包袱，能够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总统来说，峰下是在卸任后再次找到的春天。到了那里就能看到一位温暖亲切的前总统。他一直用温暖的目光看
待世界，在那里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视线。国民们也喜欢上这位意想不到的总统出身的农君。
— — 文在寅

卢武铉和文在寅迎来了彻底的自由，摆脱了青瓦台的勾心斗角，远离了政治的纷纷扰扰，安静的享受生活，喝着茶，看金庆洙这样优秀的年轻后辈们在水田中撵鸭子 … … 何等惬意的生活，甚至还约定好一起去西藏旅游。

虽然主要是在种田，但是卢武铉的号召力总会在不经意间体现。和李明博不同，卢武铉和参谋们的关系基础是理想和感情，而不完全是政治利益，所以他的卸任丝毫没有影响他对他参谋们的吸引力。

2008年9月6日，卢武铉的第三任总统秘书室长李炳浣和卢武铉的资金后援者姜锦远的儿女结婚，卢武铉担任主婚人。这一次婚礼将卢武铉的号召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国会议长金元基、前总理李海瓒、前总理韩明淑、前副总理金秉准…………等政府高层官僚出身的人士接连亮相。文喜相、文在寅、柳寅泰、李浩哲、朴南春、全海澈……尹太瀛、尹建荣、金庆洙、梁吉承……等前青瓦台秘书，权鲁甲（金大中心腹）、李光宰、安熙正、白元宇……等政治圈人士也聚在一起，人山人海。

以上是不完全名单，以这一阵容直接分几拨人组成出席者同时开国务会议或者青瓦台首席秘书会议都完全没有问题，人山人海的政治圈高层，这么多精英汇聚只是因为在这次婚礼上卢武铉将担任主婚人。

据后来金庆洙透露，和卢武铉在峰下时，他们随时可以召集800人以上，做好准备，召集3000人也不成问题。而这些，还基本都是精英。

有支持度、有声望、有组织、有经验，有梯队，在韩国的制度下，可以推翻一个政权的要素，在卢武铉这里都具备了，作为现总统，李明博芒刺在背，寝不安枕。

2008年李明博政权执政一周年之际，举行了大规模烛光集会，国民对美国牛肉进口的愤怒席卷了全国，李明博政权在就任100天后的支持率降至25%，面临了最大的危机。

李明博前总统在回忆录《总统的时间》中写道:“有一部分不服从大选结果的势力，企图颠覆总统和政权。”

又是烛光集会，而李明博将这笔账记在了卢武铉的名下。其实看过《辩护人》的都能感觉到，温柔的烛光集会从来不是卢武铉的风格，从这一点上看卢武铉确实有点冤。

— — 两年前，是烛光示威，而一年后，卢武铉逝世。有关联吗？李明博政府对烛光的恐惧是不是转化为对卢武
铉个人的镇压？

“虽然参与政府和李明博的政策方向有很多不同，但(现政府对我们)为何如此敌对？李明博在担任首尔市市长时，我们积极支持清溪川复原，当时李明博也对卢武铉总统非常感谢。在政权交替之后，李明博还说：‘我们将创造能侍奉前任总统的文化。’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恶意。

但是，因为烛光集会，李明博本人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似乎有一些团体对其原因进行了旧时代的政治工学的判断和思考。还有‘烛光背后是爱卢会’的说法。令人郁闷的是，当时我们从政治中脱离出来，根本没有参与现实政治的意向和能力。回想起来，也许烛光集会是镇压的理由。”
— — 文在寅

注：清溪川复原，李明博最大的政绩工程。他的另一项政绩是把“汉城”改成了“首尔”。

有没有意向不好判断，但搞运动集会的能力肯定是有的，且都是有无数经验的专家。

而加大李明博对卢武铉恨意的是：在烛光集会愈演愈烈，几乎要走向弹劾总统的时候，卢武铉出面表示反对烛光集会，他出面之后，烛光集会停止了……虽然当时的卢武铉可能是为了国家稳定的好意，可李明博看来卢武铉这“幕后黑手”证据确凿，当然不会放过。

已经卸任的卢武铉则无法承受这一切：

人本来不就是血肉之躯吗？
— — 卢武铉

死意

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这封遗书的？

总统最后到底酝酿了多久？这个想法至今还在折磨着我。
— — 文在寅

2003年的文在寅从不会被这个问题折磨。

（笑）我会很好的配合他的想法。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 — 文在寅

卢武铉到底是什么时候酝酿自杀的呢？

纪录片《我是卢武铉》中张元德的叙述似乎可以给予我们某种答案：

张元德：逝世前一个半月（应该在4月初）卢武铉总统给我打电话，平常说半语的人突然用了敬语。

卢武铉：你跟我工作了几年？

张元德：大概有30年了吧。

卢武铉：在法律界，从事30年、40年的人很多，但自始至终待在同一个事务所的人，好像只有你吧。

张元德：那都是您对我的关照，谢谢您。

卢武铉：您也是很了不起的人，今后的法务法人釜山，请您跟文律师一起好好维持。

莫名的，我的脑海中闪过了1982年那个夏天，卢武铉对张元德说过的话“有一个叫文在寅的人和我们一起工作，你要真心诚意地照顾他。”

相伴还不到三十年，竟已经到了需要准备离别的时候。不要再沾染政治，以后，回到釜山，经营好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当一个自由自在、干干净净的律师可好？我想这是亲身经历韩国政治所有黑暗与肮脏的卢武铉律师的希望。

而文在寅在2012年时证实了卢武铉的想法：

— 如果卢武铉总统还活着，他会对你说什么？

“我想可能会阻止我从政。会说：‘不要这样做’。”
— — 文在寅

卢武铉性格极为坚强，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过放弃这个词，所以即便他的话如此反常，并有如此明显的“托孤”意味，跟了他三十年的张元德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在托付文在寅的余生，如1982年一样托付给跟了自己三十年无比信任的远离政治的下属，从这一刻开始，他已经在准备与这个世界诀别。

当时，在卢武铉的刻意隐瞒下，文在寅这一能够凭一个眼神了解他灵魂的人毫不知情。

— 如果明天地球结束？

“应该和喜欢的人告别。”
— — 文在寅

因为卢武铉一贯的豁达坚韧，虽然潜意识中觉得有异常，但完全忙于繁杂的法律及媒体应对的文在寅也没有去深究。更何况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自杀是最大的罪，不可入天堂。

— — 一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理解卢武铉总统只能自杀这一点吗?

“当时我们曾有过司法对应，而且总统也积极地进行了讨论，因此，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他有自己的性格，无法忍受侮辱，但因为别人的问题，对国民感到很抱歉……
事情发生后，突然有了‘就知道会那样’的想法。从遗书、文章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有那样的想法，甚至可以起草遗书，而我们一无所知，真正令我心痛。”

当时的文在寅完全没有意识到，最可怕的不是李明博挥来的“莫须有”的刀，而是卢武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心魔。法律无法做到的事，舆论也许可以。在法律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朝鲜日报》等与卢武铉有旧怨的保守媒体编造了“田埂手表”等故事进一步引爆舆论，以道德压力相逼，而卢武铉有道德洁癖，这也是文在寅无比厌恶《朝鲜日报》的原因。

卢武铉患有洁癖症。违背原则就忍无可忍。

当时民主党最高委员安熙正就此写道:“卢武铉总统患有洁癖，就连亲信收受的非法资金都感到难受，这就是卢武
铉。”“事实上，（崔道术事件）在询问对总统职位的再信任之前，他也曾放弃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或国会议员的
职位”，“据亲信们透露，他患有严重的洁癖，而且他的政治理念是抛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因此在最近的局面中他将更加难以忍受”。

到2017年，负责调查卢武铉的前中央调查部部长李仁圭终于承认“田埂手表”等事件是编造，但此时卢武铉尸骨已寒多年。

更讽刺的是，这位被普遍认为是逼死卢武铉的四大“凶手”之一的李仁圭在2010年对卢武铉进行了这样一番评价：

总统是很纯粹的人，做得很好。即使我把他很多亲信都抓进去了，他也让我升职为检察长，他真是一个优秀的人。
— — 前中央调查部部长李仁圭

天主教的戒律以及对法律的自信影响了文在寅的判断：

如果换作平时，他一定会大为光火，高声训斥，但当时一次也没有。到最后也没在我们面前大声喊过一次。我觉得
这很奇怪。因为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不是心态豁达就可以理解的，但当时他看起来就是很豁达的样子。
— — 文在寅

4月22日，卢武铉发表《是时候关闭“人活着的世界”网站》的文章：“……现在我卢武铉已经不是大家
所追求的价值的象征了。已经失去了资格。我已经陷在无法出来的深渊。大家不能跟着掉进这个陷阱里。大家应该放弃我。”

卢武铉关闭了“人活着的世界”网站，从某种意义上也关闭了自己的世界。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在主页上写下“大家应该抛弃我”这句话时，我都没能完全猜透他的心。他该有多么孤独
啊！

这些都是他的真心话，总统就连见我们都觉得尴尬，颜面尽失，还直接向我吐露过这种心情。
— — 文在寅

我不想让他感到羞耻。（1982）
— — 卢武铉

其实卢武铉一直是那个从青葱岁月就不想让文在寅羞耻的卢武铉，为了这一目标，卢武铉彻底反省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自己。近三十年的时光流转，哪怕他当了总统，他也没有变。

而文在寅不知道的是，卢武铉早在关闭网站之前，已经托付过他的余生。

禹首席于2009年4月30日亲自审问了卢武铉总统。当时，禹炳宇与卢武铉总统的辩护律师文在寅在面积达51平方米的大检察厅特别调查室“1120号”面对面坐在了一起。此次调查被称为“矛（禹炳宇）” 和“盾（文在寅）”的对决。

“作为嫌疑人接受调查，请签名吧”
“这是辩论达人‘接受调查的日子’“你知道夫人收受的100万美元吗？”
“我只知道政治，家里的事不知道。”
“在青瓦台的时候收到的，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知道……青瓦台官邸很大。”

检方有关人士称，上月30日，坐在大检察厅特别调查室的“嫌疑人卢武铉”，不再是过去被称为“辩论达人” 的卢武铉。

卢武铉总统在长达10个多小时的调查时间里，一直对对中央调查组进行的调查进行否认。

检查官调查第一科科长禹炳宇（注：朴槿惠时期的民政首席）表示:“从现在起，卢武铉将以《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中受贿罪的嫌疑人接受调查。请签名。”并拿出了同意调查书。拿起钢笔并签名的卢武铉总统的手颤抖的样子，
被作为调查情况通过闭路电视向检察机关干部们转播。

在卢武铉前总统完成签名后，禹科长要求:“在文在寅律师的见证下，请在检察机关调查的文章上亲笔写上意
见。”

据说，卢武铉总统在写下几个字后，说：“算了吧。”

在文在寅的注视下签自己的受贿嫌疑调查报告，对于为不想让文在寅感到羞耻，一直努力改变自己以符合文在寅理想的卢武铉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折磨。

一位后辈说：“（文在寅）是个连笑话都不讲的无聊而正直的人。”

当时的氛围不适合讲点轻松的话来逗总统开心了。
— — 文在寅

到最后，他（卢武铉）也没有依赖（酒）麻痹自己的孤独与艰辛。

据秘书们透露，卢武铉总统从10多天前开始就几乎没有吃饭。据一位秘书阵营透露，在这种状况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文在寅特别嘱咐参与政府的秘书们经常来这里，他说：“文室长说‘总统好像太孤独了，有时间的话，希望能去拜访一次，聊一聊过去美好的回忆。’”

尽管这样嘱咐了秘书官们，但为了缓解卢武铉“感到羞愧”的心理压力，文在寅开始尽量减少让卢武铉直接面对他的机会，而是让秘书们多注意。

结果他错过了可以察觉卢武铉内心真实意图的最后机会。

但在政界，并非没有人察觉到卢武铉会出事。

“在卢武铉总统受到检方各种侮辱时，我感觉到他可能会离世，所以来到了东桥洞。”

朴智元还表示：“‘如果这样会出大事‘、‘如果传唤女儿和妻子，(卢武铉)会无法忍受’，金大中总统说‘让议员们进行签名运动吧’。”

朴智元表示：”金大中要求得到签名后提交给检察机关，但在签名运动中卢武铉逝世，感到非常遗憾。”

朴议员说：“当时看来，政治真是无情。很多人说‘我不能签名’”，“但是金前总统在他逝世后说’我身体的一半崩溃了’，他说一定要签名”。也有很多议员事后表示要签名。金大中前总统说“公开签名册的话就会成为问题，所以献到峰下灵前吧。”

注：朴智元，金大中总统秘书室长，韩国历史上第一任“王首席”。东桥洞，金大中家所在。

于是朴智元在卢武铉灵前将那本金大中为救他求来的签名册付之一炬。

朴智元都可以察觉的事，文在寅竟没有察觉？在陪同卢武铉去接受调查的当天，一向冷静的他被人发现情绪很糟糕，文在寅是真正的关心则乱。

文在寅和卢武铉这一对默契了一生的知己，

文律师说“对于一个问题，卢武铉总统会怎么想几乎没有猜错过。”说明了两人之间的“心灵相通”。

唯一一次不默契的后果居然就是死别。

两位的内心世界就像双胞胎一样。卢武铉总统在做出最后判断之前，一定听取了文在寅律师的意见。
— — 庆尚南道知事金庆洙

这可能是卢武铉唯一一次在没有听文在寅律师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后判断吧。

我们让他太孤独了。（2017）

我担心总统会孤独。（2003）
— — 文在寅

他被逼死了。
— — 文在寅

丧

卢武铉的一生是一章蓄含着韩国社会发展进程喜怒哀乐的叙述诗篇。
— — 韩联社

而这首诗迎来了终章。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5月23日在庆尚南道峰火山猫头鹰岩跳崖之前，被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拍下的走出家门登山
前的情景日前公开。卢武铉在大门外路边花坛旁还弯下腰拨出杂草。

卢武铉总统曾将文在寅比喻为“杂草”，这是对与清秀的外貌不同，出生于村庄，考上大学，参加特种部队并坚强的存活下来……的文在寅的称赞。

看卢武铉的遗书的话，被吓到了，一般人即使下定决心，最后还是会犹豫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卢武铉非常坚定，
完全不留余地。卢武铉去跳崖之前，出了私宅，和守卫的人打招呼，拔了路边的杂草，和平时一样与周围的居民打招呼。

那时，因为卢武铉的受贿嫌疑，整个亲卢派彻底沦为“废族”。从最终的政治结果来看，卢武铉的选择再一次体现了他卓越的政治眼光，准确的政治判断以及果决的作风，这是唯一能让韩国民众相信他清白的方式。以死证清白，以死谢天下，卢武铉以他果断的死救活了整个进步阵营，这是韩国政界的共识。他的选择从政治结果上看没有错，只是这种选择对他自己对文在寅都太过残忍。

不要太过于悲伤，生和死不都是自然的一个现象？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都是命运。
— — 卢武铉

2009年5月23日早上7点，（卢武铉）随行秘书联系我。

“室长，您得到梁山釜山大学医院来一下。”

凭直觉，我知道这是“最后的召唤”。

原则崩溃的感觉让我摇摇欲坠。后悔扑面而来。还有他最后的样子……

那个支撑了我一生的，我的原则，凄凉地躺在那。
— — 文在寅

文在寅是除医生外三个看到卢武铉未经修整的“遗容”的人之一。尽管后来见到的人都说总统走得很安详，但卢武铉毕竟是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跳下，头部致命伤口长逾十厘米，全身多处骨折，真正的粉身碎骨。

2009年5月23日，上午9时30分，他走了。

我只准备了短短几句演讲稿，就站在了众多媒体的面前。发布会现场挤满了记者，几百个闪光灯不停闪烁，现场气
氛就像马上要爆炸一样，可我对此毫无知觉，即使环境如此嘈杂，我感到的只有可怕的寂静，一切的一切就像静止
的画面。
— — 文在寅

2009年5月23日上午11时，新闻发布会现场。

“卢武铉前总统今天上午9点30分在梁山釜山大学医院逝世。”

那天，我的声音如破碎的落叶。

“想和他一起倒下”的文在寅的心和“伟大的原则不能就这样消失”的“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的心在斗争。最终 “卢武铉的朋友文在寅”的心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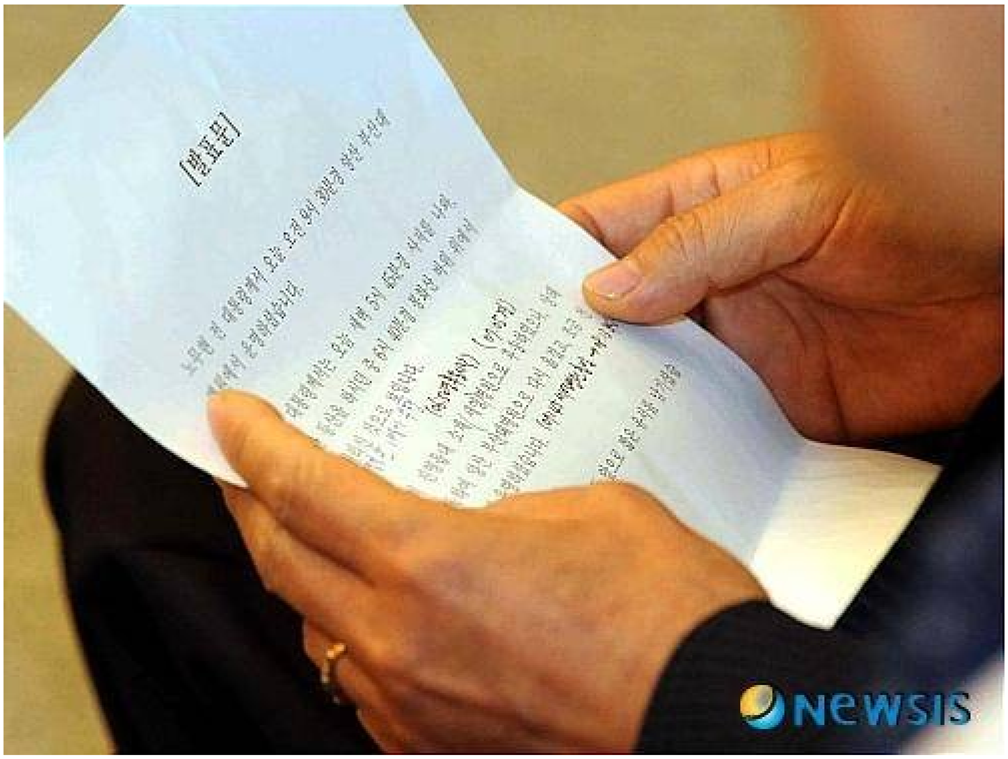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是卢武铉财团理事长。
— — 文在寅

我不太敢细想，文在寅“想和他一起倒下”的心意味着什么。

图为发布会上的文在寅，图源见logo

在发布卢前总统去世消息之前，文前室长一直努力保持冷静，但最后在拿起话筒前，不知是否感觉到与“主君”的
命运已尽，握着通讯纸的手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也许他心里一直都在念着第一次见到卢前总统时的称呼。

“卢辩..... ”



图为文在寅宣布卢武铉去世消息的发言稿，图源见logo

“听到卢前总统去世的消息，医院里一片泪海，但有一个人没有流泪”“他就是文在寅总统”。

卢武铉的自杀被称为21世纪韩国社会最大的创伤。韩国失卢武铉，国之大丧。不仅有无数韩国民众为之哀痛，他还带走了另一位韩国优秀的政治家金大中。

我感觉自己一半身体崩溃了。
— — 金大中

金大中前总统在公开场合如此哭泣，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金前总统生前和卢前总统一起准备了《3·1救国宣言》之类的东西，卢前总统逝世后，他怅然若失的样子至今还
历历在目。
— — 金大中秘书室长朴智元

不管是亲卢、反卢，无数人聚集到全国各地的卢武铉的焚香所。但是对卢武铉总统去世最悲伤的人也许是文在寅。

但在5月23日，文在寅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 — 总统去世当时在釜山大学梁山医院平静地报告时，您是怎么想的?

“咳~(深吸一口气)绝对不是那么平静。无法平静。到梁山医院的时候，卢武铉总统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世界好像崩溃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说：‘至少我应该沉着’，站到了发布的场合。据看过的人说看起来很淡定，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 — 文在寅

他（文在寅）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卢武铉总统逝世时的感受. 他说：“坦白地说，卢武铉总统去世后，我怨恨自己当过（青瓦台）秘书室长”，“眼前一片漆黑”。

在卢前总统逝世后，外界对我的评价是“沉着、节制、从容”。那其实是表面上被看到的样子。当时内心非常慌乱，
实在不知所措。
— — 文在寅

讽刺的是，文在寅因为这样“冷静”的表现赢得了韩国民众的心，他们相信他是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起韩国这个国家的男人。

노무현 대통령도 투표할 수 없습니다

“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我认为，即使是死后，也应该得到赔偿，对于错误要根据因果法则进行审判，这样才公平。”
— — 文在寅

图为卢武铉逝世发布会现场文在寅望向虚空，图源见logo

前秘书室长文在寅没有任何发言。卢武铉总统的灵车队伍离开梁山釜山大学医院后，在当天下午5点45分左右，前秘书室长文在寅走出了医院11楼的大厅。他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如此漫长的5月23日终于过去了。这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没有哪一天比那一天更让我后悔自己做了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从确认尸体到发布噩耗，再到主持治丧会议，我不能一个人独处，也不能哭……
— — 文在寅

丧主

文在寅真的没有哭过吗？全海澈告诉了我们他目睹的峰下故事。

晚上结束工作后,望着在峰下村田野上独自哭泣的文在寅室长，想到“我也不能哭”,就专心准备葬礼。

于是我们知道，在2009年5月，失去了卢武铉的文在寅曾借着夜色的遮掩，在峰下的田野上独自哭泣。文在寅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痛苦，如果不是恰好被全海澈目击。

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是卢武铉总统的“灵魂伴侣”……文在寅一直坚守到卢武铉总统的最后一刻。安慰
情绪激昂的遗属和亲卢人士。与政府方面的对话渠道也都由文在寅负责。

据悉，让卢武铉总统的葬礼成为“国民葬”的最大功臣也是前室长文在寅。卢武铉方面的一位人士在灵堂表示： “文在寅前室长不得不安抚情绪激昂的家属和亲信们，说服那些固执于‘家族葬’的遗属。”“因为知道卢武铉总统和他的关系，所以他的话非常有分量。”

遗属和亲卢人士称“因政治报复而去世”，拒绝了政府方面的吊唁，提议举行家族葬礼，但文前室长说服他们“不要埋怨任何人”。文前室长还担当着会见多个到峰下村吊唁，却被愤怒的吊唁者堵住而掉头的亲执政党人士的角色。本月23日晚，国务总理韩承洙前来吊唁时未能进入，他随即在韩总理乘坐的公交车上会见了韩总理，请求他谅
解。

卢武铉在峰下的治丧委员会阵容是空前强大的，2位总理，4位秘书室长，以及无数的青瓦台工作人员：

民主党最高委员安熙正、前秘书室长李炳浣、前保健福祉部长官柳时敏、前行政自治部长官金斗官等亲信或卢武铉总统提拔的国务委员也在灵堂内起到了常驻作用。他们为了迎接24小时蜂拥而至的吊客，与遗属们分组，每隔
1个小时就交替一次。前民政首席李浩哲、全海澈，前宣传首席李百万、尹建荣等，也在情况室里。

在灵堂一侧的临时记者室中，前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官千皓宣正就葬礼程序及情况进行正式新闻发布，前春秋馆馆
长金贤、柳敏永等人正在支援对媒体的业务。前青瓦台发言人金晚洙重新拿起了麦克风发布广播为吊唁者介绍。

“总共有100人左右吧？有工作的人请了假，自由职业者暂时放下个人工作后也来了。” （26日，前青
瓦台春秋馆馆长柳敏永）

而丧主是文在寅。

最后的秘书室长文在寅律师代替因父亲突然去世而毫无经验的儿子卢建昊担任“丧主”的角色。他担任葬礼委员会
运营委员长，指挥告别仪式等有关葬礼日程的对策会议，同时还接受主要人士的吊唁。与遗属协商葬礼全过程也是
他的职责。担任葬仪委员会共同委员长的前总理韩明淑和李海瓒正共同讨论葬礼问题。

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父亲去世这种事都不可能有经验。但不管怎么说，文在寅是卢武铉的“丧主”。

参与政府的一位人士对守护灵堂的文室长表示:“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他总是伴随着卢武铉总统的最终决定。”

我没守住他的最后一程。
— — 文在寅

27日下午，在庆南金海市峰下村的灵堂里，卢武铉总统逝世的第5天，有一只蝴蝶停在了遗像上。卢武铉总统是与蝴蝶有很深渊源的总统。以“蝴蝶庆典”闻名的全罗南道咸平郡在他就任前一天的2003年 2月24日，放飞了1825只蝴蝶，祈祷参与政府成功。
卢武铉总统卸任后，于去年来到那里，亲自放飞了蝴蝶。
据说清澈的灵魂会变成蝴蝶。

作为釜山地区的人权律师，和卢武铉总统结缘已经27年了。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李浩哲说：“因为总统很年轻。我们还可以好好陪他20年吧，他（文在寅）总是这样
说。”
参与政府的首任民政首席官，最后的秘书室长。还有现在在峰下村把葬礼等所有事情都照顾到的永远的秘书室长文在寅，正和30年的知己诀别。
周围人表示，今天凌晨举行的卢武铉总统入殓仪式，文室长因为不忍心看，所以没有出席。

从最开始的逝世消息的发布到最后下葬，卢武铉葬礼的每一个环节，文在寅几乎都在，除了入殓。

卢武铉总统离开的最后一程，前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守在旁边。
与故人相交27年的文前室长如同卢武铉总统生前那样，在他后面跟随。

筹备卢武铉的葬礼并不容易，在李明博的强大压力下，文在寅一度连丧礼的主持人都找不到。最后金济东站了出来。因为和卢武铉当年的一点善缘。

在金济东还不太出名的时候，他的母亲在休息室偶然碰到卢武铉总统，向他炫耀了自己的孩子。卢武铉总统制止了警卫的阻止，站了15多分钟，一直站着倾听母亲讲故事，他听了金济东母亲的话后承诺一定要看金济东出演的
节目。

后来，金济东回忆起那一天说:“卢武铉总统是第一个倾听了在农村半辈子，受歧视的寡妇的故事的公务员。”

不是作秀，而是真心的关怀，一个国家领导人在休息室站了15分钟听一个备受韩国社会歧视的寡妇夸耀自己的儿子。没有摄影，没有报道，这段往事，如果不是后来金济东说出，将永不为世人所知。为了报这一点善缘，金济东勇敢站了出来，主持了卢武铉的葬礼，

当时国家情报院的职员两次来到他身边，施加压力说不要担任司仪。甚至说：“vip都很担心。”

到处都有压力。但是他没有打雨伞，冒雨坚持到最后，主持了追悼仪式和音乐会。情报机构继续进行了调查。还来到“金济东的脱口秀”等节目，注视着他的言行。

于是，他理所应当地丢了饭碗。

在举行路祭的过程中，遗属流泪时，文在寅前室长指了指天空。

西方薄纱般的天空，被五彩缤纷的彩虹绣上了华丽的色彩。这是卢武铉总统灵魂安息的瞬间。

文在寅在自传中用了几近一篇的篇幅来描写卢武铉追悼仪式上的五彩祥云及相似事例，从天主教说到佛教，可能他所希望的也是通过这些大量的相似事例来说服自己，在500万人的祈祷下，犯下天主教第一重罪的卢武铉其实也是可以去往天堂的。

李明博总统敬献花圈时，发生了件小事。满腔怒火的白元宇议员突然起身，冲着总统高喊：“政治报复，谢罪！”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作为丧主，我得道歉。
— — 文在寅

— 但是现在大众眼中的文理事长是淡然，沉着的。卢武铉总统去世时表现出的节制态度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特别是在葬礼时代替向李明博抗议的民主党议员白元宇郑重道歉。

“我也有愤怒到无法控制的时候，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不管我心里是不是有恶魔在躁动，不管是想怒骂脏话，还
是眼前发黑，表面上却是义正严辞，非常镇定，呵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爱面子。在面对白元宇议员事件时，在那一瞬间也出现了很多矛盾。一方面也有‘白元宇干得漂亮’的那种心情，另一方面（作为丧主）应该具备这种礼仪，这似乎也是拯救白元宇的道路。因此，我很羡慕能够骂脏话的人。”

文在寅的道歉救了白元宇（白元宇后被检方以扰乱葬礼起诉，后起诉撤销）。后来文在寅就再次任用白元宇的理由表示，他的身边需要这样仗义执言的人。

他说，很多时候脏话都在心里嗡嗡作响，但从儿时到现在，说出的脏话只有“那小子”的程度。“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不是和卢武铉律师一起做嘛。虽然比我大7岁，但还是彬彬有礼地用敬语对我。年纪轻轻就当了律师，所以也为了显得成熟而努力。”

陡然发现，原来在80年代的釜山，不光是卢武铉在为了成为文在寅的理想而努力，文在寅同样为了配得上卢武铉对他的这份敬重而默默努力。只是当他终于开口言明之时，卢武铉已经离开他很久了。

但在当时，文在寅作为丧主还是向着李明博鞠躬道歉。很多韩国人称“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文在寅。”

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坐在焚香室外的大厅里。静静等待着仪式结束。

葬礼期间，他一直安静的待在他想待的地方。

水原火葬场。在无数国民的伤心与哀悼中，总统化成了一撮灰尘……建昊与我将火葬后的遗骨收起来，仔细碾
碎后放入骨灰盒中，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 — 文在寅

我无法想象文在寅是以何种心情仔细地亲手一点点碾碎卢武铉骨灰。

图源见logo

一直坚强隐忍的文在寅，给李明博鞠躬致歉，再亲手碾碎卢武铉骨灰的文在寅回家之后近乎崩溃般地痛哭。

一个人的时候我哭得很厉害。
— — 文在寅

无法知道他当时干了什么，唯一知道的是家人吓得直接报了警。

（据说）哭得很伤心，就像要那样死了一样，所以打了119。

“我不能一个人独处，也不能哭……”文在寅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蕴藏的故事让人不敢细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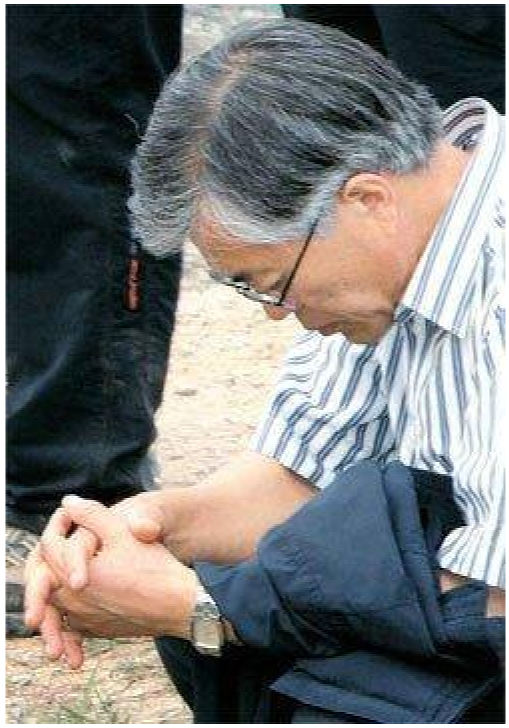
6月2日，作为遗属代表的文在寅与现场验证警方一起重走了卢武铉的自杀之路。此时的他手上还戴着卢武铉亲手送给他的总统签名纪念表。自参与政府开始，文在寅一直戴着卢武铉送给他的总统签名表。

2日（2009年6月）上午，警察现场验证过程中，确认了猫头鹰岩石附近的路标等处有前总统的血迹。

一直关注现场验证的前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在距卢武铉总统被发现的地点20米远的地方，发现了路标上的血迹，
并询问了是否与卢武铉总统有关。

在路标周围的大小岩石上随处可见卢武铉总统的血迹。

听到是卢武铉总统的血迹的消息后，文前室长面带悲痛，陷入沉思之中。



这一刻，突然理解了他为何怨恨当卢武铉最后的秘书室长，如果他不是秘书室长，他可以尽情的宣泄他的愤怒，他的悲伤，他可以远离世界独自疗伤，但很遗憾，他是卢武铉最后的也是永远的秘书室长。怨恨是很难从文在寅这一绅士口中听到的词。

他是最有理由怨恨的人。

他要向带给他如此伤害的仇人低头道歉，他要亲手碾碎他的骨灰，还要重走他最后的路，在遍地血迹中寻找他最后的停留处……这一切太过残忍。这是真实的现实。死去的人再无法重返人间，他甚至不确定他去的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HELL一词到现在也是文在寅心中的禁忌。

无论韩国政界媒体界对卢武铉的死赋予多少意义，但对于文在寅来说，其实很简单，他的梦、他的原则、他的朋友、他的卢律师、他的卢总统……那个定义他人生的人永远离开了，现在这世界只剩他一个人了，仅此而已。

“有时我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了，仅仅一件小事便足以让我流泪。”
— — 文在寅

5月23日，文在寅失去了卢武铉。

— 最快乐的时候？

“应该是通过司法考试的时候和卢武铉总统当选的时候。”
— — 文在寅

卢武铉总统对道德责任深感痛楚，在法律责任尚待论定的情况下，多次表达了“我承认都是我拿了，这样更好”的
想法。

“所谓政治就是……虚妄，道德节操掉在地上，比起掌声受到更多的是批评，卢武铉总统也是如此…”这就是
他说政治是虚妄的理由。

政治不像是让人幸福的事情。政治会使人幸福吗？想要让别人幸福，从政的本人真的会幸福吗？
— — 文在寅

服丧

49日祭是佛家的祭典，卢武铉的49日祭是每7天祭一轮，一共7轮，到第49日下葬。

我虽然是天主教信徒，但七次祭奠我都参加了，也对佛祖真心行礼，虔心祝祷了。
— — 文在寅

卢武铉其实也不是佛教徒。但文在寅为他选择了佛家的祭奠并认真参加，虔诚祷告。

29日，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骨灰抵达净土院。卢武铉总统的亲信们也乘坐巴士来到峰下村。特别是，文在寅律师
还被捕捉到擦着眼泪进入净土院的情景。

以前很累，以后也很累，一直都很累。
— — 卢武铉

我的遗憾就是，他从当上总统那一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过得实在太辛苦了。那时也好，现在也罢，我的心愿只有一个——他能够好好休息。
— — 文在寅

李浩哲前民政首席官说“爱你直到我死”。“在一起很幸福”(尹太瀛，文龙旭)，“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幸福” (金庆洙)，“下辈子也想和你在一起”(杨正哲)。柳时敏“您是逆风飞行的鸟”。

这是卢武铉的亲信们在峰下小石板上的留言，与他们相比，文在寅的留言是如此不同。

1日（2009年6月）下午，在法务法人釜山办公室（前身即“卢武铉·文在寅法律事务所”），前青瓦台秘
书室长文在寅可能是因为卢武铉前总统逝世一周期间国民葬的影响，眼睛都红了，面容憔悴，似乎现在还不相信卢前总统的去世，摇摇头说“晴天霹雳”。

“（一时说不出话来） ……真是晴天霹雳。这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

— — 卢武铉前总统的国民葬于上周结束，您怎么看? 总统逝世后您的感想和心情？

“悲痛欲绝，在陪伴总统方面有许多不足，应该更细心地体察他有过的苦恼或精神上的痛苦。”

— — 今后个人的计划？

“……从个人的角度看，经历过这种调查和一系列过程，真的很讨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恶意太可怕了。我想要和这样的世界保持距离……在总统去世之前，我还想把总统这次的调查事件作为律师生涯最后一个案件。但出了这样的事情，反而要再考虑一下。不管怎样，现在我的想法是，想要与世界保持距离，这样的想法比较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 — 文在寅

图源见logo

曾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我还是不习惯称呼他为文在寅议员或文在寅候选人。会习惯性地使用“文在寅律师”的称呼。
这是在讲述与卢武铉总统相关轶事的过程中。
（文在寅）呆呆地望着窗外那瞬间的照片。
我很珍惜的照片。
— — 文在寅粉丝后援会会长

想要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文在寅于是选择在梁山隐居服丧，有空的时候就一个人去峰下村看看卢武铉的墓地。

图为卢武铉逝世后偶然拍到的文在寅独自去卢武铉墓地的情景

或者做一些卢武铉未完成的事情，比如收割卢武铉亲手种下的粮食：

“卢武铉总统来到峰下村时，希望首先将这里打造成生态环境良好的农业区”“以峰下村作为（环保农业的）示范，再推广到全国农村地区。”
接着，他说:“卢武铉总统就这样离开了，他开始播种的粮食，我们来收获。”“‘难道连那样朴素的抱负和愿望都不能实现吗？’产生了这样的心情。” 他补充说：“总统开始做的事情我都想好好做完。”

[illegible] **logo**

[illegible]

[illegible] logo

自卢武铉总统回乡后的2008年开始，峰下村环保大米当年产量为50吨，2009年为424吨，去年为550吨，今年为750吨，每年递增。

特别是，连续3年无农药耕作的峰下农场今年将首次产出200吨的有机农认证水稻，占金海市有机水稻产量
的一半。

峰下财团事务局长金庆洙表示：“今年是过去四年峰下村收成最好的一年。”

文在寅理事长表示：“为了继承追求'人活着的世界'的总统的意愿……我正在各领域进行各种事业。我们能够分享总统的意愿，感到非常开心。”

文在寅所说的各领域甚至包括腌泡菜

继去年冬天的“傻瓜的爱”泡菜之后，今年冬天也将在曹溪寺举行“美丽人生的爱泡菜腌制活动。

文在寅理事长似乎在通过田园生活排遣对卢武铉前总统的思念。

比如完成卢武铉的自传《命运》，文在寅一直认为自己文笔不好，加上那段时间他本人状态极差，所以卢武铉这本未完成的回忆录的后续是请作家柳时敏执笔的。

完成卢武铉的回忆录成为其他人的课题。居丧中的“卢武铉的人们”，怀着没有忘记他，想要与他一起生活的心情
制作了这本书。
— — 文在寅

比如，举办各种追悼活动。

图为卢武铉逝世一周年纪念展

比如追忆卢武铉。

对于爱斯基摩人而言，如果爱的人死了，就会在一个地方进行为期5天的讲述那个人一生的风俗。通过大家的回
忆，死者的一生被整齐地梳理，活人的悲伤被升华。

这是文在寅的讲述。

卢武铉总统卸任后，前往峰下，因为游客很多，因此每天几次前向访客打招呼。还跟我们诉苦说，因为被束缚，所以很累。在我看来，他非常喜欢向访客打招呼。常常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话境，抓着访客们谈1个多小时。偶尔会以乘坐旅游大巴来的老人为对象，像大学讲课一样讲述很难懂的内容。(听众笑)
— — 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

文在寅有时会以吐槽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他知道的卢武铉趣事比如脸盲。

（卢武铉总统)原本不太记得住人。
甚至一起吃饭的人也记不清，
所以对方会觉得遗憾，
就算有要领也记不起来，
就会装作知道的样子。
到那时候只要顺利过去就行了，但票还是有的。
(但是)后来成为总统后做了这样的准备，从那时开始，就很好地记住了。
— — 文在寅

然后一个人笑倒。

也会在想起卢武铉时独自苦笑。

某种意义来说，与卢武铉相遇后文在寅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以卢武铉为中心的，如同总是环绕着太阳的月亮。比如文在寅律师时代在釜山的居所，就是和卢武铉第一次见面后决定到卢武铉所住的小区租房住。

文室长曾表示:“与卢武铉见面时，第一眼就心意相通。”他在釜山新的生活也是从卢当选人居住的釜山广安里三
益公寓园区内租房开始的。

遇见他之后，我的人生才开始流淌。
— — 文在寅

比如离开青瓦台搬到峰下村附近的梁山，当时的文在寅是打算余生就在梁山，陪伴在峰下村归田的卢武铉的。

“我不是宿命论者……从青瓦台出来以后，想与这种事情保持距离，寻找自由、和平、安静。所以去了乡下 (他2008年2月搬到了庆南梁山梅谷)......如果总统没有去世，我应该会一直那样生活。”
— — 文在寅

文在寅当选总统后卖掉了首尔的房产，仅留下梁山这座私宅。如未来他能够平安卸任，这里应当仍会是他余生的归宿。

政治圈其实一直没有忘记文在寅，特别是当左翼阵营需要人去拿下釜山选区的时候，他们总会想起文在寅，因为他们确信文在寅手上握有卢武铉令人垂涎的政治遗产。 2009年6月，韩国又一位总统出来劝说文在寅竞选釜山市长。这位总统是金大中。文在寅一生中，先后有三位总统曾请他出马在釜山竞选，金泳三、卢武铉和金大中，也是韩国现代史上的一项纪录。清醒地知道政治有多可怕，且一心为卢武铉服丧的文在寅依旧不为所动，即使左翼阵营的大佬们长时间守在他家外劝说，也因此，文在寅一度被左翼阵营的大佬们称为“狷介之徒”。

但是现实政治一旦踏足就不能轻易解脱。一辈子都要埋葬其中。那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擅长吵架，在政治圈，即使只是说话也一定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我无法那样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
只想要躲开。
— — 文在寅
让文室长搞政治？这像话吗？
— — “386集团”亲信

党内虽然希望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出山，但文前室长非常固执，甚至说“如果再坚持，我会再去西藏。”

注：西藏的典故来自2004年2月的青瓦台旧事。

面对“如果总统（卢武铉）亲自劝他参加选举该怎么办”的提问，他（文在寅）回答说:“应该会非常痛苦。”

这是2004年的文在寅。

2009年之后，文在寅即使拒绝金大中或者党内的参选请求，也只是坚守本心而已，在这个“人活着的世界”里，他再也不会为这种拒绝而感到痛苦了。

至于李明博，不需要卢武铉当年为人称道的直觉，文在寅就已经准确地判断出了李明博未来的下场，他本来需要做的只是静观即可，文在寅从不缺乏耐心：

— — 李明博总统目前正在强力掌握检察权，但卸任后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会如何呢?

“并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金大中政权与他前面的政权都是执政初期掌握检察机关，但在执政期末力量下降，这种‘勾结’就会迅速崩溃。两个政权都有子世代被拘留，并没有被检察机关遗忘。检察机关和政权的‘勾结’ 并不会持续到最后。”

— — 律师工作很顺利吗？
“（笑）没有什么事。”
— — 前总统逝世一周年之际，您感觉怎么样?
“……是啊。（暂时中断了对话，他的眼角突然红了）……总之，真的不知不觉已经一年了，随着时间流逝，对他的回忆，对逝者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似乎不太容易消逝。”
— — 您是怎样度过卢武铉总统逝世这一年的呢？
“一直是在居丧中，在成立财团，筹划追悼事业中度过。”
— — 我很好奇失去这样的人时，你怎么能这么冷静？
“不是，只是表面看起来如此而已。我也是一样，眼前一片漆黑，惊慌失措。但我个人认为当时需要马上去医院进行医学程序，设立灵堂等等事情都需要立刻做出各种决断。如果连我自己也陷入感情漩涡，那是不行的。这种责任感支撑着我。”
— — 感觉一年来平静了很多。
“与去年相比，追悼氛围确实变得平静了。时间过去了。但是我认为只是静水流深而已，他还活在我心里。” — —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最想念卢武铉总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真的很奇怪，在选看照片或寻找墓地的特别时刻，就很平静。反而平常的时候，就突然会想起，心非常痛。在没有什么关系的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就说不出话，却只流出眼泪。真的很奇怪。”
— — 没有感念过权力的魅力？
“我个人从来没有憧憬过。”
“我是这样想的。现在你觉得我没有问题，那是因为我没有从政。我如果从政，很快就会变得一样。” （采访中他多次说“做”。这与卢武铉总统说‘做’的语调很相似） “要从政的话要有真正的才华。卢武铉总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 这期间他主要讲述了“卢武铉的故事”，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事。

他坦白说，他还没有克服卢武铉总统逝世后的“精神内伤”，也许完全克服这种苦痛是不可能的。

长时间站在韩国政治最高处的文在寅对政治的认识从来都是清醒的。

卢武铉喜欢直言不讳地表达爱意，而文在寅则是委婉地说着“我爱你”。

如果卢武铉‘热情似火’，那么文在寅虽然内心有‘热’的东西，但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非常冷静的。如果用花来
比喻的话，卢武铉总统是热烈的玫瑰。华丽且芬芳，还有刺。不论任何情况，想法都是坚定的。与此相比，文在寅
总统是满天星。它会让别的花儿光彩夺目，但没有这朵花就不行。
— — 杨正哲

虽然两位有着同质感，但如果卢武铉是充满激情和愤怒的类型，那么文在寅就会是温柔地拥抱对方的类型，给予抚慰的能力与众不同。
— — 文喜相

如果说卢武铉总统是个能滔滔不绝说一个小时以上的人，那么文在寅总统就是个能够温和微笑倾听一个小时以上的人。

卢武铉和文在寅。即使如光与影般一直在一起，却也截然不同。如果卢武铉代表着火热，那么文在寅则是清凉。如果卢武铉像是“无垠”的世界，那么文在寅像是扎根土地默默伫立的树。如果卢武铉是为寻找新港口不断冒险远航的船，那么文在寅则是随时准备迎接归航船的港湾。

即将迎来卢武铉逝世一周年的5月17日，笔者在木洞广播会馆见到了为参加追悼活动而来到首尔的文在寅。

— — 自传《命运》（卢武铉著）占据畅销书第一位，公开追悼和展示中人们又聚在一起。

“他的死亡本身就很痛苦。那份痛苦，让我产生了愤怒。但也有决心珍惜卢武铉的价值，守护这份真诚的承诺。当时感到的痛苦、愤怒、决心是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每到紧要关头就会显现。”

面对“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见到你？”的提问，他回答“我现在还很失落。”

在采访的末尾，记者问道。“什么时候最想见卢武铉总统？”他的眼眶湿润了。一年前的葬礼时，像磐石般没有流下一滴眼泪，随着光阴的流逝，悲伤一点点爆发。“我其实很能忍。小时候上学，被老师殴打的时候一次都没有叫

过痛。但是最近突然就会变得非常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很深的内伤。失去的感觉也很强烈。现在好像还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时间。”眼泪夺眶而出，他眨了眨通红的双眼。

23日，前青瓦台秘书室室长文在寅在已故卢武铉总统逝世一周年之际表示：“从现在开始，应该把卢武铉总统埋在心底，继承他的精神和价值。”一周年追悼会的主题是“你过得好吗？”

“总统去世后，虚妄感更加深重了。”

他（文在寅）看起来内伤很深。

图中清瘦的观展者为文在寅，展览的名字是： “遇见傻瓜卢武铉”

文在寅策划下的追悼活动不仅仅是周年追悼会，他还重开了卢武铉的网站“人活着的世界”，细致的收集了有关卢武铉的稿件、视频、照片等点点滴滴，还组织了很多特色活动，比如“同行总统之路”，作为送给卢武铉的生日礼物。

文在寅亲自当导游带领游客们重走总统之路。

图源见logo

2010年8月28日，卢武铉生日前夕的峰下村，卢武铉总统的生日纪念会暨同行总统之路徒步活动。

出发前，文在寅对建设总统之路的理由进行说明。

“卢武铉总统很喜欢这条路。每当有游客来峰下的时候，总是夸赞烽火山和花浦川。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做向导亲自带着参观者们游览。卸任后，他经常在这里散步……

这条路满含着总统的生活和梦想。但检察厅调查开始之后，就没有来过了。因为媒体的摄像机让他连院子都迈不出
来。所以，喜欢的路也不能再走了，只能在私宅内徘徊。想要将总统所拥有的峰下变成美丽村庄的朴素梦想也要放
弃。这样看，这条路可以说是总统的遗憾。最终总统沿着这条路离开了这个世界。总统去世的第一年我们举办了生
日祭。从下一年开始（生日）将没有祭祀。与之相对的，如果热爱总统的人一起走这条路，想起总统，那是否也是很有意义的呢？我想那会很有意义。所以准备了这个活动。”

愤怒

无稽之谈，无法饶恕。
— — 文在寅

文在寅首席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意志，因此不会自己决定参加选举，能够撼动文在寅首席的只有卢武铉总统。
— — 青瓦台内部人士 2004年2月

能撼动文在寅的一直就只有卢武铉。2004年青瓦台内部人士的话在2010年被再一次验证、哪怕那时卢武铉已经不在人世。

原本以为文在寅的日子就这么静静地过下去，在远离政治的梁山，安静地为卢武铉服丧，组织卢武铉财团开展一些追悼活动，慢慢疗伤，静静等着李明博的下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份宁静没能持续太久，打破这一切的是李明博的亲信赵显五。

8月13日，警察厅长候选人赵显五在警察内部演讲中发表造谣言论：“当年发现了卢武铉‘借名账户’。”的事情被曝出。

今年3月在首尔地方警察厅大礼堂进行了由警官机动队和战警等1000多人参加的特别演讲时，提出了上述主张。赵显五表示：“（卢武铉总统）为什么去世? 自杀前一天发现了巨额借名账户。这个账户里有10万韩元.....发现了含有巨额资金的借名账户。”

调查卢武铉总统的检方相关人士表示：“以赵候选人的职位是不可能知道检方的调查情况的，发现借名账户的内容不属实。”

对此，一直风评为“腼腆温和”的文在寅愤怒了。

“讲出那样的话，是不可原谅的，赵候选人应该负起责任。”文律师补充说：“我不相信负责相当一部分调查的警察高层人员在公开演讲时，竟然在职员面前信口雌黄。”

无比愤怒的文在寅并不止是口头抗议，他还迅速采取了行动。

8月18日，卢武铉财团代理理事长文在寅和前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全海澈作为法律代理人，于当天下午3时向首尔市地方检察厅提交了诉状。

注：全海澈，“三哲”之一，现为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

文在寅着一身丧服前往首尔市地方检察厅状告赵显五。

图源见logo

然而，在李明博政府的庇护下，赵显五安然无恙，步步高升。默默空等3个月后的文在寅彻底愤怒了，他来到了首尔市地方检察厅门口进行一人示威。

서울고등검찰청
서울중앙지방검찰청
허위사실로
노무현 전 대통령의 명예를 훼손한
조현오
경찰청장을
즉각
소환조사하라
NEWSIS

[illegible]logo

——[illegible]

“[illegible]4[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1987[illegible]6[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图为1987年6月抗争的文在寅与卢武铉

1987年曾在青春年华里并肩战斗的两人，到2010年的今天，徒留文在寅孤独地在检察厅外一人为挚友的名誉而战。

— — 您曾担任过总统秘书室长，您有何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这样做，非常惨淡。”

— — 一人示威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打算通过首席委员会敦促尽快开展传唤调查。如果那样也无济于事，那该怎么办呢？可能需要做更高强度的事情，难道说要躺在这里吗？”

不知道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忆起了多年前因为学生抗争运动被警察阻挠，被迫一个人躺在马路上高喊口号的卢武铉。

而文在寅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风暴的开始。

我们建造墓地的概念也是这样的。墓域上摆放着岩石，其宗旨是让孩子们也上去玩耍。
— — 文在寅

11月，由于李明博政府安排的安保不够，卢武铉的墓地被保守势力毁损。

本月14日（2010年11月）下午1点9分，嫌疑人郑某在私邸附近有警备的情况下，赶在正在执勤
中的警察和志愿者制止之前，向总统的墓碑投掷了污物。

闻讯急忙赶来的卢武铉财团理事长文在寅痛心疾首地目睹了整个清洗工作，并于下午3点10分开始进行了墓
碑参拜。

财团相关人士聚在一起讨论后续对策，为了更好地清理修复，从晚上7点整开始进行了全力修整。2小时内分
别用高压喷雾器和真空吸尘器清洁，再用湿式吸尘器重新清洗。

污物可以清洗，但文在寅心中的痛楚无法抹去，在重新清理过的卢武铉墓地前，文在寅发表了《致卢武铉总统书》

致卢武铉总统
— — 文在寅

我心中满是血泪，无比惨痛，直到今天仍感觉痛彻心腑，内心的愤怒完全无法遏抑。荒唐至极，何甚于此?！

继金大中总统的墓地放火之后，又对总统的墓地泼洒脏污，毫无对人的基本礼仪与尊严，连死者的最后净土都要践
踏，痛何如哉。对不起，是我没能守护好总统的墓地，我无颜相见，对去世后也不能安息的总统，我无话可说。

我想问问那些不断攻击、羞辱、侮辱总统的人，让总统负屈含冤而死还不够吗？只要是跟自己的想法不同，就要视如寇仇尽数歼灭吗？

飞鸟振翅不弃高天，江水蜿蜒不舍瀚海，如果总统先生还健在，会强调对话和妥协，会谈起民主主义的崇高价值，
会承认彼此想法的差异，并致力于建设充分沟通的大韩民国。

我不会一味的愤怒，也不会止步于悲戚。我们将展示清醒的市民组织的力量，我们将竭尽全力，使这种荒谬绝伦的犯罪和极端主义再无法立足。会为创造一个原则和常识相通的社会，为了实现“人活着的世界”而勇往直前，纵是
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总统先生，您在天有灵好好看着这一切吧。

文在寅用满篇的悲愤与激昂宣泄着他的愤怒与痛苦。

守不住卢武铉的人，守不住卢武铉的清誉，甚至连卢武铉的墓都守不住，曾经在卢武铉全心的信任和守护下权倾朝野的青瓦台第二人无力到只能一个人到地方检察厅门口去示威，仿佛是个笑话。

某一刻，从未憧憬过权力的文在寅，对权力的重要性有了切肤之痛，没有锋刃在手，只能任人宰割，更重要的是被宰割的是已经安息的卢武铉。

我认为这是文在寅真正的出师表。

图源见logo

文理事长的身边人士说：“最近文理事长对现政府非常生气”“似乎与以前不同,会引发心理的变化”

为政权交替，如有必要，我会做任何事。
— — 文在寅

我们的命运

Our Destiny（我们的命运）这是文在寅自传签售会时海报上以及图书包装盒的文字，无比的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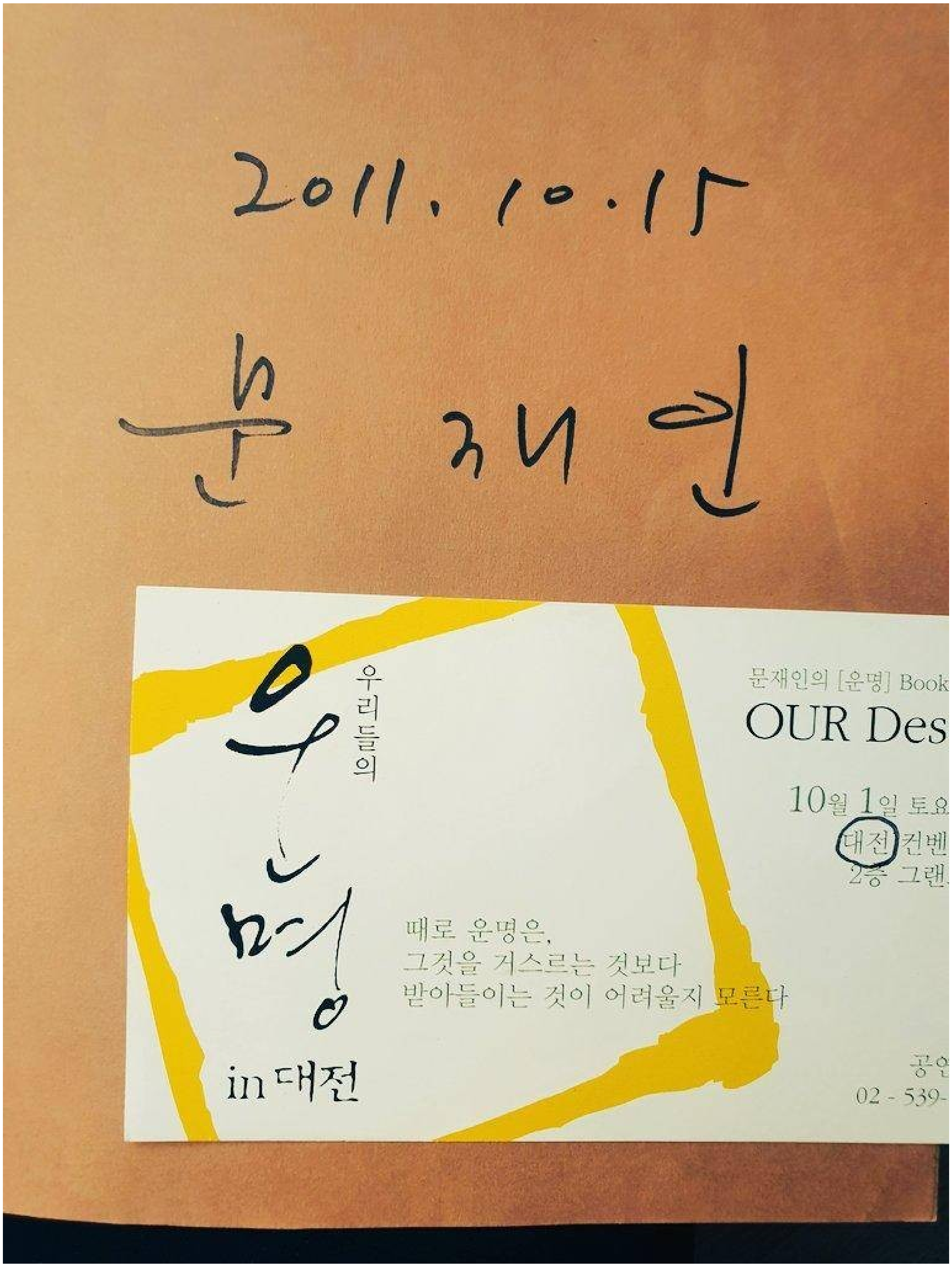
“在他的回忆录里，卢武铉是超过世宗的圣君。”

关于文在寅那本自传的名字本身就有故事，当时热门的候选有인연（正巧与电影《王的男人》主题曲《인연-姻缘》一模一样）、像江水一样。后来经过反复斟酌，选定的名字是“同行”，也很巧的是，金大中的遗孀李姬镐女士写了一本与金大中的回忆录，名字也叫“同行”，无意中又与金大中遗孀撞梗的文在寅只好再换名字，换成和卢武铉的自传一样的名字《命运》，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命运吧。

— — 执笔时最累的部分是什么?

“书中有很多部分都是回忆卢武铉总统的内容，因此很痛苦，一边回忆卢武铉总统一边写作，有那些美好回忆的部分作比较，自总统去世之后的回忆就更是如此(令人痛苦)。”
— — 文在寅

这一本以泪写就的自传，除了“文在寅所见的卢武铉”外，并无多少篇幅留给“文在寅”。


2011. 10. 15
문재인
우리들의
운명
in 대전
문재인의 [운명] Book
OUR Des
10월 1일 토요
대전 컨벤
2층 그랜
때로 운명은,
그것을 거스르는 것보다
받아들이는 것이 어려울지 모른다
공연
02 - 539-

□Our Destiny □□

卢武铉因为有了文在寅所以很幸福，文在寅也因为卢武铉而感到幸福。

这是一位普通韩国民众对《命运》的读后感。

你的每一个言行里都沾满了卢武铉总统的气息，真是万幸。

这是一位编辑对文在寅的评价。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这是韩联社在报道文在寅出版《命运》一书的新闻时所选择的标题。

相信看过的人都能感受到文在寅写作时的痛苦，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在寅和卢武铉共同的亲信杨正哲讲述了自传背后的故事

我通过搜集整理资料等帮助了文在寅理事长撰写书籍。在此过程中，我看到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悔恨的伤痕”。
应该很苦吧。我很清楚，重新回溯整理这种状况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在执笔前与我们进行的多次对话中，每每谈到
总统去世的情形时，他的眼角总是很湿润。以他的性格，也许在独自写作的过程中，用眼泪写下了每一个字。

接触到他的手稿时，我感觉到他的悲伤和痛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书中表示：“不论何
时，我们都不能一味沉湎于过去。冲击、悲痛、愤怒、伤感、怜悯、回忆，我们要把所有的情感都深藏在心中的某个角落里，然后冷静地着手处理我们目前应做的事情。”

虽然自己最辛苦，但同时也说“从‘时代重负’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他留下的重担我们欣然承担，这就是最美丽的离别”。就像2009年5月23日，内心充满血泪，却以最沉着冷静的面貌通告总统去世的事实一样。

书名的决定也很艰难。从相遇到现在，感觉整个过程都是注定的，所以贴上了《文在寅的命运》。总统的书名是《命运》，因此也考虑到了相关关系。但是他本人觉得用这个题目有点不好意思。
— — 前青瓦台宣传企划秘书官杨正哲

注：杨正哲，“三哲”之一。

图为文在寅将自己的自传《命运》献至卢武铉墓前

“现在，文在寅总统唯一的原则就是‘卢武铉’。文在寅总统在2012年大选时出版了《命运》，我说‘做总统的人怎么会写这种书？’我很惊讶。因为那是卢武铉的书，不是他自己的书。”

“如果卢武铉总统发生了什么状况，文在寅总统会将其全部解决掉。运营法律事务所时就是如此。(卢)成为总统后，他担任民政首席，秘书室长，一直长伴左右。从某种角度看，这(卢武铉)就是文在寅总统行动的基准，也是他心灵的慰藉。所以看不到‘文在寅’。他自己也没有任何野心。”
— — 共同民主党前身新政治民主联合前院内代表李钟杰

“遇见卢武铉总统是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不后悔遵守原则，也从没有后悔过过度的原则主义。”

他果断的表情和格外强调原则的卢武铉总统形象重叠在了一起，如出一辙。他是卢武铉的化身。一模一样。

文在寅会为了卢武铉伤心欲绝，但他却绝不是沉湎悲伤的人，虽然他失去了卢武铉，但他还有和卢武铉未竟的共同梦想需要去实现，还有那些“杀死”卢武铉的凶手需要他去审判。

形影

“我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是，一起生活的人都能吃穿不愁，无虑无忧的社会。因为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如果
想要成就这样的世界是有点过分的奢望的话，至少这世界要有让人活下去的力量，不要再让因为愤怒与悲伤而自杀的事情发生了。我是这样想的。”
（1988年，初次当选议员后第一次应对政府质询）
— — 卢武铉

人要有像人一样活着的权力。
— — 文在寅

被推定为前总统卢武铉于2009年4月30日到检察厅接受调查之后写下的名为《追加陈述准备》的备忘录中，(他)留下了这样的内容：“我深深地感受到道德的责任……看来想当总统是超过了我个人能力的一种奢望。现在，在剩余的人生中，我将放弃我所有曾经想要去实现的梦想。”

如果说他留下了未完的课题……我必须主动积极地把这些课题揽过来，走完我的余生。
— — 文在寅

— — 不知不觉间，迎来了卢前总统逝世2周年。感想如何?

“去年我们的心情本身就是哀悼。现在已经两年了，想超越哀悼，朝着重新下定决心的方向努力，所以稍微明朗一点。”

对于文理事长来说，“卢武铉”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 (一段时间地沉默)公的部分大家都知道……用一句话怎么概括呢?（短暂的沉默）大家不是都说是位‘有原则的政治家’吗? ”

虽然我很想知道私的部分，说不定只有一个“好”字，但也许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采访的最后我问文在寅为什么要划分政治和善良的界限。他想了一下然后回答：“……卢武铉前总统认为在政
治上必须遵守原则。但从卢武铉前总统身上，看到了在政治上坚持原则是多么得困难。经过漫长的岁月，落选，大
选资金的调查，弹劾。即使在卸任后，还要忍受痛苦。要想坚守那种原则，真是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到最后我很沮丧。我没有帮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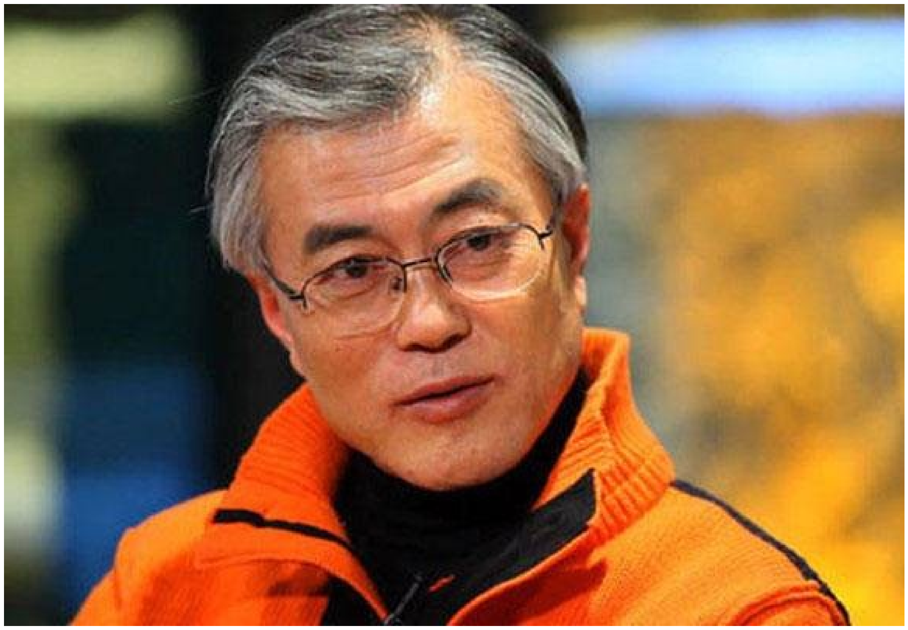
“我可以叫你欧巴（哥哥）吗？”在梨花女子大学面对一名市民的提问，文理事长大笑不止。他不禁回忆起和卢武铉总统一起视察江原道水灾地区的情景。“我曾经和卢武铉总统一起访问过江原道水灾地区。当时，由于损失非常严重，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志愿服务。我们在访问现场时，某位志愿服务者说道：‘总统，我可以叫你哥哥
吗？’ 这样说着，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他们一边喊着‘卢武铉欧巴’一边欢迎我们。如果是我的话，那个嘛……如果偶然碰到了我，也可以叫我欧巴，好像也没关系吧（笑）。”

梨花女子大学，这是一所在2016年与“闺蜜”两字一起为大家熟悉的学校，也是与文在寅和卢武铉有很深渊源的学校，卢武铉时期任命的如韩明淑等多名女性高级官员毕业于这所学校。

2011年12月23日，文在寅开设推特，上传了四个词：命运、对话、共鸣、陪伴。推特名是moonriver365，文在寅代表moon，卢武铉则曾自比江水，不知道这里的moonriver是指那首忧伤的英文歌呢，还是指月亮与江水在一起的365天呢，也许都是吧，在文在寅和卢武铉身上，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巧合”。

— — 现在想见到的人？

“不论怎么说，都是卢武铉总统。”
— — 文在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故 노무현
대통령의 유서
노무현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힐링캠프
문재인의 눈물 노무현을 잃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我想努力创造卢武铉总统未能实现的世界。

希望卢武铉总统能在天上守护我。
— — 文在寅

峰下篇完

一百二十六 阅